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9955358 8

中港對決

香港抗爭運動史 II

林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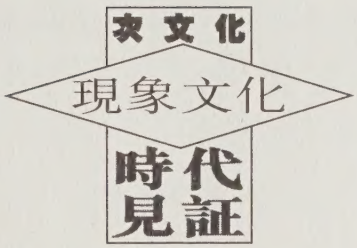
次文化堂

作者簡介

林匡正 一九八三年生於太平盛世的香港，熱愛中華文化，以中國人身份感到高興，以振興社會為己任。曾就讀於香港培正中學和英國波爾矛夫大學。著有：《八十後運動》、《香港大崩壞》、《夾縫．九十後看中國》、《激進．香港進步民主運動史》、《香港抗爭運動史》。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99553588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現象文化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一〇四

中港對決

香港抗爭運動史②

林匡正⊙著

次文化堂出版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 104

中港對決

作　　者：林匡正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編　　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次文化.香港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5年7月初版
書　　號：SCB646
ISBN：978-962-992-388-4
定　　價：HK$108

© 二〇一五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序言

如果董建華是香港「民主之父」；

那麼梁振英乃香港「獨立之父」！

專權橫行，官逼民反，爬蟲當道，鬼魅滿街……

在極權魔爪下，不可能之事都變得可能……

抗爭力量四分五裂互相攻擊，過去三十多年民主拒共成效不彰……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秤不離錘，錘不離秤；

大難當前，各流各派縱貌合神離，亦勉強聯手對抗專權侵略，寫下一段又一段激昂又悲壯卻詭異的抗爭歷史……

不論溫和派還是激進派，

不論大愛派還是本土派，

自己人可大力批評自己，但別人批評或以行動鞭策之，便是「搞亂檔搞分裂」；

結果大家不思錯失，反去攻擊指出問題的「同路人」，那麼，抗爭成果怎會大呢？心思放在互相針對而非改善自己。

信仰、階級、種族，應是鞭策自己力求完美，而非強逼別人認同自己，然後肆意攻擊不肯追逐自己一套的人，使「信仰、階級、種族」成為攻擊別人的鬥爭；

因此，香港的抗爭史，充滿外爭內鬥的色彩。

目　錄

序言

第一章 • 第四波民主運動——對立浪潮.....3

第二章 • 社會運動概論.....7

第三章 • 全球化 vs 本土化.....29

第四章 • 雨傘革命 / 遮打革命.....43

第五章 • 光復、本土、港獨、建國.....129

第六章 • 退聯保聯之爭.....153

第七章 • 政改之爭，中港決戰.....165

第八章 • 政改否決，港獨抬頭.....181

中港對決

香港抗爭運動史②

第一章・第四波民主運動——對立浪潮

《香港抗爭運動史》總結了由中英談判年代，到雨傘革命爆發前夕，三十年來香港抗爭運動的轉變。過去三十年，香港的抗爭運動主軸由爭取民主回歸，到保育香港文化，再到重新建構香港人身份認同，以客觀的標準看來，還是處於失敗狀態。但 2014 年發生的雨傘革命，卻把香港的抗爭運動領入新階段，稱為第四波香港民主運動——對立浪潮。

雨傘革命的出現與其後遺症，不論普遍香港人還是運動的參與者，在意識形態或抗爭手法上，都出現前所未有的分歧和對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更進入了你死我亡的年代。簡單而言，這些矛盾可以分類如下：（1）政黨與運動參與者的分裂；（2）「黃絲」與「藍絲」的對立；（3）「退聯」與「保聯」之戰；（4）求變派與保守派勢不兩立；（5）本土派與保育派爭持不下，均在雨傘革命後表露無遺，衝突更日趨激烈。

雨傘革命、新一波光復浪潮、政改之爭，是第四波民主運動的主線，為求變、保守兩派對決揭幕之餘，更充份呈現了抗爭者之間的矛盾。

第二章・社會運動概論

甚麼是社會運動

當社會出現權力和利益分配不平衡的時候，社會運動便會出現。社會運動由一群認為社會權益分配失衡的人發起，要求改變目前社會架構、改變現有利益分配制度，透過民眾力量介入而得以改善。他們會遇到佔有權力和既得利益的一群反對，因為這一群人不欲其權益再受分配，希望維持現有的制度，因此被視為保守頑固的一群。尋求改變的人因為缺乏權力，所以行動通常被稱為抗爭行為；反對改變的人因為擁有權力，所以行動常被稱為打壓行為。

根據高亨與阿拉圖（Cohen and Arato）的定義，社運是當代公民社會重要的組織，以自主的結社原則，對抗國家與資本的介入。

社運便是透過體制外的手法，例如示威、衝擊、集會，去追尋集體訴求。社運在十九世紀開始成為常態，許多改革或者新現象都隨社運而來，例如爭取民主、廢除奴隸制、民族獨立等。

社運出現的原因

一、權力不平衡：多是要求制度與社會結構改變的行為，統稱為民主運動。當權者通常會透過某程度上的放權行為去紓緩民怨；

二、利益不平衡：因貧富懸殊、社會流動機會低而發起的抗爭行為，統稱為民生運動。當權者會透過福利措施去紓緩民怨；

三、地位不平衡：上述兩者的綜合，民主與民生運動相輔相成，例如工人運動與婦權運動；

四、認知不平衡：源自意識形態上的差別，例如環保份子與支持經濟為先的群體的信念差異、民族保護主義者與社會多元主義者的信念差異，而引發的鬥爭。

由此可見，社會運動代表着某種要求創新、要求改變的元素。

社運的重要性

不論是柏盧高（Pagnucco）或巴斯克（Brysk）都認為，社會運動由下而上地加速民主化的過程，令社會上更多人分享得到話語權。

影響社會運動支持度的三大因素

一、運動發起人或組織的號召力與動員力；

二、人民的意識形態和信念認同：這要看人民與運動發起人和參與者在意識形態和信念上有多大的認同感；

三、社會的狀況，例如經濟環境和政治氣氛。

人民參與社運的主要因素

一、時間緊迫：這適用於本身關心時政的人，認為關心的議題不容再拖延，便會親自出來，例如議會表決重大社會議題之時。當年高鐵議案表決時，人民包圍立法會；立法會質詢政府不發牌給 HKTV 的決定、表決國民教育議案；在這些迫切的關鍵時刻，即使平日不出面參與行動的市民，基於時間緊迫，都「被迫」站出來。

二、道德底線受挑戰：當掌權者做了一些敗壞道德的行為，或政府過份壓迫異見者時，人民便會基於同理心和道德批判而參與抗爭，例如前特首曾蔭權和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被揭發貪污，引發市民遊行抗議；又例如黃之鋒與一眾學生在 9.26 衝入公民廣場

後被警務人員毆打及不人道對待、9.28 警方多次對爭取民主的發聲者發放催淚彈、10.3 佔領旺角的市民被懷疑黑社會及有組織者集體欺凌，便引發了一些平時不多關心時政的人，因為當權者與其既得利益階層的暴力行為觸動了他們的道德情緒，而出來聲援那些被壓迫的人民。

三、領袖的號召：當社會的政治領袖或政治啟蒙者發起抗爭行動時，他們的支持者便會出來參與行動，參與人數的多寡視乎政治領袖的魅力、號召力和犧牲程度。當年黃毓民與梁國雄等政治領袖發起五區公投，利用犧牲議席去刺激支持者參與行動、黃之鋒衝入公民廣場慘被毆打、長毛梁國雄不惜入獄也要呼籲人民反對政改，這些具有號召力的政治領袖，在犧牲本身的利益與自由時，能刺激他們的支持者出來抗爭。

四、行動發起人的感召：當一些關心時政的人欲發起抗爭行動，而他們並非具有號召力的政治領袖時，便要視乎他們的人數和犧牲程度，例如大專學生犧牲成績與前途發起罷課、「佔中三子」透過公民抗命犧牲人身自由號召人民爭取真普選、社運人士在七一遊行後不惜佔領馬路等待警方拘捕，在在刺激其他人的

惻隱之心，關注民主議題，便是一些本身缺乏知名度與號召力的人，透過犧牲自己來感動別人參與抗爭。

五、關心時政：這些通常都是社會運動的核心份子，他們平常關心時政，勇於表達，人數雖然不多，但當他們的行動引起同情，或議題引發共鳴時，便能聚集更多市民參與。

六、自己利益受損：這可分為個人利益或整體利益受損兩個層次。經濟差的時候，人們感到生活困難，便容易受到觸發而參與抗爭，希望透過改變以獲得應有或更多的利益。縱使經濟良好，貧富懸殊也會令一些階層感到自身利益受忽視甚至剝削，聯同同一階層的人士發起抗爭。例如美國的黑人維權運動或黑奴解放運動，都是黑皮膚種族感到自身權益與經濟及社會文明狀況不成正比，而集體反抗；又例如工運及女權份子，認為個人及權益被社會邊緣化，聯同相同界別的人抗爭。個人利益受損，即個別人民權益遭到入侵，例如非原居民被迫遷離家園、政府在私人樓宇附近建造厭惡性設施（如焚化爐）致物業價值受損，他們便會出來抗爭。若果他們平日不甚關心時政，這些事情便有機會成為他們參與行動的啟蒙——至少也是單次抗爭行動的導火線。

何謂社會運動

根據奧巴斯高爾（Oberschell）及迪尼（Tilly）等社會理論家的定義，社會運動是一種透過理性的、意識的及組織化的集體行動，來爭取改變的行為。集體行動是常態政治的一部份，行動者根據他們的社會地位、資源、動員力來策劃抗爭行為。

當社會出現權力、利益、地位、理念的不平衡，弱勢的一方便會主張再分配，而社運便是這些弱勢份子走在一起集體求變、集體挑戰既有利益階層的抗爭行動。因此參與社運的人，通常是在地位、權力或財富相對上較缺乏的一群。他們認為如果不挑戰現有權力階層和改變現有制度，那些不平等便會永續。由於社運追求改變現狀，因此，社運總是代表着一種不安定的元素，而統治者往往就利用現有制度將會被改變、現有秩序被挑戰等藉口，把抗爭行動污名化。相信大家在雨傘革命期間，或在建制派口中，常常聽到那些「搞亂香港」、「擾亂社會」等誣衊社運的說辭。

但不是所有運動都是社會運動。不是由下而上，即不是來自弱勢、被統治階層的運動；不是挑戰權威、挑戰現有制度和分配系統的運動，都不是社運。那些由上而下以維護現狀、維護國家

道德權威的運動，例如日本三十年代在台灣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推行的新生活運動和排隊運動、納粹德國的反猶太運動、墨索里尼的排外運動等，只算是權貴的政治教化。因為這種由上而下的政治教化，不是挑戰不平等現狀，反而是強化現有社會支配，因此這種策略只算是打壓而不是抗爭。例如撐高鐵、撐政改的活動，便是香港政府強化現有社會支配的策略。

按台灣學者何明修的說法，撇開運動所追求的終極價值，社會運動永遠只是為了達成特定狀態的手段，它的意義也僅止於此。

社運的特徵

一、永不會消失：有統治者，自然會有被統治者；有權力利益階層，自然會有被剝削階層。社運只是被統治者和被剝削者改變現況的行為，即使他們成功，亦只會成為新的利益階層，那麼新的被統治者又會組織新的社運來改變狀況。一些聰明的統治者會透過分享一點利益，或讓被統治者認識到自己也有機會加入建制，去減低後者利用社運去改變現況的意慾，或者透過增加社運

的風險和成本，來打擊他們組織社運的意慾。

在香港，「建制派」、「藍絲」便成為統治階層及其支持者的代名詞；「民主派」、「黃絲」則是欲改變現狀的被統治階層的代名詞。

二、循環的：社運透過挑戰現有秩序的行為，去爭取權益，但每次行動皆需要人力物力支持。當人力物力不夠時，運動便會進入沉澱階段，等待成熟的時機再次行動，因此社運是「行動—沉澱—行動—沉澱」的循環。

社運元素

一、集體挑戰：被邊緣化的群體，不滿現存體制的不平等分配，從而透過集體行為去改變現狀；

二、集體認同：不同的被邊緣化群體，認同共同目的之時，便會團結起來，合作組織抗爭行動。共同目的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以是長久的。例如，反對某政策之推行，便是一次性的；反對現存制度，則是長久的；

三、體制以外：被邊緣化的一群，可以透過現行體制容許的

方法，去爭取權益再分配，但只有採取體制外的策略，才算是社運。因為透過現行體制容許的方法去爭取，不會衝擊到現行社會秩序，但社運是衝擊現行秩序的行為；

四、創新：社會運動一定包含創造的意義，為社會帶來新的概念，概念創造乃是社運的必要成份，沒有創造新價值觀或新概念的行為，只算是鬥爭或衝突，而不是抗爭。例如爭取民主普選，便是為制度和社會帶來新的意識形態，創造新的價值觀。

社會運動的目的

一、爭取自主空間（自由、民主、人權）：爭取的目標取決於參與者的意識形態；

二、物質利益：參與行動的人未必有固定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爭取的目標多關乎自身利益，例如貨櫃車司機集體反對在落馬洲興建購物城，因為這會影響他們的生意和收入；

三、增加統治者的代價：社運不外乎要專制政府倒台，或是在制度與政策上讓步，因此社運便是透過體制外的壓力來增加統治者的管治代價，迫使其讓步。如若統治者沒有讓步，即抗爭行

動帶來的代價與壓力不足；

四、為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專制政府的威權統治，賴於它所維持的社會表面秩序。社運除了增加其管治代價外，也為社會秩序帶來不穩定因素，令人民認為政策與制度有要改善的地方，從而加添壓力，最終令統治者讓步。

社運組成的特徵分類

一、小圈子和「圍爐取暖」：因意識形態相近而向心力較強的一群人，在社交組織或互聯網相識和接觸，久而久之成為特定運動的中堅群體，例如有關退聯保聯的爭拗，也可視為兩個互聯網群體的對戰。雖然這些網絡只是分散而鬆散的連繫，但由於彼此的意識形態非常接近，所以在行動上較為一致，但人數通常較少，例如宗教組織便是藉着這種網絡來凝聚成員的向心力；

二、大聯盟：不同政治理念及立場的組織，因爭取同一利益而暫時結合在一起，以大聯盟的名義合作行動，例如由學民思潮、不同民間團體、各大泛民政團組成的反國教大聯盟。他們的向心力較弱，但基於對單一議題的認同而聯合在一起，彼此間的

手法、目標或會出現分歧，例如反國教、反高鐵、爭取 HKTV 發牌，便是很多擁有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因對某議題持相同或相近立場而聚集，很多時候會基於長遠目標、行動手段、組織架構出現分歧而決裂，分道揚鑣甚至完全鬧翻，例如在雨傘革命時支持及反對「大台」指揮的對立兩派、「和理非」與激進勇武派的差異、非暴力公民抗命派與暴動派的分歧。這些意見上的差別最終造成雙方交惡互鬥，究其原因是參與者對大聯盟的歸屬感遠不及圍爐取暖的小圈子。當不同派別的行動者在運動的掌控地位出現較大落差時，便會因指揮權力的不平衡而出現對立及衝突。大聯盟雖然能集結抗爭力量及人數，但卻因為要縮窄分歧而減低行動效率；反之，由單一團體組織的行動，雖然人數較少，但因為參與者同時是組織人的支持者，所以不論領導、戰術都較統一和清晰，因而效率更高。

社運的組成人種

一、政團：由於要顧慮民意和選票，它們多會看準時機才組織行動，故此組織及規劃較強，但有些時候會因為時機和民意不

夠成熟而動員較少，甚或完全不組織行動，因而被指責不夠積極甚至完全缺席，例如民主黨及公民黨常被指因顧慮民意而不參與立法會「拉布」，態度消極；又會對較盲動、冒進的抗爭行為抱懷疑心態，而遭主張激進、創新手法的行動者批評為過份保守，雨傘革命與反對新界東北規劃的衝擊行為，便是兩者爭拗的好例子。

二、政團的支持者：由於是政團的支持者，他們對政團有較高歸屬感，多由政團號召；

三、普通參與者和「素人」，但隨時因為彼此目標、理念不一而產生內部衝突。參與者因認同行動議題（如反對 8.31 政改框架）而投入一種集體作為，而不是加入或使自己從屬某個組織。「素人」決定是否參與行動，則視乎議題，比較盲動、欠缺規劃和組織，反而着重個人意志與行動成果，故較容易接受相對冒進和激烈的手法。他們多靠社交網絡（如網媒及網友）號召成軍。

社運參與者與組識之間的互動和衝突

社運是流動的，在開始時因為議題的認同而整合，行動的大

方向凌駕參與者的個人意志與個別組織的利益，集體的歸屬感凌駕社團間的凝聚力，但當運動長時間未達標，參與者容易產生不耐煩的情緒，出現因個人意志、個別組織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引起的內鬨和分裂，導致合作告終，例如接近一年的佔領匯豐總行大樓行動，左翼團體如左翼廿一、社會主義行動、德昌里，因組織分歧而流失參與者。

社運模式

一、反資本階級：自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結構不斷向工業方向進化，資本階層成為設定制度和分配資源的統治者，那些被統治的工人和基層，便會透過社運來爭取制度的改變及資源的再分配。反資本階級社運是市場經濟興起的副產品，因此反資本階級、爭取勞資平權的工運，乃社運的主要模式之一。由於市場經濟是世界潮流，因此工運是全球化的，不同地方的工會和工人會互相合作。

二、爭取現代公民權利：因着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運動等抗爭運動，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治等觀念成為現代社會

的指標，人們透過社運向政府爭取這些價值。它們在世界各地廣為傳播及被接受，人們一般視之為「普世價值」，因此民權運動也是全球化的。

三、爭取建立民族國家：拿破崙時期，民族主義開始興起，到後來，蘇聯與南斯拉夫等跨民族大國相繼垮台，以色列建國成功，民族建國的觀念在世界各地蓬勃起來。尤其跨民族大國內的少數民族，例如中國的新疆、西藏、台灣甚至香港，「少數」民族爭取民族自主的意識形態，不斷推動民族社運。每個民族爭取獨立乃其本土運動，卻因民族主義流傳各地而成為世界潮流，既是全球化的，也是本土化的。

影響社運效果的元素

一、數目：這可分為人數和資源數量。社運乃集體行動，人數越多，集體便越大；資源越多，集體便越強。參與者的一致性越高，力量越大；反之，一致性越低，猶如散沙，力量便會大打折扣。因此在沉澱期間，抗爭者往往透過宣傳意識形態去儲蓄人數，及透過籌備資源，去加強力量。與主流媒體合作、自組網

媒、街頭文宣，都是抗爭者宣傳意識形態的手法。

二、力度：社運挑戰現有秩序，所以手法對現有秩序越有威脅，力量和效果便越大。手法是因時制宜的，不能一本通書讀到老，採用人數為先的非暴力公民抗命，還是威脅秩序為先的激進/冒進衝突手段，視乎當前社會局勢而定。當人數龐大的時候，行動者往往採取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手段，例如甘地的印度獨立運動、哈維爾的捷克天鵝絨革命、美國黑人維權運動、香港反廿三條立法運動，皆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手段為主軸。

值得深思的是，以非暴力為主之時，個別抗爭者卻以暴力手法行動，運動的主流組織及參與者如何應對，應包容還是切割，是一種學問。人數較預期少時，行動者往往採用一定程度的主動暴力手段，以期透過破壞來令當權者讓步。有風險的是，當破壞造成，但即時效果欠奉，行動者很多時會受到袖手旁觀者的道德譴責，在輿論上有所落後，不利日後再積聚人數；反之，若效果隨破壞而來，縱使在道德層面有虧損，仍能吸引現實主義者參與。行動者採取暴力手段的武裝成本較大，沒有一定的軍事力量，難以取得重大的即時效果。如果行動者欲透過零星的暴力衝

突去取得成果，其背後的論述和文宣必須準備充足，才容易吸引群眾支持，所有缺乏嚴密規劃與缺乏成果的暴力衝突，只會淪為宣洩不滿，即使「和理非」式公民抗爭，在積聚人氣後久久亦無一定成果，只會淪為發聲表達意見，而非取得改變的有效抗爭，人氣亦會不斷洩去。

因此，人數和力度是相輔相成的，缺一皆難成事。

社運成功的基礎

一、龐大的群眾基礎：人多好辦事，齊心便事成，是千古不變的定律。社運要成功令統治者讓步，有龐大的民意基礎以及人民親身參與，是最重要的元素。沒有一定的民意基礎，縱使手段如何具威脅性，也是徒然，因為最終人民不會支持該行動。歷史上成功推翻政權的武裝革命，例如辛亥革命、美國獨立革命、中共奪取政權，表面看來，只靠龐大的武裝力量打倒專權政府，實際上背後的民意支持不可或缺，因為缺乏民意基礎的武裝力量，最後不是被人民推翻，便是被其他軍事野心家憑藉民意打倒。民意來自專制政府的不堪，和提倡改革的民意宣傳，辛亥革命除了

軍事力量，還積聚了大量的文宣攻勢，加上滿清政府的腐敗不堪，人民才授權革命力量推翻清廷。中共奪權也是一樣，在農村和城市大量打民意牌，為農民和工人締造美好願景，加上國民黨政府失策，人民才授以共產黨取而代之。社運也是同樣道理，即使革命不要求政府立即倒台，而只是要求改革，沒有龐大的民意基礎，根本不會令當權者有所顧慮。這說明了為何政黨和民間團體，多選擇在政府民望低沉之時，或經過一段時間的文宣攻勢後，才發動社運；也說明決定採取哪些抗爭手段時，必須顧及民情；

二、合適的時機：如上述，當時機合適，專制政府處於虛弱期，發起行動往往事半功倍；否則，資源再多、手段再激，也未必達到預期效果；

三、有效的組織：擁有民意基礎、眾多參與者，如果沒有好好組織和運用他們，只會白白浪費。因此，抗爭運動通常需要一定程度的帶領、組織和指揮，去發揮群眾力量、分配資源，才算是好好運用了條件；

四、適當的策略：龐大的群眾帶來人數，民眾的激情帶來勇敢，但還需要適當的謀略去運用這些條件。世上沒有一本通書可

以讀到老，沒有一種手段可以百分百在任何時候都取得成果。因此，每次抗爭行動，都要嘗試找出最適合該次運動的手段，才會成功。雨傘革命雖然有龐大的民眾支持，也有一定數量的抗爭義士作為中堅，可惜最終沒有即時效果，與領導者及參與者未有磨合出合適的手段和策略，有一定關係；

五、個體戶之間的聯繫：求變的人民如能較容易地溝通和聚集，發起行動的時間和成本便會大為降低。傳統的手法是團體定期舉辦聚會或活動，積累人氣及人脈，而今互聯網普及，網絡成為求變者的聚腳點，因此，任何人或團體欲組織抗爭，在網絡上宣傳、召集參加者，乃是必然的一步。例如，本土派發起的多次反水貨、光復行動，便是簡單地在 Facebook 策劃及宣傳活動，聚集固定的參與者；

六、完善的組織網絡：抗爭行動需要有召集平台，去協調不同參與者的訴求、統籌資源，甚至為參與者設定指引，以求增加行動效率。學聯、泛民的多方會談、民陣、個別政黨便是一些傳統的組織網絡。在網絡時代，互聯網的召集力和訊息傳遞能力極高，又能鞏固參與者的向心力，若傳統組織網絡不善用之，將

會被淘汰。泛民甚至建制派在互聯網世界與新一代脫節，解釋了「世代之爭」的出現；

七、構造願景：要有民意支持，除了要指出當前政策制度的不堪，也要為社會構建美好的願景，例如雨傘革命得到市民認同，除了因為梁振英政府不濟，也是因為真普選的願景為人民帶來脫離現狀的希望。退聯保聯之爭是一個好例子，說明縱使退聯支持者說出學聯在領導上和制度上的問題，但由於對願景着墨較少，難以說服反聯者以外的社運人士。

對未來的期待，是點燃社運的火把，人們希望集體努力能帶來變遷。

零三七一成功令政府擱置廿三條立法，便是集合了以上多種成功元素。首先，有五十萬人上街參與行動，甚至過百萬民意基礎，加上 SARS 疫情及經濟低迷，特區政府民望處於新低點，遊行由當時仍坐擁普遍參與者支持的民主派所帶領，策略簡單直接，為特區政府帶來強大統治壓力，最終田北俊倒戈，特區政府被迫讓步。零三七一也說明了行動策略不一定要激進，也不一定要「和理非」，才保證有效，而是因時制宜的。

政府如何看待社運

缺乏民主的威權政體，會盡可能杜絕一切社運出現的機會，因為一旦社運出現，就可能導致政權變天。這是因為人民和抗爭者知道，沒有民主制度，就只能透過體制外的社運抗爭，才有機會令政權讓步。因此，在專制統治下發動社運，成本較在民主社會的高。威權政府為了防範社運，在異見者未及策劃行動前，已大力打擊之。由於缺乏正常發表意見的渠道，異見者會採取婉轉的手法去表達意見及宣傳理念，例如表演藝術，間接發聲宣傳，用迂迴的手法降低發聲成本，等待合適的時機才發起直接抗爭行動。

越民主的政權，對社運的包容性越大。因為在體制內，人民已經可以利用選票來拉倒他們不滿的政權。無論民主社會的社運手段多激進，參與的人如何之多，大多不會令政府立即倒台，因為在民主社會，基於選票壓力，政府不能忽視任何具民意基礎的社運，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讓步。因此，民主政府視社運為民意指標，多於視之為倒台的壓力。

第三章・全球化 vs 本土化

現今的社運朝着兩個方向發展，第一個是全球化，第二個是本土化。全球化與本土化可謂相輔相成，卻又互相競爭，香港也不例外。

全球化社運

上世紀三十年代起，社運在世界各地逐漸規模化，不少社運人士朝跨國界方向發展。科技日新月異，不同地方的抗爭組織交流和合作的頻率增加，社運走向全球化是必然的趨勢，例如反WTO示威、工運、婦運、反資本主義運動等。

工人、基層、婦女、少數民族、同性戀或多性戀等族群，在眾多現代資本社會國家裏，皆是弱勢的一群，因此全球化社運多以階級來分辨。他們的意識形態隨階級而定，而非隨國界或血緣而定。由於他們的意識形態是全球性的、普世的，所以意識較為包容、較為大愛，對其他受壓的弱勢階級多抱同情態度看待，甚或不分國界，希望團結其他弱勢社群一起行動，對抗威權體制，因此世人都視他們為左翼社運份子（例如環保份子、工運份子、和平主義者、女權主義者等）。左翼推崇大政府或計劃經濟，因

為他們認為政府有責任照顧所有人的衣食住行，房屋、食水等是必需品，而非市場經濟下的商品。例如，香港的左翼反對政府過份依賴賣地或相關收入作為政府主要財政來源，是因為他們認為房屋和土地乃必需品，居住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房屋不應盲從市場法則作為分配的手法。

本土化社運

全球化社運按階級劃分意識形態，本土化社運則按族裔、文化劃分之。全球化社運是全球性的，本土化社運則是地方性的，俗稱山頭主義，地方價值觀大於普世價值，例如，香港的本土派推崇香港價值觀或大香港主義，台灣的本土派推崇台灣價值觀或台灣主義。由於本土化社運以族群或地域或社區劃分，對自己族群的保護意識較強，較主張利己，有較強的排外特性，因此世人都視他們為右翼社會份子（例如民族主義者、沙文主義者）。

全球化（左翼）與本土化（右翼）的差異

一、平等 vs 優先：大愛包容左翼之所爭取，不受地域國界所

限，主張不同階級按勞動成本和付出，平等分配成果，持「公平分配論」，因此主張大政府、小市場的經濟政策，和透過高福利制度實踐財富再分配，也因此，左翼抗拒跨國的壟斷集團，例如 WTO 與跨國大財團。

對於新移民的態度，左翼認為是大陸人用腳投票表示對中共政府的不信任，而且左翼人士不會以血緣為標準，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大陸人一樣有反共人士，因此對於新移民，左翼認為應給予同情及幫助，甚至團結在大陸的反共人士，裏應外合合作推倒專制中共政權，而非切割與杯葛他們。這也是左翼的所謂大愛與包容精神。

民族主義右翼主張在特定地區的居民，生活要有所保障，當區資源應以當區居民優先，分配的制度和標準按地域和地區的人口及資源多寡而調節（民族主義右翼與主張大市場經濟的右翼有所區別。經濟右翼主張按才能和各人需求分配成果，透過競爭嘗試滿足個人的需求，而非生硬地劃一分配）。因此民族主義右翼多持地域保護主義，對非當地居民的權利有較大的限制，他們的公平分配原則受地域所限。當外來人口對原居民資源帶來威脅，

便會採取保己排外的政策，甚至與之完全切割；這就初步解釋了為何香港的左翼對新移民採大愛包容態度，主張融合；而民族右翼多採排拒態度，主張切割。

民族主義右翼認為，對那些非我族類，即血緣或成長環境完全不同的族群，如果他們初初移入香港，應採取觀望態度。由於新移民來自被視為邪惡政權中共統治下被大陸國民教育洗腦，以及是傳統道德文化被政府泯滅的一群，因此右翼對新移民採取質疑態度，除非能證明他們改信香港的核心價值，否則對新移民一律以質疑態度，在某程度上分隔，去保護自身的文化。右翼認為，香港人連上兩代較保守的人也無法說服，又如何說服受中共洗腦的大陸人呢？因此右翼認為切割的手法與排拒的態度乃自我保護意識。

二、利他 vs 利己：左翼主張公平平等，希望幫助受欺壓的弱勢社群，希望資源在不同社群間得以公平分配，縱使資源貧乏仍堅守平等原則，故資源相對較多的人，要把自己的資源分給貧乏者，是為利他主義。所以不難發現，即使某些資源較為缺乏，他們仍主張要「公平」地分給他人，例如，香港面對奶粉與醫院床

位不足的問題，左翼也堅持雙非或單非家庭應得到平等的床位分配，尤其左翼視大陸人為中共統治下的受害者，乃弱勢社群，基於全球化的平等主義，香港有責任在行動和資源上配合他們，不會視他們為資源競爭者，反視他們為需要支援的一群，故對來港的大陸人和遊客，以大愛的態度多加「包容」。

右翼較為現實，沒有左翼那麼理想化。他們認為資源有限，不可能滿足所有人，因此，民族右翼堅持，以地域和民族來作為分配制度的主要標準是合理的。資源充足時，把多餘的分給其他民族或其他地域居民是無所謂的，可是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則應以「自己人」優先，是為利己主義。縱使見到外人因資源不足而受苦，也愛莫能助。

三、融合 vs 保持：左翼以階級劃分人群，故處於不同地域、但相同階級的人，有同樣的文化，有責任彼此扶持，例如香港的工人階級有責任幫助其他地方，包括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主張資源和制度的融合，因此，香港的左翼也被視為國際主義者或大中華主義者。

右翼以民族劃分人群，認為沒有責任協助其他地域的族群，

只要好好保持自己地域的優勢便可，故他們主張本土優先、外人無權享用本地資源（有剩餘資源則另作別論）。香港的民族右翼，除了本土主義者，也有大中華主義者，兩者分別是，前者視香港人為單一民族，後者視香港人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一部份，但兩者皆認為，保持自己種族的文化傳承是最重要的。

四、道德取向 vs 利益取向：左翼主張平等，考慮時以道德優先；右翼主張族群溫飽，考慮時以族群利益優先；故左翼多是道德理想主義或浪漫主義者，右翼則是現實利益主義或地方民族主義者。

全球化帶動本土化

在工業化與資本化下，全球邁向金權社會、金權政治，跨國大財團的壟斷和跨地域帝國隨之出現，這是全球化下無可避免的境況。例如，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便是全球化催生的思維，那些受到跨國大財團與帝國剝削的人群，會不分界域地聯合起來反抗之。在全球經濟利益一體化帶動下，當美國被視為帝國主義的表表者時，亞洲、非洲、東歐的左翼份子，便會聯合起來反抗

美國的資本殖民侵略。到現在，崛起的中國被視為新的帝國，那些飽受中國資本入侵的國家或人民，便會聯合起來抵抗。

全球化使跨國集團的剝削蔓延全球，不同地方的政府為了抵抗這種環球剝削，便採取地方主義抗衡之，因此全球化也催生了本土化。例如，香港、澳洲、台灣等地會以地方主義角度保障居民優先得到日常生活資源，對來自大陸的資本買家採取限制，例如樓房和奶粉的限購令。中國大陸的資本家因全球化之便，到其他地方採購資源，促使其以本土主義應對之，形成一場全球化vs本土化的資源爭奪戰。而被侵略的地方，雖然採取本土主義，但彼此間會合作，甚至結盟，去對抗新帝國的資源掠奪，本土化得來又有全球化的色彩。由此可見，全球化與本土化既互相競爭，也相輔相成。

發展中國家或地方多以地方主義反抗帝國殖民，去反抗那些剝削他們的跨國組織——例如世界銀行、WTO（世界貿易組織）、IMF（國際貨幣基金會）——對發展中國家的財金政策介入，造成了地方反全球化的運動。

已發展國家的弱勢階級多以團結主義去反抗跨國霸權，例

如，已發展國家的抗爭者，多組織環境運動與消費者運動等典型新社會運動，去抗衡跨國集團對地方資源的剝削。在這些運動中，工人、農民、基層、貧窮人士往往飾演重要的行動者角色，在全球的抗爭運動中，混雜地方自治的訴求。

可以說，意識形態隨全球化而深入各地，卻要在地方發展，因此全球化思維也需要有本土化的行動才能發酵，香港便是一個好例子。

香港一直是中國大陸經貿、文明、意識形態面向國際的窗口，同時又是歐美進入中國大陸的踏腳石，因此是中國與歐美的兵家必爭之地，雙方企圖在香港取得影響力甚至話語權以達成各種目標。中國大陸是一個極具潛力的消費市場，故歐美欲在中國展開經貿活動以謀取實利，可是中西兩方思想與價值觀截然不同，導致雙方經常磨擦，香港作為磨心，免不了被波及。歐美實行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網絡自由化，俗稱西方主義、歐美模式或普世價值；中國大陸卻實行政治專制化、經濟壟斷化、網絡封閉化，俗稱東方主義、大陸模式、中共價值。歐美欲透過香港或互聯網把西方主義輸入大陸，中共則欲透過香港把東方主義

輸出國際，因此雙方皆試圖在香港加大影響力。中共千方百計希望把香港與大陸一體化、同化、附屬化，這難免要扭曲香港本身的價值觀、文化和文明。由於特殊的歷史因素，香港的地理位置雖鄰近大陸，但因受過西方統治，核心價值與生活模式糅合中西觀念。

香港的價值觀有傳統華夏文明與倫理，但也信奉西方的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核心價值，實行西方政治、法治、經濟制度，所以當中共欲同化香港、改變香港固有核心價值時，香港人便群起反抗之，隨之而誕生的便是民主運動與本土運動。民主運動的出現，是因為香港人欲透過人權化的制度，去捍衞本土文化、文明、生活模式與居民利益，以區別中國大陸的模式，保護自己免受同化。本土運動的誕生，則是從意識形態上讓香港人認知香港價值與中國大陸統治者的分別，這便是族群主義與社會運動之間的交匯。意識形態隨家庭、傳統教育、主流傳媒、網絡、朋輩及社會宣傳品（例如廣告）變化，由於教育、傳媒與社會宣傳都被與中共相關的集團所壟斷，尤其九七主權移交後，權力北移、制度赤化，中共在香港有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力度更不斷擴

大，因此有人主張，香港要在制度上完全脱離中共，才能避免繼續被同化，避免人民的意識形態被入侵。那些「獨立建國」、「城邦建國」、「城邦自治」等激進本土概念便源於此，所以民族右派的社運，以本土運動為主，民主運動為副。

全球化令強大國家的意識形態滲透和侵略世界不同地方，香港這個中西必爭之地受的影響更為深遠。從以前的英國殖民主義，到後來美國的帝國主義，再到現在的中共崛起主義，都隨全球化入侵香港。為了抗衡這些全球化霸主把霸權、金權帶入香港，防止香港在「市場自由」下慘被金權霸主剝削，左翼份子積極發起社運對抗這些霸權入侵。左翼份子認為，只有建立由人民主導的制度，才可抗衡霸權入侵，因此，香港左翼社運以民主運動為主，環境及消費者運動為副。由於主權移交後，對香港影響最深的霸權乃是中共，因此近年來香港的左翼也逐漸提倡抗赤化、保衛香港特色的概念，説明自千禧年代始，香港的左翼帶起了民主運動的保育浪潮，以及逐漸在理念上加入本土意識。這形成了香港的左右兩翼爭奪對「本土」的解釋權及話語權。

為了捍衛在香港的經貿牟利地位，中共抗拒西方在港加大影

響力，擁有既得利益的一群，便會視所有抗拒赤化、抗拒中共在港確立的專制制度的意圖為「勾結外國勢力」。由於中共在意識和宣傳上把「中共」等同「中華」，因此保守的建制派集團便以「保留中華文化」作為保持現有制度的藉口，而把意欲改革制度的一群扣上「反中反華」、「反中亂港」的帽子。

全球化加速了中共和歐美在香港的角力，同時使香港的反抗行動越趨頻密，甚至香港的社運力量與鄰近區域的抗爭力量合作也頻密了。例如，香港的民運份子會與中國周邊地區的民運份子合作，一起對抗中共這個共同敵人；香港的左翼份子、女權份子、同志平權份子，會聯同世界各地的同道者抗衡中共的單元化霸權，來維持香港的多元社會價值；港獨份子與台獨份子、大粵國建國份子的交流也頻繁得多。因此，全球化加速香港的抗爭運動之餘，也加速了香港本土意識抬頭，但同時，又促成了香港與鄰近區域的抗爭力量合作。

第四章・雨傘革命／遮打革命

（一）出現的原因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橫跨 2014 年 9 月到 12 月的 79 天雨傘革命，可算是香港史上最大型的人民抗爭運動。香港人自從中英談判期間掀起民主回歸浪潮、掀起爭取民主的聲音，從此，爭取民主的運動不斷出現。可是，專權政府多年來壓抑香港人的民主訴求、拖延民主進度，爭取民主的聲音不斷被無視和打壓，使人民的不滿和怨氣累積，終於難逃民怨爆煲的日子。這猶如一對經常吵架的情侶或父子，當其中一方是強勢，另一方是弱勢，在「一個願打，一個願捱」的情況下，卻又欠缺疏導的溝通，弱勢的一方聲音不斷被對方無視和忽略，終有一天把怨氣爆發出來，繼而出現衝突場面。

多年來，爭取民主的市民，除了聲音被無視，還要受到親政府輿論所批評、受到建制派支持者與網上五毛的抨擊。爭取民主的人士常常被扣上不同的帽子抹黑，例如「反中亂港」、「搞亂香港」、「搞搞震」、「漢奸走狗賣國賊」、「勾結外國勢力」等，一頂又一頂沉重的帽子戴上來。以雨傘革命為例子，年青人與學生瞓街佔領馬路，卻被親政府傳媒及其藍絲支持者扣上「廢

青」、「讀唔成書」、「搞亂香港」、「收錢做嘢」等帽子，自然進一步挑動年輕人的反動情緒。細心想想，那些瞓街佔路的學生，全部都是香港未來的主人翁，他們「理應」有一個美好的將來，又怎會貿然犧牲學業和就業前途來瞓街呢？他們當中很多是未來的工程師、醫生、教師、律師、會計師，未來的專業人士，如要用錢收買他們連續數月不回家，根本就是天文數字，稍動腦筋都知道是沒有可能用以億計的成本來收買數千未來專業人士瞓街，又或一千幾百便可收買任何一個專業人士去冒着被打被捕留案底的風險去佔路。簡單來說，這些年青的學生，就像當年天安門的一群學生那樣，為了追求心中理想社會和公平現象，不惜押上自己的前途、健康及生命，去爭取夢想，希望構建一個美好的社會。縱使個人能從美好的社會中得益，總括來說也算是無私的心，當無私的心被強權與傳媒抹黑，其反彈力之大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專權政府與其既得利益盟友沒有想到，爭取民主的聲音越被壓抑，其反作用力越大。歸根究柢，市民爭取民主聲音強烈，以及對政府不信任，是因為政府多年來違反給予民主的

承諾；這猶如男方多次出軌以及沒有履行給女朋友買鑽戒的承諾，終有一天雙方會決裂收場。當年中英談判，中共政府為了籠絡民心，消除香港人對中共政府的不信任，除了承諾「五十年不變」、「資本主義模式不變」，還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民主乃港人內部事務，中共不會干涉，在 2007 年後，香港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實行民主普選。可惜主權移交後，中共的過橋抽板、違反承諾，以人大釋法歪曲《基本法》原意，以雙重標準、前後不一的態度，「官字兩把口」地強行排除 07/08 雙普選的建議。後來，不管 2010 年的五區公投運動，五十多萬人強烈表達要求 2012 雙普選的意願，中共再次照辦煮碗，以強硬行政手段無視數十萬人意見，不要說實行 2012 雙普選，即連討論的空間也不容許。中共多次任意演繹法例，同一條條文的意思一時一樣，去吹熄香港人爭取民主的火把，這種奸詐的手段當然會引起爭取民主的市民大為不滿。又例如，開啟普選的程序，在欠缺法理基礎的情況下，由三部曲強行改為五部曲，將立法會提出修改選舉法的主導權，粗暴地交給政府。一次又一次以強權壓迫的捩橫折曲手段，去打壓民主訴求，自然激起反彈。

2014 年，中共再次照辦煮碗，以 8.31 框架限死真普選的希望，再以一個沒有普及提名權與被選權的假普選取而代之，自然挑起民憤，最終民意爆煲，激生雨傘革命。強權政府多年來以「有佢講、無你講」、「佢啱晒、你錯晒」的高壓手段，強抑民意，又怎會不激起民憤呢？筆者才疏學淺，現引述大文豪陶傑的一篇文章，大家看後自然明白了：

⑴當你講「公民抗命」時，佢同你講「依法施政」。

⑵當你講白紙黑字的「基本法條文」時，佢同你講用隱形墨水另加的「基本法原意」，或者僭建在上的「人大乜乜講話決議」。

⑶當你講「依法施政」、並提醒佢曾經話過「非法居留無證童不可以在香港入學讀書」時，佢同你講「弱小無辜，有教無類，肥仔都有讀書的人權」。

⑷當舒淇被指在康城自稱台灣人而遭到大陸網民狂罵時，佢話這是「民意」。黃之鋒、林慧詩俾「愛港力」與網絡左毛狂罵時，又係「言論自由」。但網民紛紛強烈叫「肥仔肖」返大陸時，佢話咁樣叫做「網絡欺凌」。

(5)佢話要「消除前英殖民地色彩」，郵筒改顏色，警察換制服，但前英殖民地留下的鄉村俱樂部，佢唔會剷除，高爾夫球場一切保留，佢自己同佢 D 姨媽姑姐用。你話唔夠土地起居屋公屋？佢話，可以「開發郊野公園」。

(6)你在中學討論民主普選，佢話「唔好將政治帶入校園」。但佢叫校長教師宣傳「袋住先」，就係「國民教育，天經地義」；而 D 甚麼西社團叫學生撐一個政治方案，錄影公開，交換去美國，則屬「個別事件」。

(7)佢帶頭話「港人優先」、「港人港地」，當你也這樣講，你就係「港獨」。

(8)佢叫你接受中國國民教育、母語教學、普教中；佢 D 仔女送晒去英國受英國教育、英教西——當佢下令香港的中學每個學期強制要昇幾多次五星旗或參觀解放軍軍營加強國家認同時，不要忘記，他在英國讀書的仔女嗰間寄宿學校，十幾萬呎的操場，昇的是英國米字旗，英國寄宿學校參加英軍訓練營，個課程叫做 CCF。

(9)佢話你「勾結外國勢力」，但佢個律政司或警方，一旦打大案，就會用你的公帑，由英國高價聘請英女皇御用大律師。

民生不振，民怨叢生

如前一章言，多人參與的社會抗爭行動，必然與經濟及民生狀況有關，零三七一便是一個好例子。地產霸權、領匯壟斷屋邨商場、無止境自由行衍生的種種副作用，令物價騰飛、小商店逐間倒閉，以往的街道特色消失於無形，直接影響中產與基層的生活。

自由行乃 SARS 以後振興消費、挽救經濟的止痛劑。可惜止痛之後，自由行沒有適可而止，反而像無底深潭般，數量不斷增加，單是 2014 年，已有近五千萬旅客人次來自中國大陸，當中又以自由行為主。自由行的消費客，渴望在香港買到貨真價實的必需品與奢侈品，希望能脫離大陸黑心食物、假貨、山寨貨的困擾。其龐大的消費力雖然為個別消費產業與大型連鎖店帶來利益，但同一時間，以租金主導的地產市場亦因消費交投旺盛，租金與物價屢見提升；再加上領匯於屋邨商場的現代化管理，代價就是租金騰飛，因此不論街道或屋邨商場，甚至大型購物商場，獨立的小型店舖因欠缺資金而不敵騰飛的租金。無論走到哪裏，小型店舖逐漸被大型連鎖店取替，港九新界的商場變得一式一

樣，購物大道也變得像倒模般。可惜，薪酬的增幅遠不及物價和租金的增長，就以以往的偏遠郊區上水與天水圍為例，近年在自由行帶旺下，已經一舉成為購物旺盛的消費區，廉價商店食店慘被市場淘汰，該區市民被迫捱貴貨、貴食物，而且這情況還逐漸蔓延到全港十八區。試問「錢越來越唔見使」的情況下，民怨又怎會不滋長呢？

更令市民氣憤的是，這種物貨騰飛、街道特色流失的景象，不知何年何月才會改善。物價升幅彷似沒有盡頭，市民除了「硬食」之外，別無選擇，欲哭無淚。這因政府並非由市民自己所選，區議會只是諮詢組織，立法會並非全部直選，更在分組點票下淪為橡皮圖章、舉手機器，市民連透過體制改變民生政策以改善生活狀況的權利也欠奉。所謂要從病源根治，市民明白到要改善民生，就必須改善制度，由市民親自選擇的政府，才有機會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民生不振，市民生活質素與物價升幅成反比，再加上非民選政府對民意愛理不理，從不確切改善民生，市民只好親身上陣，力爭改善不能代表人民的機制。

在金權社會，由地產商與大財團及港共組成的統治聯盟，

壟斷了社會各行各業的利益，不論個人的學識有多高、學歷有多好，如沒有先天人際關係以進入統治聯盟，上流及改善現況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家境清貧或不是出身上流社會的年青人，因社會制度被統治聯盟壟斷，前景十分不明朗，除了親自出來抗爭，力圖改變現狀，別無選擇。

以往能夠安居樂業的中產階級，也因制度沒有偏向他們，以致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生活百上加斤。中產不斷衰弱，形成 M 型社會。中產亦是現有制度下的犧牲者。中產認為，他們的學識與學歷，應可令他們在社會上大展身手，成為社會的主人翁，可是現有制度並不容許。特區政府多年來漠視經濟單一化產生的各種弊端，經濟一日不轉型，一日過份依賴地產相關收入，只會加劇貧富懸殊，加劇中產的衰弱。有心無力的中產看在眼裏，更加不是味兒。

雨傘革命的參與者，以年輕人和三、四十歲的中產主導，說明他們就是現有制度被忽視的一群，只有透過社會運動來嘗試改變現狀。

自由行與水貨客問題日益嚴重，香港居民是最大的受害者；

相反，不少大陸居民從中得益，獲得購買正貨的機會。多年來，政府對問題視若無睹或無力改善，香港市民認為政府偏袒大陸的得益者，認為現有的經濟結構與社會政策偏向大陸一方，而非為港人度身設想。由此可見，香港這方面不論政策與制度，皆偏向大陸的既得利益者。政府多年來壓抑改變制度的聲音與行動，更令市民認為政府偏向大陸，為大陸服務多於為港人服務。無論從民生或制度角度出發，大陸的無形之手總是控制着香港的一切，市民欲改變現狀，矛頭必然指向港府背後的老細：大陸政府。改善民生、爭取民主的行動，便變成了中港矛盾，成為香港人與大陸人的決戰。脱離大陸魔爪的信念，促成了本土思潮的興起；同時，民主回歸派、大中華主義者以及左翼社運人士都明白，如欲改變現狀，必須推翻大陸政府對香港的操控。

當香港的政制由大陸政府所策劃，香港的民主進程由大陸政府所釐定，社運的矛頭再不只指向香港政府那麼簡單，而是直指中共政府，希望中共政府在香港的影響力減少，因此香港的民主運動，在中共眼中，就是脱離中共統治、否定中共地位的陽謀。

意圖動搖中共的統治，是共產黨最不能容許的事。打壓香港民主運動，對中共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中共也因而拖慢香港民主步伐，8.31 框架便是中共這種思維下的產物。推翻 8.31 框架是雨傘革命的主軸，是香港社運左中右派與中共大戰的戰場。

雨傘革命 vs 雨傘運動

從歷史看，革命有推翻政權與武裝起義的成份；革命旨在顛覆現有的體制，由抗爭者重新訂立制度。由於「佔中」不單是取消 8.31 框架那麼簡單，而是希望脫離中共的操控，要求制度不再偏向大陸政府，在不少人眼中，這是顛覆現有體制的思維，更是顛覆利益分配制度的基礎。雖然欠缺武裝軍備，但這種顛覆制度的目標，在部份抗爭者看來，是革命，因此有些人稱「佔中」為雨傘革命。為何是雨傘？這是因為抗爭者習慣以雨傘遮擋警察噴出的胡椒噴霧，稍有經驗的抗爭者總有一遮傍身。由於佔中期間，警員大量施放胡椒噴霧，抗爭者被迫「遮常開」，所以佔中被稱為雨傘革命。

運動則是希望透過行動來改善現況，逐步改變現有體制，從現有制度尋找出路。有些人認為佔中的目標只是推翻 8.31 框架，要求改變選舉制度，只是改善現有的選舉方法及統治制度，而非一下子推翻，所以部份抗爭者認為，佔中極其量只是改善現有體制的運動，而非革命。再加上欠缺武裝軍備，沒有主動透過軍事力量來推翻現有政權，反是被動地對現有政權發出不滿聲音、抵抗政權的打壓，因此佔中應該被稱為雨傘運動而非雨傘革命。

不論是革命還是運動，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有人認為要為抗爭行動「正名」，抗爭才會名正言順，才能激勵士氣，因此有些抗爭者會為運動的稱呼而與意見不同者大拗一餐，好像如不稱呼佔中為雨傘革命，便會大削抗爭力量一般。當然，有些抗爭者認為這種爭拗不但無聊，且對現實無甚幫助。筆者認為，革命還是運動悉隨尊便。

右翼本土甚至不喜歡用「雨傘」一詞，認為此詞乃「左膠」專用，例如右翼本土會叫是次抗爭為「遮打革命」。而藍絲和建制派則傾向用「佔中」。但不論主流傳媒還是網媒，皆以「雨傘」為主，所以本書為求「方便」，亦套用「雨傘」一詞。

（二）世代之爭

雨傘革命突出了社會分裂的現狀。這種分裂的土壤由來已久，因為有求變者便會有保守者，有既得利益階層便會有邊緣階層，雙方必然存在矛盾，而雨傘革命把這些矛盾激化了，使之浮出水面。

根據各大民意調查，例如香港研究社和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參與雨傘革命者多為年青人或四十歲以下人士，他們普遍學歷較社會平均學歷為高，由於在運動期間多繫上黃絲帶，因此被稱為「黃絲」。而反對雨傘革命者多為四十歲以上人士，他們普遍學歷較社會平均學歷為低，由於在運動期間，那些到現場與黃絲爭拗的人，多繫上藍絲帶，因此被稱為「藍絲」。黃絲因而成了求變的代名詞，藍絲則成為保守的代名詞。

為何黃絲平均年齡較低？那是因為年青人看不到前景，為未來感到不安，認為社會的將來極不明朗，要有前途，必先改變現狀。為何黃絲平均學歷較高？這是因為學歷較高者通常有一種優越感，他們會認為自己是社會未來的棟樑，社會的管理制度應該由他們訂立，因此不難發現數十年來的民主運動中堅核心者，皆

為學歷較高的專業人士。你看民主黨、公民黨那些主流民主派政客，大多是律師、社工或其他專業人士，便可得知一二。

一些黃絲因為前景不明朗、不滿現狀而出現；一些黃絲因為希望締造更公平的社會而出現。可以說前者是私利行頭，後者為公義、為大家的心態較為偉大，但不約而同，兩者都主張制度需要劇變，才能真正令制度為人民度身而造，亦即黃絲提出的「命運自決」。

為何藍絲平均年齡較高？人越大，便越渴求穩定。藍絲不欲社會出現劇變，不等於他們對政府沒有不滿的地方，不等於他們對現有制度沒有要控訴的地方。多年的工作為他們累積了不少資本，他們習慣了在現有制度下生存或委曲求全，害怕一旦制度出現劇變，自己年紀不輕，沒有時間再去重新適應新的制度；他們也懼怕制度的變更會對他們更為不利，連現在的丁點資本也失去。在他們心裏，一動不如一靜，所以見到社會出現求變或顛覆現有制度的聲音，會以謹慎的態度對待之，甚至反對改變、反對一切有機會重新劃分利益的行為。總括來說，他們未必安於現狀，但更怕現狀出現改變。因此在一些黃絲的眼中，他們這種向

現實妥協、委曲求全的心態，是懦弱的表現；因害怕改變而阻礙甚至反對別人的求變行為，是自私。一些藍絲更可能是現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滿意現有制度、政府表現，他們願意跟隨政府的步伐多於人民的步伐，因為他們不想任何改變損害自身利益。在他們眼中，求變者就是搞事份子，必須除之而後快，那麼自己便能攬着現有利益安枕無憂。

為何藍絲的平均教育水平較黃絲低？由於他們平均年齡較大，多在大學學位還沒有普及的年代已完成學業，自然平均學歷較低。而年紀較大者的上一兩代香港人，當中不少是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難民潮中，從大陸移居香港，當時社會缺乏普及教育，因此平均學歷也較低。他們當年為了脱離坎坷的生活，為了改善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從大陸逃難到香港定居，經歷香港經濟騰飛的年代，由木屋寮屋搬上公屋、私樓，經歷樓換樓的年代，經歷股市暴升、全民皆富的年代。縱使現在的制度還是很多漏洞，縱使政府表現未如人意，但他們認為現有的一切得來不易，認為現在所得的是大家過往數十年一起努力的成果，如有任何重大改變，便有可能會失去這一切。因此，他們對任何劇變的訴

求，都以保留的心態待之。

一些藍絲受到固有教育那種「守法大於一切」的思維影響，從港英年代起，「法治是成功的基礎」的思維已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相反，政府從不教導公民抗命的思維，因為公民抗命代表為了廢除不義法例、為社會爭取更公平公義的制度，不惜犧牲小我、犧牲個人自由，以身試法，力圖改變，衝擊政權。所以當抗爭者以公民抗命的方式去行動，透過犯法、佔領馬路來衝擊現有秩序，向政府施壓，企圖令政府感到受威脅而有所讓步，那些信奉「守法大於一切」思維的人，便會漠視抗爭者的訴求、漠視他們為社會公義而戰，簡單地以他們犯法便應反對的心態待之。

那些認同現有制度、滿意政府表現的藍絲，認為佔領馬路會影響他們日常交通便利，認為自己的權利被騎劫，被黃絲不問自取當作抗爭籌碼，因而反對黃絲的佔路行為。

由於黃絲較為年輕，藍絲較為年長，所以雨傘革命突顯了世代之爭的問題，突顯了新舊世代在思維與心態上的根本分歧。以世代之爭來形容黃藍之戰，甚為貼切。

（三）抗爭力量的決裂

雨傘革命沒有達標，普及的公民提名沒有實現，中共還是依照 8.31 框架推出政改，港共還是以假普選混淆真普選，行動沒有達標，行動者之間自然瀰漫不滿的失敗情緒。雖然行動成果不能單以達標與否來衡量，因為其對後續運動的影響也是衡量成敗的元素。為免重蹈覆轍，人民在總結經驗後，會看哪些地方需要改善、汲取教訓，當然，每個人的總結報告都不同。

一些行動者認為革命之所以沒有達標，是因為領導者的決策未盡如人意。當中包括路線過於溫和、策略過於保守；一些參與者則認為，領導者進退失據，沒有在適當時機升級或降級，應升級時沒有升級，應降級時沒有降級。例如 9.28 後，有 20 萬人因催淚彈而走上街頭，領導者與參與者沒有好好利用如此龐大的人數來及時增加對政府的壓力，最後運動淪為上街式的表態，沒有及時「升級」。又例如，佔領日久，參與人數開始「固定」下來，民意開始下跌，在無法提升民意和增加參與人數之下，領導者沒有集中人數力量，反而任由其繼續分散，使力量和鬥志逐漸消耗，最後行動無法達標。持這些意見的參與者最後失去對領導

者的信任，在雨傘革命後期，策劃要「推翻」領導者。這種對領導者的不滿情緒在後來的退聯事件、主流泛民政黨支持度下跌，皆可反映出來，造成抗爭力量的決裂。

亦有行動參與者歸咎主要領導者的路線過於溫和或保守，導致雨傘革命沒有達標。他們認為領導者過於顧慮民意，不敢採取一些被視為較激烈的手段，例如武力成份更高的衝擊手段。這些參與者除了摒棄傳統泛民等領導者外，也投入了主張激烈手段的激進派。這從日後的光復行動爭論可以見得。

路線之爭有三大派別。第一種是以傳統泛民團體為代表的保守派，他們認為進行所有行動之前，必須要有龐大的民意支持，而且對激烈的行動採取謹慎態度，以免得失保守的香港人，着重民意正是因為他們大多顧慮選票，不得不在路線和行動上審慎起來。

第二種以雙學（學民思潮和學聯）為首，稱為漸進派。他們都同意民意基礎是行動的重要因素，但認為當行動無法達標時便要多嘗試新的手法，較為接受使用一定程度的武力，例如在不傷及人命的大前提下的衝擊行為。由於香港人偏向保守，以及在資

源和力量上與強權政府過於懸殊，民意和參與人數便是行動者最大的武器，因此他們主張非暴力公民抗命，認為公民抗命的感召力以及非暴力主義減低了行動者的成本，可以吸引更多民意和參與者。

第三種以激進派支持者為代表的冒進派，認為行動成敗取決於手段的威脅性，民意基礎和參與人數只是其次。只要行動能加大政府不回應的成本，加大政府不讓步的成本，縱使有很高武力成份，甚至出現血腥鏡頭，也在所不惜。他們認為犧牲小我才能完成大我，故對任何激進主張，例如肢體衝突，甚或激烈的思維，如港獨，較為接受。保守派認為，在缺乏武裝力量與資源的情況下，港獨是不切實際的，根本流於空談，無法實際操作。冒進派則反駁，台獨思維也非一朝一夕成形，而是經多年發酵，今天在實際環境下，港獨的思潮雖然流於口舌之爭，但不代表將來沒有實現的機會。冒進派不排除激烈的手段，對激進的主張較為「包容」。他們認為這些行動只要有機會改變現狀，便可以一試。這從越來越多網上年青人支持光復行動等相對冒進的手段，可知一二。

抗爭力量的決裂主要有三大爭論，第一是大台之辯，第二是抗爭路線之辯，第三是佔（金）鐘、佔旺（角）、佔銅（鑼灣）者的分別。

大台之辯

大台之辯乃主張有領導者控制的大台與反對設立大台的論述之爭。主張設立大台的人認為，有領導者的運動，行動效率會更高，資源分配更完善，訊息傳遞速度較快。而且領導者由多個團體組成（由傳統泛民政黨、傳統泛民團體、佔中三子及其義工團、學民思潮、學聯組成的「五方會談」組成），彼此間會互相制衡和監察，無人可以自把自為、為所欲為。而且參與者可以用「腳」投票，如果不滿大台領導，便會捨棄之，反之則是授權給大台領導者去領導他們行動，他們認為如果缺乏領導，行動會因太多爭辯無法達至共識，錯過適當的抗爭時機。此乃垂直型民主，行動領導由上而下。

反大台的人通常分為兩種，一是不信任大台領導者的「倒台派」，他們不滿大台領導者決策過於謹慎，對衝擊行動過於保

守，例如 2014 年 10 月 1 日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禮，一些參與者主張衝擊典禮，卻被大台的糾察阻止。又例如 10 月 2 日學生向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可是當盛傳政府會出動橡膠子彈，政府又承諾派出以林鄭為首的隊伍與學生會談後，領導者放棄行動升級的念頭。還有，9.28 一度傳出政府會出動解放軍，領導者基於參與者的人身安全而呼籲參與者暫時離開街頭，以及 10 月 3 日旺角被黑社會與建制派支持者暴力衝擊，領導運動的大會也基於人身安全而呼籲市民勿前往充滿危險的旺角。這些事件都使部份參與者認為領導大會過於保守，從而產生不滿。到後來，有參與者希望堵塞海富天橋阻止政府人員上班，又或衝擊立法會大樓以升級行動，都不被領導大會接納，使矛盾加劇，導致「倒台行動」出現。由於領導大會當中不乏民主回歸派，他們在一些本土派支持者心目中乃「大中華膠」，認為這些擁抱「建設民主中國」及有中國人情意結的政客，無論思維或行動手段皆非同路人，故雙方衝突由倒台行動延續至雨傘革命後的六四爭論與學聯角色定位爭論當中。

另一種不滿大台和領導大會出現的人，乃傳統「深左」的

左翼份子。深左份子擁有類似無政府主義者、佔領華爾街的行動派、希臘和西班牙佔領行動者的思維，主張水平式民主，主張「共識制 / 共決制」。他們認為抗爭便是要推翻現有制度和領導，被支配者不應再被支配，所以在抗爭時，也不應有階級的出現，不應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分別。縱使有大台，也應是一種輪流讓參與者發言、發表論述、嘗試啟發其他參與者的場所，而非由領導者由上而下發放決策訊息的地方。如七十年代的基進女權份子所認為，有領導大台的出現，乃是「無架構的暴政」。

雖然他們主張共識制，但也強調「共責制」，即是每位參與者都有平等的權力，若果有任何參與者的行動破壞行動成效，其他參與者有權譴責和杯葛，因此在未取得共識前，任何參與者要嘗試新的行動，都要冒着被譴責的風險。這種深左份子主張「群眾自律模式」，即是在沒有領導下，齊心合力行動，但不作破壞行動的事。在共責制內，以為佔領立法會大樓而打破玻璃一事為例，如其他參與者認為行動是破壞多於建設，他們基於平等的身份，有權譴責衝擊者，縱使衝擊者也有嘗試新方法的權力。所以深左認為，嘗試新方法不是「免死金牌」。無政府主義者（俗稱

「黑旗」），與馬克思主義者（俗稱「紅旗」）最大的分別是，後者較為現實，認為只要能達到無產階級專政，不論手段激烈與否、行動有否領導，能夠成功便可，過程中的枝節並不重要，但前者則認為既然是追求自由平等的社會，便不應有服從和命令的出現，就正如他們追求的社會是在人人自律下，根本不需要警察、法院和監獄，防止罪案是基於教育制度，而非依靠賞罰。

佔領華爾街和台灣太陽花運動，甚至西班牙與希臘的佔領行動，都存在這種深左份子，可是太陽花運動也需要九人領導小組，佔領華爾街到後來也有領導者的出現，都印證了這種深左思維過於浪漫，被不少行動參與者批評為脫離現實。縱然如此，主張水平式民主的人士認為，「尊重多元化」的共識決是最能體現民主精神的行為，所以還是會有意識地拒絕組織專業化和階層化，這都是「直接民主」主義者的觀點。人人擁有平等權責、無階級之分、高低之分，互相幫助互相監察，所有行動經過討論，達成共識才實行，這與佔旺者「沒有大台，只有人民；沒有領導，只有共識」的口號有類似之處。但是一些行動者則認為，他們不是真的不需要領導和大台，只是雨傘革命的領導和大台不合他們心意而已，並非真如深左份子般，出於平等理念而反大台。

抗爭路線之辯

正如第二章所言，抗爭手段不外乎着重威脅性或人數多寡，香港的民主運動過去三十年來都由回歸浪潮開始出現的政客和保育浪潮出現的抗爭者所領導，基於多年往績或歷史，他們在社運中還是得到較多市民的信任，所以在雨傘革命之中，他們還是主要的領導者，因此，保守派和漸進派都認為，缺乏這些社運領袖，能否號召大量市民參與行動，也成疑問。

由於在乎民意，及要降低抗爭成本以吸引參與者，對激烈手段採取較謹慎的態度，認為「意識覺醒」較行動激烈為重要，平時則靠文宣和深耕細作去累積民意，才有資本去發起行動，而非在缺乏民意配合的情況下，冒險組織衝擊行動，引來社會反彈的可能，正如甘地領導的不合作運動，和美國的黑人維權運動，都一早聲言採取非暴力公民抗爭原則，揚棄恐怖主義路線。但是一旦出現暴力衝擊行為，怎樣處理彼此間的關係，也是一種學問。一些保守主義者認為應切割，一些左翼則認為應予包容，把矛頭對準政府而非在抗爭者之間爭論，因為過份抨擊抗爭者，會抹殺自由創意的想像力，也會使行動過於依賴中心化的領導。那些對

大台領導不信任的人，認為雨傘革命之所以沒有達標，是重蹈過往三十多年的覆轍——行動過於保守，行禮如儀，縱使今次已經豁出去，出現長期佔領馬路行為，卻沒有好好把握，反而不敢把行動進一步升級，這種抗爭路線的分裂，使溫和民主派與激進派分道揚鑣。

佔鐘、佔旺、佔銅者的分別

參與者不一定只是曾經參與單一佔領區的行動，三者可以思維來分別。佔鐘者較支持五方會談的大台領導，基於多年來的傳統或個人習慣，他們較認同溫和抗爭路線，以及對這些路線的代表人物較為支持。佔旺者認為雨傘革命的街道皆靠衝擊而來，佔路本身已是激進行為，佔領是一改以往溫和抗爭路線的時機，是時候多嘗試冒進的手段，所以對傳統溫和抗爭路線及代表人物的歸屬感較弱；金鐘的行動講台和金鐘的倒台人士因思維與佔旺者較接近，因此也歸類為同一群人。佔銅者則處於兩者之間，他們是最早展開民主講座，在三地之間最早主張要多落區宣傳的，

於是開啟了以後的深耕細作，但同一時間對於激烈手段持開放態度。

由於三者的分別，所以可以看見公民黨與民主黨議員，甚或學聯成員，在金鐘與在旺角的受擁戴程度可謂差天共地，這當然也與五方會談領導曾基於人身安全理由而呼籲參與者離開而失去佔旺支持者有關。另一個因素是，佔旺者 24 小時全天候面對藍絲、土共、維園阿伯的辱罵，這刺激了他們的保護主義與仇恨情緒，因此對激烈手段態度較為開放。所以佔旺者當中，較多激進派支持者（帳篷位置順亞彌十字路口距離排列：熱血公民、調理農務蘭花系、人民力量、城邦派、歸英派、深左等），高登巴絲打、綠營人士（帳幕集中在亞彌十字路口靠近朗豪坊的佔領者）、黑營人士（帳幕集中在惠豐中心旁的佔領者）及激進代表人物，例如「火雞姐」、「畫家」、「美國隊長」、「舉牌先生」、「滅絕師太」等人士多集中在旺角。由於一些激進本土派人士認為，人民力量在路線和手段上較為貼近泛民，所以亦對人民力量有不滿情緒，間接導致後來的「拆人力大台」事件。

（四）警民關係的決裂

近年，社會運動隨着中共赤化香港而頻密了，示威者與警察的零星衝突也大幅增加，雨傘革命更把警察與抗爭者的衝突推至極點。

在示威者眼中，警察已成政府維穩及打壓異見的機器，警察政治中立的年代已不復見，再加上雨傘革命期間，警察運用武力鎮壓示威者的境況不斷出現，先天上警察的武裝遠勝示威者，催淚彈、胡椒噴霧、警棍、胡椒水劑等具一定程度殺傷力的武器不斷出場，示威者認為這是警方透過裝備上的差異來打壓他們的行動，是暴力行為，與黑社會無異。因此雨傘革命期間，警察多了一個稱呼：「黑警」。

除了武裝配備上的差異，示威者也認為警方欠缺理據運用這些武器，認為這是不講道理的做法，認為警方配合政府鎮壓異見。不少市民見到示威者遭到警察暴力對待，同情心受到激發，繼而出來聲援示威者。9.28 的 87 枚催淚彈發射後兩天，參與人數突增至二十萬，可見一斑。另一個例子便是警方在第一次旺角清場時，運用了頗大的武力，也激發了不少市民的同情心。

另外一個警民衝突的主因，是爭取真普選的一群，認為警方執法不公。那些到佔領現場辱罵、挑釁佔領者的藍絲，縱使動手動腳，往往不被警方檢控，甚至獲警方護送離開現場，相反黃絲如有還手，便會即時被拘捕帶署。這種厚此薄彼的做法，激起佔領者的不滿，因此那些在佔領現場看守示威者的警察，往往成為示威者的發洩和責罵對象，久而久之，雙方怨恨日深。這從警方後來多次嘗試清理佔領現場出現與示威者的肢體碰撞，甚至怒罵示威者的場面，可以反映出來。

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在民主派支持者之間聲望低落，「天方夜譚」事件、「黑影論」以及以「慈母」比喻警察，促使「慈母」成為示威者嘲諷警察的代名詞，這些事例都印證了示威者對警方印象相當差劣。

雖然警察當中也有黃絲，但為數不多。在警察心目中，市民犯法就是犯法，不管他們背後的動機是多麼偉大，只要是犯法，警察的職責便是阻止他們、拘捕他們。警察認為，他們只是履行職責，而且香港缺乏大型示威場面，鎮壓時出現過度武力的手法也情有可原，因為警察在有關方面的經驗不多。警察也認為他們

護送藍絲離場是希望息事寧人，而且藍絲支持警察，警察認為某程度上偏頗藍絲亦無可厚非。再加上不少警察屢受示威者責罵，心中忿恨，一旦出現衝突，便會毫不留手，甚至乘機發洩怨恨情緒。而且佔領日久，不少警察不能像「和平時代」般靈活調動假期，以及大量 OT，不滿情緒或多或少會發洩在示威者身上，因為警察認為這都是佔領行動所導致的。「暗角七警」事件便能解釋為何一些警察會如此沉不住氣，做出此般不合理的愚蠢行為。示威者吳定邦被控在金鐘海富中心襲擊三名探員，吳指曾被錄取口供的警員拳打嘴唇和心口，更被要求除褲及跪低，對方聲稱是要為同事出氣。社運人士陳白山被指在 2014 年 9 月 29 日在金鐘龍和道襲警，裁判官最後裁定罪名不成立，是因為陳白山呈上的傷勢報告顯示他有可能受到警方襲擊。類似的事件反映了警察對示威者充滿怨氣。

警察講求團隊精神，筆者聽過不下十位警務人員告知，那些不用到佔領區值班的警察，會被上層灌輸一種思想，就是他們能安坐警署，是其他同事在佔領區捱更抵夜所換取得來的，久而久之，即使不在佔領區的警察，不多不少也對示威者產生某程度上

的怨恨。

怨恨令某些警察向示威者報復，這在示威者被警察暴力對待及濫告的數字反映出來。2011 到 2014 年間，每年公眾遊行集會的數量介乎 6,500 到 7,500 之間，2014 年遊行集會宗數甚至比 2011 及 2012 年為少，可是被捕人數卻遠超之前三年，達 1,726 人，相反 2011 年只有 444 人，2012 及 2013 年分別只有 50 及 82 人，當中，雨傘革命期間涉及襲警、抗拒警務人員及阻差辦公的案件中，有逾六成被告均被裁定罪名不成立，或獲撤銷控罪。這代表濫告的情況出現，檢控過程也出現問題。雨傘革命期間，有 955 人被捕，可是只有 11 宗罪名成立。

在社民連成員李善芝被控阻差辦公一案中，裁判官指斥控方提供很多與案件無關的證據。一名中大畢業生在 2014 年 9 月 28 日，警方施放催淚彈前約一小時，被指在政府總部外襲擊黎姓警員，後來因該警員口供矛盾影響誠信，被告得以脫罪。以上事例都只是示威者被誣告事件的冰山一角。

除了警察的手法被質疑，監警會也因為其主席郭琳廣被指偏向梁振英以及指監警會收到的投訴警察信件是表達意見而非投

訴，令到市民質疑監警會不會秉公處理投訴。單是投訴郭氏的信件已達 17,000 封，市民對監警會的質疑惡化了市民與政府的衝突。

（五）後雨傘時代

不管支持或反對大台，雨傘革命都使參與者開始深思個別行動者的力量，認為行動者不需要過份依賴傳統的民主組織，甚至三五知己，幾個人已經可以另起爐灶，自組團體。雨傘革命期間與行動完成後，大量零星細小團體相繼出現，不少「素人」聯合起來自己成為組織者，這些組織又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以支援民主運動的行動派為主，第二類則以透過選舉進入體制以改革制度的參選派為主。

傾向非暴力公民抗命的新行動派團體有「傘下爸媽」（自己或子女曾參與雨傘革命的父母）、「法政匯思」（法律界人士組成）、「前線科技人員」（科技界人士組成）、「放射良心」（放射治療師組成）、「杏林覺醒」（醫護界）、「良心理政」（心理界別人士）、「施政築覺」（建築界人士組成）、「藝界

起動」（演藝界人士組成）、「精算思政」（精算師）、「社工復興運動」（社工組成）、「護士政改關注組」、「IT呼聲」；新的學生組織有「學生覺醒」、「學生前線」（由「四眼哥哥」鄭錦滿等人牽頭成立，但現已解散）；新的激進本土派組織有「本土思潮」、「勇武前線」、「後雨傘時代聯盟」、「科大行動」，「本土力量」與「本土學社」也在雨傘運動後活躍起來。

參選派以「青年新政」（由游蕙禎、周世傑等人創立）、「我們是未來」（由陳家駒等人組成，聲稱是為有意參選者提供援助的義工平台）、「拾念」（由「金鐘四房」的大舊和葉錦龍等人組成，聲稱是為有意參選者提供援助的義務團體）這三大傘後參選組織最為著名。另外，一些參選組織則以地區為中心，例如「沙田新幹線」、「慈雲山建設力量」、「荃灣民生動力」、「北區動源」、「將軍澳本土網絡」、「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東區居民同樂社」、「紅磡人紅磡事」等。

這些組織統稱「傘後遺民」，也使民主組織進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年代，與傳統民主組織相互影響、互相競爭，有機會結束過往傳統民主團體獨大的局面。

（六）網媒興起

除了新興團體，網媒的發展也得益於雨傘革命，尤其是那些擁有「公民記者」不斷即時報道革命進展的網媒，其中以熱血時報、獨立媒體、SocRec 最為明顯。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熱血時報在 Facebook 大約有 32 萬個 like，遠多於雨傘前約 10 萬個，獨立媒體則有約 43 萬個 like，也比雨傘前翻一番，SocRec 也有同樣情況，有 21 萬 Facebook like，USP 社媒有 2.2 萬，Resistance Live 有 8,000 個，全因這幾個網媒在雨傘革命期間，有數以十計甚至百計的義務公民記者不收分毫，在行動期間隨時隨地發放有關消息和影片。他們比傳統主流傳媒更新更快地報道實況，加上沒有篇幅限制，報道數量更多，內容性質也較為廣闊，使讀者猶如置身雨傘革命現場。

即使是親藍絲的「港人講地」，也由於大量報道雨傘革命消息（縱是批評的多），在 Facebook 亦累積了大量 like 數，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有約 15 萬個 like。

不過，傳統主流傳媒認為，公民記者缺乏傳統專業訓練，報道的質素欠缺保證，而且公民記者同時是參與者，身份混淆，立

場難免有偏頗，但是傳統主流傳媒的立場就不偏頗嗎？他們就不受金主或老闆的政治立場所影響嗎？正是香港主流傳媒的自我審查情況在主權移交下越趨嚴重，立場多偏向香港及中共政府，甚至淪為宣傳機器，才使部份市民摒棄主流傳媒，改而接受或嘗試閱覽網媒。

在雨傘革命前，從事新聞報道的網媒中，以主場新聞聲勢最為浩大。可是基於政治壓力或經濟壓力，主場新聞在「佔中」前突然倒閉，後來蔡東豪等相關人士在雨傘革命後成立立場新聞，由於錯過了雨傘革命這個網媒騰飛的時機，縱使運作模式與投入資金不相伯仲，但立場新聞的聲勢顯然遠不及主場新聞。另一個原因，不論主場還是立場，都被指偏向傳統溫和泛民，由於雨傘革命激發路線的決裂，摒棄溫和泛民的人也摒棄了立場新聞，甚至在立場成立之時，大量嘲諷戲謔的 Facebook 專頁相繼出現，例如「墳場新聞 Cemetery News」、「豬場新聞」、「臘腸新聞」、「洋腸新聞」、「煮場新聞」、「波場新聞」、「夜場新聞」、「紅場新聞」等。而墳場新聞與立場新聞的 like 數較量，更被視為激進民主派及溫和民主派的受歡迎程度比較。不論人力

及資源，只有網民「青永屍」主理的墳場新聞雖然比較輸蝕，但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墳場新聞有約 71,000 個 like，立場則有 65,000 個，印證激進本土派在雨傘革命後的網上形勢稍佔上風。

而一些雨傘前成立的網媒，雖然也有雨傘革命的相關評論或報道，但由於公民記者數量較少，所以在雨傘革命期間的讀者增幅不及之前提及的三大網媒，但在雨傘後開始拉近距離。截止 2015 年 5 月 31 日，謎米新聞大約有 97,000 個 like，輔仁媒體約有 89,000 個 like（另加其分支博風社約 1,100 個、爾雅集約 6,300 個、風月亭約 4,300 個、弘文寺約 1,400 個、會同館約 600 個），852 郵報約有 45,000 個 like，本土新聞則約有 41,000 個，破折號約 10 萬多個，聚言時報約 17,000 個。另外，集網上電台、圖文宣傳的 D100，則有 52 萬個 like。雨傘革命也促使新興網媒出現，例如從事新聞報道為主的 TMHK（約有 5,600 個 like）和米報 Rice Post（成立於 2015 年 5 月，約有 1,500 個 like）。從此，網媒在雨傘革命後猶如雨後春筍，茁壯成長。

「雨傘革命」時序表

日期	焦點	事件
2014年9月22日	學聯發起大專罷課反8.31框架	約 13,000 名師生到中文大學百萬大道舉行罷課集會，有 24 間大專院校分社成立罷課委員會。筆者當日應大會呼籲穿着白衣，兩點鐘到達百萬大道，遠遠見到一支龍獅旗在百萬大道左方飄揚，出奇的是，筆者以為此旗會引起在場學生及其他與會人士反感，勸喻舉旗人士收回，但實情是不少路過的學生及長者對舉旗者豎起拇指讚揚，該舉旗者在後來佔領期間被稱呼為「美國隊長」。
9月23日	罷課集會移師添馬公園	學聯將集會移師金鐘添馬公園，早上 10 時起到晚上 7 時半設 3 個講台（主台、添馬民主講堂、立法會討論區），邀請不同學者及社運人士演講，當天講者包括前公民黨黨魁關信基、左翼學者許寶強、周保松、羅永生、區龍宇、司徒薇及成名、陳秀慧、梁啟智等學者。
9月24日		是日講者有熱血公民鄭松泰、後來成立法政匯思的任建峰、成立獨媒的葉蔭聰、社工邵家臻及何式凝等。當天風頭蓋卻是陳日君樞機主教。晚上 10 時集會後大會播放筆者喜歡的電影《那年春夏之後》。
9月25日		是日有哲學大師劉桂標、嶺大陳清僑、何慶基、李志喜、鍾樂偉及一代社運女神碧樺依等人演講。晚上播映的電影是《大風暴》。參與人數比前兩晚倍增，約有 3,000人。
9月26日	黃之鋒呼籲衝入公民廣場	罷課集會來到第五天，由於添馬公園被廣西社團租用，百多人撐政改集會令反政改的罷課集會要移師添美道及立法會大樓外舉行。

日期	焦點	事件
9月26日（續前）		當晚 10 時多，有約 6,000 人聚集，突然，主台的黃之鋒開咪宣佈有十多名同伴成功衝入公民廣場，呼籲在場人士一起參與。是晚主辦單位有學民思潮加入，首批衝入公民廣場的人除了學民思潮及學聯成員外，亦包括社民連黃浩銘、蘭花系成員等社運人士。 在他們成功衝破公民廣場外鐵馬後，警方立即在政總入口施放胡椒噴霧，市民則築起人牆阻止警方增援，高舉雙手表示無意衝擊警察，甚至大叫「警察冷靜」，而黃之鋒被警方鎖上手扣帶走。
9月27日		警方對衝入公民廣場的人士拳打腳踢，在十多小時的過程不讓學生去廁所如廁，有女學生被迫當眾小便，幸得同伴圍着她免被其他男士看到，甚至警方在拉人過程中有學生被影到在地上被拖行。 衝擊公民廣場事件，警方施放胡椒噴霧，激發大批市民到公民廣場聲援，甚至連往立法會的天橋也塞滿人群。民眾擴散到中信大廈對出迴旋處。 筆者在現場觀察，集會參與者在 9 月 27 日深夜明顯準備更充足，有人派發保鮮紙及眼罩以防被胡椒噴霧噴中，更多的是準備雨傘擋霧。深夜中信大廈迴旋處對出，警察數次向貼近鐵馬的集會人士揮動警棍，警棍亦在筆者身旁揮過，筆者隔鄰的朋友則被打成豬頭。是夜多達五萬人，相信是受到警方對公民廣場內六十多人施展暴力手段清場以及警方到黃之鋒住處搜屋所刺激。是夜最少三次防暴警察出動，而集會人士則組成人鍊高舉雙手阻止防暴警察衝散人群。

日期	焦點	事件
9月27日（續前）		曾在早一天否認會提前佔中的佔中三子在凌晨宣佈佔中正式開始，部份集會人士不滿雙學罷課集會遭「騎劫」或佔中正式啟動，便前往中環；現場流失約一半集會人士，長毛梁國雄先後三次跪地請求集會人士不要離開，而人民力量快必譚得志則到大台與陳健民理論，質疑佔中三子是否趁周永康與岑敖暉等學聯主力被捕時在他們不知情下宣佈提前啟動佔中，令現場人士有集會被騎劫的感覺。
9月28日	87枚催淚彈	警方封鎖往立法會大樓天橋，數萬集會參與者被迫聚集在添美道一帶，其後警方在中午時份更阻止市民前往添美道，市民被迫滯留金鐘站、海富中心、紅棉道、龍匯道一帶。 約下午 4 時，集會群眾在多次呼叫「警察開路」不果後，在海富中心外熱血公民插旗的位置開始，衝出夏慤道，迅即把該處六條行車線佔領，5 時多，正當市民高舉雨傘遮擋警方施放的胡椒噴霧及滅火筒時，在添美道對出及天橋上，警方發放多枚催淚彈。 三輪催淚彈攻勢之中，筆者曾與戰友站在防暴警察前，看着其兩分鐘內先舉紅旗再舉黑旗，然後便投放催淚彈，很多示威者走避不及，甚至有催淚彈在筆者身邊爆發，筆者朋友因穿了特厚手套，膽粗粗拾起催淚彈拋走。初初筆者並不感到催淚彈怎樣刺鼻，但當除下面罩張開嘴巴呼吸時，便感到面部皮膚刺痛難當，不斷咳嗽和嘔吐，其後跟隨其他示威者不斷後退，用清水清洗面部，除了一班素人示威者外，還見到黎智英、李永達、陳淑莊等人向中招者派發清水與濕毛巾。筆者亦見到有示威者嘗試拾起一袋空塑膠樽拋向防暴警察，亦被旁邊示威人士勸喻阻止。

日期	焦點	事件
9月28日 （續前）		此外，在警方施放催淚彈時，夏慤道示威者會自動散開兩旁，讓出通道給「中彈者」，讓他們能夠直達救護站。 每次警方施放催淚彈，前排示威者後退，後排在數分鐘後便會再湧上前，高呼「梁振英下台」、「抗命不認命」等口號。下午已有示威者認為要擴大佔路範圍，數百人已先到銅鑼灣及灣仔一帶聚集，果然在晚上 11 時多，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外，聚集逾一千人，那些早已部署的示威者便衝出軒尼詩道佔據兩邊行車線。差不多時間，亦有市民自發到旺角彌敦道與朗豪坊一帶佔領馬路。 由於黃昏後傳出警方將在午夜後發放橡膠子彈，甚至政府出動解放軍的消息，佔中三子與學聯呼籲市民在午夜時段起不要在街道上逗留，並暫時撤退。筆者晚上 11 時多在金鐘道亦見過最少兩人持咪呼籲在場人士離開，但當別人上前詢問他是哪個單位的代表，其人卻支吾以對。 由於旺角與銅鑼灣亦出現佔領行動，不少金鐘示威者轉到兩地，筆者與友人選擇在灣仔金鐘一帶流連。凌晨時段不少市民欲離開，一些小巴坐地起價，筆者更見過有紅 van 標價到 150 元一位，少則數十元。 除了夏慤道、添美道一帶，警方亦在遮打花園附近多次施放催淚彈，當中亦有一些蝦碌鏡頭，例如在深夜時份，金鐘道與添美道交界，警方放彈時曾有催淚彈撞向天橋，反彈到警員堆之中，警員爭相躲避。

日期	焦點	事件
9月29日		翌日，大律師公會等團體譴責政府使用過份武力，甚至有救護站義工炮轟警方故意在告士打道天橋投放催淚彈往救護站，極之無恥。事後警方強調，今次佔領行動的示威者有備而來，時任助理警務處長張德強指示威者戴上保鮮紙，迫令警方使用「最低武力」。這種倒果為因的說法非常荒唐，示威者戴上保鮮紙就是要預防警方的胡椒噴霧，再說，保鮮紙算是哪話兒的武器呢？催淚彈是專門對付保鮮紙的嗎？ 這天市民亦得悉，是次抗爭最少有 89 人被捕，年齡介乎 16 至 66 歲，罪名包括非法集結、妨礙警員執行職務等。27 名民主派議員召開緊急大會，要求梁振英問責及向市民謝罪，更表明將提出彈劾動議。香港政府則取消 10 月 1 日放煙花活動，逾十萬名市民在 9 月 29 日晚上於旺角、中環、灣仔、銅鑼灣等地集會，以示不滿，堅持佔領行動，教協亦發起罷課行動，學民思潮則指有約一百間中學的學生響應罷課。另外，多間社福團體甚至太古可口可樂汽水廠的運輸工人亦發起罷工行動。 白韻棄全身黃衣在銅鑼灣出現，市民爭相上前合照。
9月30日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改變口風，由認為警方需要交代放催淚彈原因，轉而支持警方決定。而澳洲、德國、英國等地亦有香港人及華人發起抗議行動，抗議港府暴力對待示威者。佔中三子和雙學宣佈，除非梁振英下台、中共撤回 8.31 決定，否則不會停止佔領行動，甚至會將行動升級。而該晚在金鐘、旺角、銅鑼灣的集會，多達二十萬人參與。

日期	焦點	事件
9月30日（續前）		《今日美國報》用「umbrella man」形容香港的示威者，與當年八九民運的「坦克人」王維林相比，這時開始，傳媒廣用「雨傘」代替「佔中」。 由於翌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百多名示威者聚集於灣仔警署及金紫荊廣場一帶，希望在升旗禮時有所行動，如阻止觀禮者進出，及向特區政府官員示威施壓。 這兩天旺角很奇怪，由朝到晚都沒有警察戒備，反而大量金毛紋身的少年「綠林人士」，假扮參與者，卻隨時突然起哄，辱罵在場人士，然後一人罵人，四面八方的「同伴」便會突然跳出來，圍堵被罵人士。但參與者每次大呼「冷靜」，使「無間道」無機可乘。
10月1日	衝擊升旗禮	升旗禮 8 時舉行，約 7 時 50 分已有過千人在金紫荊廣場附近聚集，有人揮動香港旗，但被現場人士喝倒采，亦有人組成人鍊及糾察隊，以防示威者衝擊，此舉引起部份示威者不滿。當長毛與四五行動成員抬棺材到會場外高呼「結束一黨專政」或示威者高叫「打倒共產黨」等口號，同一時間會有更多示威者高叫「我要真普選」掩蓋之。因為對於衝擊升旗禮的行動，示威者分成兩派，第一派認為應只針對特區政府，不要在升旗禮對中共的尊嚴過份羞辱，盼望中共會收回 8.31 方案。第二派認為要衝擊中共尊嚴，因為特區政府只是其扯線公仔。 學民思潮則連續第三年派人「觀禮」，今次連同示威者約 30 人在《義勇軍進行曲》響起的時候齊舉雙手劃出交叉符號以示不滿。其中，區議員司馬文舉起雨傘，成為全場焦點，事後亦有示威者反思應該齊齊舉傘而非只是做打叉手勢。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1日（續前）		升旗禮畢，千多名示威者和平散去，甚至有糾察在灣仔會展一帶搬開鐵馬，認為不應擴大佔路範圍，而右翼本土與港獨份子則移師尖沙嘴聲援廣東道的佔路行為，沒有逗留在灣仔。筆者當時與部份糾察及示威者交談，問他們難道這不是一個擴大佔路範圍的好時機？但他們不同意。 有大陸學生接受訪問時見到示威者的行為不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而痛哭起來。 在旺角，警察「回來」了，而那些「無間道」，全不見了；留下的「金毛飛」雖曾被懷疑身份，但後來證實是抗爭支持者。 但佔領區外圍，多了十多人一組的叔伯挑釁在場佔領者，且會發現他們有「雞頭」帶領，派發啤酒和藍絲帶。凌晨時份，更有旅遊巴運載數十名戴黃絲帶的印巴人到場，但他們到旺角後，不是參與佔領，而是追打警察和示威者，一度引起混亂。不過這些「魚目混珠」的把戲，最終無法得逞。
10月2日	包圍特首辦	由於 10 月 1、2 日是公眾假期，人數上是示威的高峰期，雙學亦把政府回應的限期設於 10 月 2 日晚上，否則會衝入政總和特首辦。當時筆者亦帶着澳門來的示威朋友到金鐘一帶，可惜在海富天橋上已十分擠逼，要花上半小時才能到達特首辦附近，顯示當晚人數極多。當晚已不時傳出消息，政府已將一些橡膠子彈甚至真彈運入政府總部，一旦示威者衝擊政府大樓便會槍擊之。 港大校長馬斐森和中大校長沈祖堯晚上到達特首辦外的添華道，呼籲政府和學生冷靜。約 11 時多，梁振英宣佈會委派林鄭月娥為首的政改三人組，短期內以對話形式與學聯會面。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2日（續前）		其後雙學宣佈政府「讓步」，放棄衝擊行動。凌晨 12 時多，百多名示威者不滿雙學取消衝擊，衝出龍和道佔領兩條行車線，引起部份主張和平的示威者不滿，雙方口角。到早上 6 時，有救護車和消防車企圖駛入特首辦但被示威者阻擋，因為之前警方已有「偷龍轉鳳」的不良紀錄，懷疑車上裝的是橡膠子彈等武器，故阻止車輛進入，甚至警方說車上裝有警員糧食，示威者亦不輕信。即使警方高舉黃旗等警告旗幟，示威者亦未曾退讓，因為他們不想重蹈 10 月 2 日下午警方成功運送武器的覆轍。
10月3日	黑社會暴力清場	是日可算是最腥風血雨的一日。約中午 12 時起，過千名反對佔領行動的大漢及市民趁中午佔領人數最少的時份，「趁你病攞你命」，衝擊旺角及銅鑼灣佔領區。 過千人粗暴地強拆佔領區內帳篷與橫額，更有十多人圍毆示威者，又有鏡頭攝得女示威者被數名大漢當眾抓胸非禮，有非禮者更高呼：「出得嚟示威，預咗俾人強姦！」反佔中人士不斷推撞襲擊集會人士，由於當時警員數量較少，數十名示威者自組人鏈處於捱打局面，在大約 3、4 時，警員人數才增多，開始組成人鏈分隔兩批人士。 另一邊廂在銅鑼灣，亦發生女示威者被反佔中人士衝擊及非禮的事件。晚上 6 時多，大批戴上口罩的大漢，突然衝入怡和街清拆鐵馬、毆打示威人士。期間，親中人士如高達斌與陳淨心一度在旺角出現聲援反佔中人士行為。 可是反佔中人士動私刑的暴力行為激發不少市民不滿，在 6 時起放工時段，形勢開始逆轉，數千名支持佔領的市民湧到旺角及銅鑼灣反包圍反佔中人士。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3日（續前）		期間更出現雙方互毆的情況，有支持佔領人士的男子被十多人毆打至頭破血流，可是當他報警的時候，反被警方以非法集結罪名拘捕，而毆打他的人卻逍遙法外。 到晚上 9 時多，已有過萬市民在旺角反包圍，那些反佔中人士陸續撤退，部份更集體登上旅遊巴離開。 由於旺角出現流血暴力場面，學聯及佔中組織在晚上 6 時多呼籲市民基於安全理由撤離旺角返回金鐘，此呼籲在日後佔旺及佔鐘者之間留下心結。旺角佔領區的物資站在晚上 7 時多得以重開，當日最少 37 人流血受傷。佔領行動多達 6 日，示威者沒有使用暴力，甚至和警員有傾有笑，交換政見，當警員換班時，更有示威者向對方高呼「辛苦了」、「多謝晒」等；想不到那些號稱反對暴力、熱愛和平的反佔中人士，不用 6 個小時，便造成 37 人受傷、學生浴血，頗為諷刺，更發生女示威者被非禮之事，令人不齒。 廣東道方面，晚上 6 時多，過百名反佔中人士包圍在場 30 多名集會人士，最後集會人士離開，廣東道重新通車，成為首個「失守」的佔領區。晚上 10 時後，旺角雖然只餘下少數反佔中人士與在場的佔領人士口角，但在凌晨一時多，在朗豪坊對出，示威者不滿警方三番四次放走打人的反佔中暴徒，在朗豪坊正門包圍着警方，防止警員放走一名被指打人的暴徒。擾攘十分鐘後，警方施放胡椒噴霧，筆者亦慘而中椒。由於反佔中暴徒不少被指為是黑社會，警員卻多次保護反佔中暴徒離開，示威者高呼「黑警」，此詞迅即在示威者之間流行起來。 事後，《蘋果日報》等傳媒指出，反佔中衝擊者部份收取親政府組織的資助，例如拆物資站加 500 元，成功製造混亂加 1,000 元等。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4日		經過旺角與銅鑼灣反包圍戰役，是晚多達 10 萬人在金鐘集會，旺角亦有過萬人留守，原本在廣東道的 200 多名本土派及港獨派人士亦轉移到旺角。這兩天在網絡世界，有藍絲公開黃之鋒地址，聲言要包圍黃宅及毆打黃之鋒及其家人。 是晚何韻詩與黃耀明演唱《撐起雨傘》，成為金鐘集會焦點。特首辦外的添華道亦有數百示威者留守。 網上一段反佔中阿叔胸襲女示威者的片段廣泛流傳，女示威者被胸襲十秒仍面無懼色，更力斥非禮者卑鄙，更控訴警方放走非禮疑犯。 綠林人士、車神盲亨將多部跑車泊在亞皆老街十字路口各路障前，以防再有清場事件。這是自反國教後盲亨再次力撐抗爭運動。
10月5日		在金鐘，是晚約兩萬人集會，有藝術家豎立起撐着黃傘的人像雕塑，而學聯與政府達成會談前共識，在會談前不會武力清場，學聯晚上發表《致市民歉意書》。 政府亦公佈中西區翌日復課，自 9 月 29 日起的停課告一段落，期間特首辦外添華道有示威者移走鐵馬，其中一人自稱是前輔警，更與警官握手合照，以釋出善意。此舉被部份網民及示威者批評，百多人重新佔領添華道。金鐘晚上亦出現意見分歧，就是應否在翌日於海富天橋讓公務員上班。反對者認為此舉示弱，會減弱談判籌碼，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則認為讓出道路給公務員上班，可防止梁振英以此編造清場藉口。最後，一條三米闊的道路開通。 下午時份，有人在金鐘天橋企跳，聲言不滿道路被阻，但後來被起底是「特技人」，懷疑「做戲」。晚上旺角出現零星衝突，警員再施胡椒噴霧。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6日		曾在 Facebook 發表言論鼓勵反佔中者非禮女示威者的周大福公關副總監葛梅珍被指「自動離職」，原因是言論損害公司形象，因她指反佔中人士非禮女示威者乃「和平非禮」，更指「非禮？記住唔好報警，革命要犧牲㗎啦！佢哋係『和平嘅非禮』，你要體諒吓。」此言論亦激發網民發起罷買周大福行動。 示威者發起「佔領撐小店」、「一人十蚊撐小商戶」等行動，在佔領區派發附近食店餐單及簡介的傳單，以及食店地圖，希望佔領之餘亦不忘「幫補」受影響的商戶。 該天下午，旺角一架未有貼出行車證的凌志汽車停泊在路障前，司機企圖拆走路障，被示威人士阻止，但司機被警察放行，示威人士一度鼓噪，最後數十警員築成人鍊分隔示威者，強行平息事件。 在旺角，有中年男子不斷騷擾女示威者，有市民路見不平用手機拍下其滋擾行為，豈料對方搶去手機擲落地上，最後警方把該中年男子帶走。
10月7日		佔領行動踏入第 11 天，學聯與政府達成協議，將於 10 月 10 日下午 4 時展開首輪公開對話。 在三個佔領區，有多名市民發起送贈糖水、飯盒，甚至義教等服務，各佔領區自修室亦陸續建成，在旺角亦有小販開始售賣西瓜汁、鮮橙汁，深受佔旺區市民歡迎。 在旺角區每日飽受反佔中人士的挑釁及謾罵，示威人士由理論改為向對方唱生日歌，令對方知難而退，十分乖巧。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8日		梁振英被澳洲傳媒爆出當年參選特首後，曾「偷袋」澳洲企業給予的 5,000 萬，涉嫌受賄。 陳日君在深夜發表題為《究竟誰有道理》的文章，呼籲市民撤出三大佔領區，免遭政府拖延，令運動失去支持。陳日君更批評學聯騎劫佔中，是愚蠢的行為。 部份示威者批評陳日君言論過於保守，以及佔領行動乃順其自然，沒有誰騎劫誰，沒有學生響應學聯罷課、衝入公民廣場，就不會有佔領行動。佔中三子雖然兩年來為不少市民做好投入大型運動的心理準備，但如果按他們當初的計劃發展，不會有今天的大型佔領行動。 有署名「旺角商戶」、「銅鑼灣商戶」的死人花牌出現，上寫「黃之鋒父母千古」、「小漢奸冚家富貴」、「早登極樂」。
10月9日		政府突擱置 10 月 10 日會談，原因是不滿雙學鼓勵市民當日到夏慤道觀看會談直播，政府被批評沒有誠意談判，示威者認為應把行動升級，不要再被政府牽着鼻子走，黃之鋒呼籲市民帶帳篷到佔領區，作長期佔領之準備。有學生則建議發起第三次中學生罷課行動，但未獲接納。 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表示，金鐘道及銅鑼灣較少人留守，應考慮撤至夏慤道，此建議雖獲陳健民等老一輩泛民支持，鄭經翰亦呼籲金鐘道佔領者考慮建議，但堅守金鐘道的市民及人民力量等團體則反對。 黃之鋒登上美國時代雜誌封面，標題是「The face of protest」。 在旺角佔領區，除了有人擴建關帝神壇，亦有示威者擺放乒乓波枱，而耶穌像亦進駐佔旺區。晚上更有示威者打邊爐、打麻將，甚至搭建碌架牀。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9日（續前）		左翼人士認為此舉是將日常生活搬放在佔領區內，體現公共空間的生活。但部份示威者卻認為此舉是將佔領行動「膠化」及娛樂化，雙方激辯，最後晚上 11 時，乒乓波枱、麻將枱等陸續搬走，事件得以平息。 發起打邊爐行動的被指是左翼社區小店蘇波榮及活化廳的左翼人士安排。他們在佔旺區亦構建多個以樓盤名稱為名（「彌敦一號」）的紙皮屋，諷刺地產霸權。 在金鐘，有示威者在干諾道中搭起「澡堂」，方便留守者洗澡，而添美道的連儂牆亦掛起示威者的心意咭。 數名年輕示威者在金鐘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外已留守數天，要求英國政府審視中共有否履行《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但當天早上卻遭中年男子滋擾謾罵，更毀壞示威者的物品。在銅鑼灣，十多部小巴從筲箕灣慢駛至渣甸街，抗議佔領行動令他們收入受損。
10月10日		雖然政府擱置會談，但仍有十萬人到金鐘雨傘廣場集會，高唱《海闊天空》。而黃耀明、影評人舒琪、何韻詩、作家陳慧、鄧小樺、岑建勳、畢明、劉天蘭、周博賢等人組成「文化監暴」。金鐘道暫開電車路放行電車。 有示威者在連儂牆外影婚紗照，數名跑步愛好者發起「遮打馬拉松」跑步活動聲援佔領者。 佔領期間每天下午 4 時，電視會播出由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許鎮德（四點鐘許 sir）主持的簡報會，怎知當天改由警察公共關係科江敏強主持，網民大呼失望。
10月11日		越來越多帳篷在三大佔領區搭建，示威者每天清理垃圾、打掃街道，秩序良好，但亦有示威者認為此等「太平盛世」只是政府的拖延策略，認為要考慮升級行動，不應只顧民意牌。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11日（續前）		位於將軍澳的壹傳媒大樓外不斷有反佔中者滋擾，騷擾出入人士。 當天學民思潮發言人周庭表示受到沉重壓力，辭去發言人一職。在佔銅區，示威者用不同顏色雨傘搭成巨型雨傘，以及組成「降落傘運動」，向附近小店宣傳民主意識，每晚的民主講場則如常舉行。在旺角，有示威者在匯豐銀行對出掛起一串串紙紮小黃傘。
10月12日		滋擾壹傳媒行動持續，反佔領人士除了用貨櫃車及私家車堵塞出口外，又搭建帳篷阻止運送《蘋果日報》到報攤，甚至有數十名示威者到黎智英寓所外示威，抗議其煽動市民參與佔領行動。 旺角方面，晚上出現衝突，有女示威者遭警員觸及胸部推開，當場嚎哭。凌晨二時則有數名示威者在山東街近彌敦道加固路障時遭便衣探員阻止，示威者反要求警員出示委任證，雙方對罵，其後更有示威者被警員毆打，觸發多名示威人士到場看個究竟及高呼「警察放人」。由於有示威者被拘捕，200 多名示威者到旺角警署外聲援，警署隨即落閘。約凌晨 4 時多，一部凌志車輛企圖撞向警署門外的示威者，車輛的玻璃則被警員打爆，而該司機被發現藥後駕駛。 相對和平的金鐘佔領區則有十名佔領者大跳雨傘舞。
10月13日		高等法院頒令禁止反佔中人士堵塞壹傳媒大樓通道，但警員把禁制令交給該處堵塞人士時，聲稱可以不理會，被市民廣為批評，而當天《蘋果日報》亦較平常遲了六小時「出街」。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13日（續前）		反佔中人士數百人及數十輛的士，當中不乏戴口罩的金毛紋身大漢，配合夾斗車清理金鐘道的路障，甚至推撞毆打金鐘道示威者，隨後隨着示威者負隅頑抗，及姍姍來遲的警察組起人鏈分隔兩批人士，金鐘道才力保不失。晚上，數十名搭棚工人在金鐘道兩旁搭建竹棚，加固防線，被網民稱為「真漢子」。 旺角方面，清晨時段警方以卡車移走路障，佔領人士發現路障被鬼祟移走，以木板及竹棚加建防線。中午時段則有數十人手持標語挑釁及責罵佔領人士，示威者以生日歌還擊。 在銅鑼灣，有裝修工人用水泥加固鐵馬，防止該地出現路障被清拆的事件。由於當晚盛傳有團體會到場拆路障，平常只有百多人的銅鑼灣佔領區，多達五、六百人留守。 學聯在下午到旺角「開咪」，希望能聽佔旺人士意見，被數十名不滿學聯行動者包圍，有支持學聯者與對方口角，反學聯者更一度掛上「熱烈慶賀學聯和平散水」標語。
10月14日	金鐘道失守，銅鑼灣軒尼詩道西行線失守，首次龍和道衝突，暗角七警打人	凌晨 5 時多，銅鑼灣區突出現數百警察手持電鋸及鐵槌等工具清拆路障，筆者亦在現場，但現場不足 100 人，在場示威者未有與警方衝突，最後怡和街與軒尼詩道西行線全部失守，只餘下東行兩條行車線。市民高呼警方突襲可恥。 類似情況在金鐘道亦發生，金鐘道東西行線亦告失守，竹棚被警方用電鋸拆下。晚上，局部銅鑼灣與金鐘道失守激起民憤，有示威者佔領金鐘龍和道，在隧道與警方對峙，筆者則與低俗頻道姚冠東趁大球場舉行香港對阿根廷的足球友誼賽重奪軒尼詩道西行線失敗，改為做《東評週》現場節目。雖然數百名旁聽者被警方包圍，且有個別示威者到場挑釁辱罵，但相比龍和道總算和平。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14日（續前）		在龍和道，數百警察包圍 200 名佔領者，甚至出動警犬，在驅散示威者期間警方出動武力，有市民被打傷。公民黨成員曾健超更被 7 名警察拖到公園圍毆最少 4 分鐘，但被 TVB 現場拍攝得情況，示威者戲謔為「光明磊落，暗角打鑊」。警方在龍和道清場時拘捕 45 名示威者，而有龍和道示威者表示，警方清場手段有如黑社會，見人就打。 在網上世界，發現有警員在金鐘道清場時「假抗」要拆路障的市民。 記者高舉雙手但被警員兜面噴胡椒噴霧的「照片」登上英國《獨立報》頭條。
10月15日		警方表示凌晨的突襲清拆行動「光明磊落」，可惜出現「暗角打鑊」事件後，因被襲的曾健超是一名社工，當晚社工總會號召數百社工到警署門外抗議及集體報案，灣仔警察總署一度落閘。軍器廠街及駱克道交通一度癱瘓。在金鐘，市民舉起寫着「黑警」標語集會，要求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下台，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以「不應無限放大事件」回應。 打人片段曝光後，接近中午時段的無線新聞報道中，「將他放在地上，對他拳打腳踢」、「期間兩名警員離開，留下的警員繼續用腳踢示威者」的旁白被刪除，中午新聞才重新加入「期間懷疑警員對他使用武力」的對白。無線新聞及資訊部總監表示，刪去旁白乃因認為「拳打腳踢」是不當用詞，事後無線新聞 58 名採訪主任、主播及記者發表聯合聲明，不滿高層的處理手法，後來更引發新聞部辭工潮。 在中環，20 多名示威者進行「流動佔中」，一度分別堵塞雪廠街及遮打道約一分鐘，然後快閃走人。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15日（續前）		中環大會堂對開佔領區，有示威者企圖將鐵馬焊接在一起，近百名警員阻止，並帶走數名示威者。 旺角如常有反佔中人士挑釁辱罵示威者，不管示威者男女老幼，照樣大罵佔領者「讀屎片」和「廢青」，有 40 多歲的佔領者對筆者表示，如此年紀仍被罵為廢青，頗為諷刺。凌晨時段有《明報》攝影記者被反佔領人士擲煙頭，在場人士起哄阻止其離開，在他向記者道歉後，事件才平息。中午時段一名戴口罩中年男子在旺角燃點近百支香，煙薰四周，被警方帶走。 旺角有城邦派支持者築起「大鵬金翅鳥」法壇，內有陳雲肖像。
10月16日	第二次佔領龍和道	陸續有龍和道示威者聲稱當天被警方毆打，導致滿身傷痕，包括在添馬公園扶起跌倒的同伴者，亦遭毆打。 建制派議員繼續製造國際笑話，梁志祥指雨傘是武器，因為電影中的黃飛鴻也以雨傘為武器，蔣麗芸則指曾健超被打是因為「卑鄙無恥」，向警察淋尿，事後證實曾氏淋的是水不是尿。 凌晨，示威者第二次發起佔領龍和道，甚至搬水馬企圖堵塞龍和道，警方隨即施放胡椒噴霧及揮動警棍，多名女示威者與記者亦被打傷，甚至有女示威者在石壆上觀看，亦被警方揮警棍從後毆打。有男示威者已暈倒地上仍被警員揮棍毆打。有傷者在救護站求醫，也被警員揮棍毆打，救護人員亦不能倖免。凌晨 2 時多，龍和道被警方重新控制，40 多人被捕。有女示威者被攝得單人匹馬對付 40 名警員，被稱為女中豪傑。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16日（續前）		有龍和道示威者當場對筆者表示，他在爬牆逃生期間被警員發現，警員立刻命令他舉高雙手及收聲，才把他和隨後的逃生者放行，否則被捕人數應更多。該女示威者還表示，由於出路每次只容一人通過，雖然有其他警員不滿放行行為，但亦無法阻止。 中環方面，又有 20 多名示威者發起快閃行動，數度以雜物及鐵馬堵路數分鐘。亦有示威者故意在路上散跌硬幣，然後扮執毫子拖延交通。 佔領龍和道與快閃行動被譽為是四大討論區（香港討論區、Uwants、親子王國及高登討論區）鍵盤戰士展示街頭勇武的一面。筆者在場亦發現不少龍和道示威者的對話方式就像在討論區留言般，非像平常對談，而是一人一句，每句不超過 20 個字發表意見或責罵警員，仿似將討論區討論形式搬到真實狀況。
10月17日	旺角清場，市民光復	凌晨 5 時多，警方趁佔旺區只得百多人，數百名警察首先包圍亞彌十字路口的大台，然後驅趕四周的示威者，強行清拆路障及帳篷，警方表示是次行動不是清場，只是清拆障礙物，示威者不接受警方的強辭奪理，由於人數懸殊，示威者沒有阻止警方的清場行動，改為在彌敦道南行線及惠豐中心一帶行人路上伺機而動。 早上先有數十示威者衝出南行線重奪馬路，中午開始大批示威者趕至，通菜街對出馬路有一名婦女突然「暈倒」，數十名示威者往前扶持，短暫重奪該十字路口，可惜人數不足，得而復失。黃昏時份數千市民趕至，除了彌敦道北行線及亞彌十字路口，其餘佔旺區成功光復。是次光復有一段小插曲，就是本土派支持者及左翼支持者互相批評，有人嘲笑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及熱血公民首領黃洋達在清場時只在旁觀看，不過其後二人有參與重奪南行線的行動。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17日（續前）		在清場期間，耶穌像與關帝廟慘被清拆，而主理行動的關姓女警官被發現帽上徽章竟是殖民地年代的皇冠徽章，有網民笑指她「烏龍」，亦有網民指出警方為免「褻瀆」教堂及關帝廟，而以皇冠徽章「辟邪」。 凌晨時段，旺角甚至出現過萬市民聚集，每當警察列隊行過，在旁市民都會高呼「黑警」，筆者發現晚上警察面孔明顯比清場時「溫和」，但不論哪個佔領區，清場警察總是換上面孔較嚴肅的一批，部份甚至用熒光背心遮擋警察號碼，一些更操普通話溝通，被網民質疑是否有大陸特警混入香港警隊。
10月18日		重奪旺角後，山東街一帶再次設置路障，亞彌十字路口的路障甚至放置鏡子，讓警方看看自己的樣子如何猙獰，看看作為政府的政治工具，面貌變得如何可憎。可是，示威者的心意不被警方領會，雖然在和平的時候，部份示威者會與警方有講有笑，但到晚上，隨着警察換班，氣氛再度緊張起來。 早前一名曾被誤會是女子的長髮年輕男子戴着口罩，拿着標語希望示威者該晚午夜光復亞彌十字路口，怎知 11 時多，警察強行清理旺角橋附近的物資站，更主動拉開鐵馬驅趕示威者的雨傘陣，多名前排示威者走避不及被警棍打傷，筆者跟隨其他前排示威者往後退，到了惠豐中心較後路段，警方改為追打道路兩旁的旁觀者，由於路邊無法後退，包括網媒記者在內的多名市民被打得頭破血流，此次事件亦教訓，在警方列隊揮動警棍時應後退而非到兩旁暫避，否則中棍機會大增。此事是自 10 月 3 日以來旺角「傷亡」最慘重的一次，最少 23 人受傷送院。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18日（續前）		包括筆者在內，不少人聽到揮動警棍的警員不少操普通話及無警員號碼，且部份兇悍到「見人就打」，連示威者高叫「停手」也不理會。 雖然示威者無法重奪亞彌十字路口但力保彌敦道不失，一些車輛經過亞彌十字路口時向示威者響安示意加油，甚至大聲播放《海闊天空》一曲，卻遭警員以違反交通規則票控。
10月19日		警棍繼催淚彈與胡椒噴霧後，成為第三兇器。 佔領者大量自製頭盔與護脛、護腕以防警棍。筆者也有參與自製防備工具過程，那些護腕以軟料包裹着空水樽製成。部份物資站則移師港鐵站上蓋，以防突然再被警方清拆。 早前清場時被「打爆頭」的耶穌像運回聖壇，亦有市民自製紅旗反諷警方離開。是晚學聯成員岑敖暉、左翼社運何潔泓與學民黃之鋒也曾在旺角出現，但引起部份佔旺者不滿，指之前旺角有難，呼籲市民不要前來，現經過兩日衝突，才過來看看。而熱血公民首領黃洋達叫咪時，則被一些市民及雙學支持者「開汽水」「反擊」。
10月20日	法院向旺角佔領區與金鐘中信大廈一帶頒佈禁制令	晚上 10 時多，佔旺區有鐵錘從高空墮下，幸沒做成傷亡。 關公壇重回彌敦道，並加設一幅寫有「毆打忠良，天譴速臨」的關公畫。 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與張超雄是夜來到旺角亞彌十字路口與警察對話，要求警察不要再毆打佔領者，二人更留守到天光時份。 潮聯公共小型巴士有限公司、香港計程車會代表黎海平、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代表譚駿雄，委託律師單方面到高院緊急申請禁制令獲批。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20日（續前）		禁制範圍包括（1）彌敦道近亞皆老街及登打士街交界；（2）介乎通菜街與砵蘭街交界的亞皆老街西行車路。有關人士不得佔據該道路，阻礙車輛通行；不得搭建帳幕、帳篷、欄柵、路障，令車輛受阻；以及不得妨礙原告拆除及清理該等障礙物。而金鐘中信大廈一帶亦被頒佈禁制令。雖然有機會被控藐視法庭，但佔領者無懼禁制令，繼續留守。
10月21日	學聯與政府會談	學聯與政府終於會談，學聯要求政府接納市民三項訴求，包括向人大常委提補充文件、爭取公民提名及廢除功能組別等，否則亦要交出時間表落實上述訴求及擱置政改。惜全不被政府答應，政府只表示會向港澳辦提交「民情報告」反映是次大規模社會運動的訴求而已。 學聯認為政府誠意欠奉，堅拒撤離。數千名市民到金鐘看會談直播。會談方面，女將梁麗幗獲得高度評價，而岑敖暉則指佔領學生是「時代選中的年青人」，此句成為主流傳媒焦點。 政府方面，林鄭月娥大打溫情牌，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及特首辦主任邱騰華則全程未發一言，被嘲笑為「觀眾」，劉江華自此被市民戲稱為「垃圾桶」，部份示威者以後見到垃圾桶會以「劉江華」稱之。 而被政府指是「德高望重」的會談主持、嶺大校長鄭國漢被指偏幫政府，大吹「黑哨」（有說法則指，政府是指那位為學聯與政府會談牽線的人德高望重，並非指有親建制色彩的鄭國漢校長德高望重），劣評甚多。 四點鐘許 sir 是日發言時指「警方使用棍唔係用嚟扑頭」，而是「防衞」工具。可笑的是，用來擋胡椒噴霧的雨傘被警方指是攻擊武器，而打到人頭破血流的警棍則是防衞工具。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22日		多名反佔領人士與團體採取暴力手段企圖清拆佔旺區。中午時段，一眾的士司機與團體「保衞香港運動」與綠色和諧成員，聲稱要執行禁制令與恢復生計，手持鐵筆及鐵鉗行動，並出動大型夾斗貨車運走路障，與在場佔領者發生衝突。其中一名南亞裔男子更用鐵鉗刺向外號「畫家」的佔旺者眼部，只差約兩吋便刺中眼睛，畫家當場流血。南亞裔男子立即逃跑，而警方並沒理會。 防暴警員築成人鍊分隔兩批人，避免擦槍走火場面失控，集會人士趁機加固障礙物，不斷綁上膠索，惠豐中心職員擔心失控拉閘。 反佔領人士更召來夾斗貨車拆走多個障礙物，包括屬於政府公物的垃圾桶；同時間佔中支持者聞風而至越聚越多，進行拆路障行動的反佔領人士一度撤走。 下午 5 時多，旺角朗豪坊附近有路障又被反佔領人士拆除，雙方再次推撞，場面混亂，大批警員到場維持秩序，當中有人聲稱被打，警方帶走涉案人士調查。 黃昏時段，一名男子在亞彌十字路口打開兩個煙霧滅蚤劑，使大量白煙冒出，導致多人咳嗽。佔旺市民見狀阻止，並將該煙霧劑移走。 其後，一名紅衫中年漢，在彌敦道匯豐銀行對開路中心，砸碎多個盛載易燃液體天拿水的玻璃樽，然後拿出打火機企圖點火，高呼要燒死佔領人士。旁邊四至五名市民隨即上前把男子壓在地上制服，其後被捕。 晚上 8 時多，彌敦道陶德大廈對開的人民力量帳篷位置，突然有混有油漆與糞便的「屎彈」從高空扔下，多名人士包括一名小學男童慘而中彈。市民周先生迅即跑上陶德大廈，並發現原來大廈天台有最少有兩名警員在場，於是上前質問為何沒有阻止或追趕扔「屎彈」狂徒。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22日（續前）		警員指因全程觀察街道狀況，並沒有留意背後天台的情況。 金鐘中信大廈方面，大廈職員企圖清拆大廈外的鐵馬群，但被阻止。部份佔領者索性睡在鐵馬群上。
10月23日	獅子山下現「我要真普選」	14 名以「蜘蛛仔」為名的攀山者，早上合力在獅子山懸崖峭壁上，垂掛一幅約 10 層樓高的「我要真普選」巨型標語。他們同時又在網上發佈短片及宣言，片中一名穿上蜘蛛俠裝扮的男子，稱不滿梁振英扼殺普羅市民選舉權，以及政府向太平山的富豪傾斜，懶理獅子山下的窮人。 晚上，雙學宣佈將於 26 日在金鐘「雨傘廣場」舉行一場「公投」，議題只有兩項：一是要求擬成立的多方平台委員會必須處理 2017 年及之前的政制改革；二是特區政府將提交港澳辦的民情報告必須具憲制效力，可改變人大 8.31 決定，以爭取更強民意授權。 旺角的朗豪坊對出西行線因路障在中午時段被十多名持鐵鉗大漢拆去而開通，這兩天因有大雨，佔領區的留守人數明顯較平時少，早上時份，按筆者觀察約 100 人。
10月24日		警方、漁護署人員聯同消防員及民安隊把獅子山上的「我要真普選」標語拆去。 自稱是「紅絲帶」（在網上聲言要殺盡佔領人士）的數十名戴口罩大漢，手持五星紅旗（不過卻錯把紅旗倒轉來掛）於下午 3 時殺到佔旺區，分別在亞皆老街、豉油街及山東街清拆路障，對企圖阻止的佔領人士拳打腳踢，甚至將泊在路邊的單車擲向佔領人士。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和一名《蘋果日報》記者受襲，但現場警員未有阻止。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24日（續前）		佔旺者「美國隊長」在阻止一名手持刀的大漢清拆山東街路障時，因用盾牌擋着對方攻擊，不慎撞跌對方，被警方以普通襲擊拘捕；同受衝擊的「關二哥」關公像，就獲佔領者挺身保護，倖免於難。
10月25日	TVB記者採訪撐警集會遭圍毆	獅子山上「我要真普選」的巨型標語被拆下，但三大佔領區卻貼滿「我要真普選」小標語。 「藍絲帶運動」約千人晚上在尖沙嘴鐘樓外舉行撐警燭光晚會，期間一名佩戴記者證的港台女記者採訪時，突遭集會人群圍毆，腰部及手腳被踢受傷，一名無線電視男記者及兩名攝影師上前了解時同樣被圍毆。記者即場報警及到醫院驗傷。港台、無線及香港記者協會強烈譴責集會人士暴力行為，要求警方秉公辦理。 港台女記者王詠妍到場採訪，被集會人士喝罵不要拍攝，起哄包圍她。她多次展示身上記者證卻不獲理會。集會人士更搶奪拉扯記者證及背包，混亂中她被數名集會者踢中腰部、臀部及左肩胛骨，並跌倒地上受傷，耳筒亦損毀，要現場的外國記者協助下走到文化中心暫避及報警，並到醫院驗傷。 無線電視記者冼志及兩名攝影師在場採訪時目睹衝突，於是上前了解，結果三人即遭多人包圍、拉扯及襲擊。三人身體部份地方有明顯被打傷痕，記者報警及送院驗傷。冼志的眼鏡飛脫，臉部有瘀傷。 事後有藍絲集會人士在網上展示圖片，指記者問在場人士有否收錢集會，乃挑釁行為，才招致被打。可是後來，不論從攝影記者拍得的影片和錄音都顯示，記者從沒有問過類似問題，懷疑那些網上圖片是「改圖」。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25日（續前）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在港鐵坑口站對開設置街站，呼籲市民簽名支持警隊，十多名支持佔中青年經過，反指不應盲目支持警方部份不合理的暴力行為，遭 30 多名撐警市民包圍指罵，雙方發生口角。混亂中，6 人包括一名警員被推跌地上，一名支持佔中青年，開雨傘保護跌倒穿裙女生被指「玩嘢」，被警員及撐警市民扯爛雨傘，混亂中，一名警長手掌受傷流血，事件中警方拘捕 4 人，其中兩名青年 James 及姓林學生分別臉部及腳部受傷。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表示，其中一名被捕的姓林學生是聯校中學生政改關注組成員，因當時拿着一把寫上「光明磊落暗角打鑊」的雨傘到坑口反佔中街站，結果被警方以阻差辦公罪名拘捕。 外號 689 的梁振英繼早前發表歧視基層的普選言論（月入 14,000 元以下不應有普選權），已引起港人狠批，惟梁仍未知錯，在出席祝賀本港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代表團返港儀式後，又再踩宗教界及體育界對香港「沒有任何經濟貢獻」。自由黨黨魁田北俊則力促梁振英考慮向中央請辭。
10月26日	擱置廣場公投	原定這天舉行的廣場公投在開始前約三小時，因劣評與反對聲音甚多而擱置。原定的公投原本只能在金鐘投票，已備受批評，即使後來改為旺角與銅鑼灣都能投票，還是面對很多批評聲音。包括黃絲民意已很清楚，不應多此一舉；而佔領的目的是中共撤回人大 8.31 框架與梁振英下台。但公投題目卻非佔領原意，不應自行讓步，被批為忘記當初目的與打擊士氣。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學民召集人黃之鋒等代表三度向公眾鞠躬道歉，承認公投決策倉卒。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26日（續前）		多次發生藍絲圍毆記者後，港台、DBC 數碼電台及《蘋果日報》宣佈，杯葛該等團體主辦的記者會及公開活動。 一名精神恍惚男子凌晨時段手持利刀，在佔旺區附近四周問途人：「你係咪差佬？」、「你係咪黃絲帶？」一名男子在街頭被怪客狂斬四刀浴血，怪客事後逃去。警方稍後在旺角將他拘捕，案件交重案組跟進。
10月27日		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因 9 月 26 日衝入公民廣場被捕，這日到警署「踢保」（拒絕保釋）。 高等法院延長中信大廈申請的禁制令，禁止堵塞大廈出入口及龍匯道。佔鐘者凌晨起減少中信大廈停車場出入口的鐵馬群數量，反於兩邊添美道路口加建新路障，並只會讓路予警車外的緊急車輛通過。 旺角舉行「關公出巡」儀式，外號「國師」的城邦派精神領袖陳雲一度在場。而印着習近平撐黃傘的紙板陸續在各大佔領區出現。但位於旺角關公壇附近的紙板於傍晚被人企圖偷走與破壞。 旺角新興大廈位置，近 11 時又有人擲下疑似藥水玻璃瓶，碎片四濺，一名與男友人傾談的年約 20 歲少女頸部被割傷送院。 科大、城大、港大先後掛起「我要真普選」大型標語。
10月28日	催淚滿月舉傘同行	早前呼籲梁振英考慮請辭的田北俊，被免去全國政協一職。 由於是佔領一個月，佔鐘者呼籲在 5 時 57 分撐傘默站 87 秒，回應 9.28 防暴警察施放 87 枚催淚彈。 金鐘舉行「催淚滿月舉傘同行」集會，其中藝人葉德嫻到場發言時掀起高潮。 佔中三子的戴耀廷、陳健民宣佈復教，重返大學校園。

日期	焦點	事件
10月29日		無線電視（TVB）前線記者早前被反佔中人士圍毆，近日該公司有員工發起網上聯署譴責暴力，獲 300 多個現職及前員工簽名支持，惟無線高層余詠珊卻將此舉視為「反公司」，下令旗下監製向有份聯署的員工「照肺」，以扣減本年花紅作懲罰，又要求即時刪除簽名，否則革職。發起是次聯署的員工是綜藝科編審譚小龍，他表示已經辭職。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回應梁振英指有外部勢力介入「佔中」時表示：「我睇唔到有，真呀，事實呀。可能佢（特首）睇到，我睇唔到嘛；佢睇到好多嘢，我睇唔到㗎。」 一班黃絲跑步愛好者舉行長達 105 公里的雨傘馬拉松。 理大畢業生集體在畢業禮後撐黃傘影相。 「我要真普選」的巨型書法標語與「普選跳飛機」在旺角出現。
10月30日		五方圓桌會議（民間團體、學聯、學民思潮、佔中三子代表、泛民政黨）商討應否發動立法會議員辭職公投，但未有一致意見。 科大學生在校園內堆起 689 把黃傘。 行政會議成員查史美倫表示，美國黑奴也要百多年才有民主，但香港只是「回歸」十多年而已；其言論遭炮轟為無知與無恥。
10月31日		中大地標新亞水塔掛上「我要真普選」巨型標語。 是日為萬聖節，三大佔領區都有「Happy HongKongWin」活動，佔領者扮鬼扮馬呼籲大家堅持真普選。其中於金鐘，部份由年輕女生假扮的女殭屍份外受歡迎。 周融聲稱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的數百街站連日來收集了百多萬簽名。但對於其簽名活動醜聞多多，多是指造假成份甚高，包括中銀等多間中資機構員工指被逼簽名，否則受處分；有人亂簽名及不核實身份也可，例如簽「C 朗拿度」、「螳螂飛」或「徬徨的螳螂」都照收。 周融回應指，很多「惡搞」簽名已刪。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1日		反佔領的「綠色和諧大聯盟」成員「大波man」中午時段在山東街大廈 9 樓外危坐，最後由消防員護送離開。此男稱佔旺令其美容院生意大減，但記者隨後致電該院，職員回應並無此人。 下午 4 時，愛字頭成員趙子龍帶同廿多人在匯豐銀行對開大聲播放歌曲《勇敢的中國人》，並辱罵佔領者。 飛鵝山及大帽山先後掛起「我要真普選」大型標語，樹仁大學亦加入掛標語行列。 深夜，一對夫婦到金鐘與佔領人士對罵，期間女士聲稱遭非禮及被滑板襲擊，男士則因涉嫌打架被捕。在旺角，有紅衣男子挑釁佔旺者，並對拍攝的記者「起飛腳」，被警方帶走。
11月2日		13 名上月龍和道清場時有參與的佔領者召開記者會，並發佈照片，指清場時遭警方毆打，有的甚至指自己當時已高舉雙手反被毆打甚至被屈襲警。
11月3日		金鐘掛起一把兩米高巨型黃傘，更多其他藝術品陸續出現，如夏慤道佔領圖與真普選獅子山，但隨着佔領多時，越來越多聲音認為應縮窄佔領區甚至撤離。 旺角方面，紙板習近平慘遭劈頭，更一度被人抱走，一名操普通話婦人更把紙板習總的雙腳踢斷。差不多同一時間，綠色和諧大聯盟數十人企圖清拆匯豐銀行對開路障，被美國隊長等人上前阻止，雙方發生衝突。 負責報道曾健超被暗角七警毆打的何永康疑遭無線新聞部打壓，被調職為首席資料搜集員。
11月4日		學聯首度在十大政團調查上榜，更高踞首位。 李裘恩紀念中學與可立中學分別掛上「我要真普選」巨型標語，但隨即被校方清除。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5日		是日為一年一度 V 煞日，晚上 11 時多，30 多名戴 V 煞面具人士從海富中心步行至政府總部，高呼「我要真普選」，到龍和道時更一度企圖佔領。 在旺角，50 多名戴 V 煞面具人士高舉黃傘巡遊，晚上 11 時多，警方以有男佔領者用手機閃燈射向警察為由，毆打對方至面部流血並拘捕之。之後多名佔領者上前理論，引發警民衝突，警方揮舞警棍及施放胡椒噴霧，引致最少 15 人受傷，而被毆至流血的男子，事後證實並非以閃燈照射警員者，唯因上前追問究竟而遭殃。 一名林姓男子聲稱遭數名警員圍毆至盤骨骨折及右腳失去知覺，倒地送院。而一批長期在匯豐銀行對出的反佔領人士亦趁機推撞佔旺者，有女記者被推跌。一名黃衣青年對警察大叫「黑警」，被十多名警察制服在地上指控襲警。前後共發生兩次衝突，傷者介乎 20 至 40 歲，有的頭破血流。
11月6日		自由黨舉行支持警隊集會，並向警員贈送湯水及糖水。 被視為左派學校的香港專業進修學校馬鞍山分校掛起「我要真普選」巨型標語。 有新婚人士在金鐘佔領區拍婚紗照引起圍觀。
11月7日		有學民思潮成員經羅湖過關北上會友，被邊防指曾參與「違反國家安全活動」而被拒入境。 佔旺者外號「光明」的盧先生指突遭警上門搜屋，認為警方企圖製造白色恐怖。 全港多個中學生聯校政改關注組逾 30 名成員在金鐘舉起黃傘，甚至組成人形大黃傘聲援佔領者。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8日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隔空發表支持香港佔領行動的言論。 外號「小辣椒」的社運人士嚴敏華試圖經羅湖北上被拒入境。 警方表示，被網民戲稱為「四點鐘許 sir」的公關環節將會暫停，網民大呼失望，高呼「還我許 sir」。 佔中三子之一戴耀廷表示將於數周內到警署自首。
11月9日		約 500 人由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至中聯辦，由戴耀廷、周永康、黃之鋒等人帶頭，聲稱要求人大撤回 8.31 決定，並要求與中共中央對話。而學聯則呼籲范徐麗泰協助他們上北京會見中共高層。 網民號召由該月 21 日起無限期佔領英國駐港總領事館，要求與即將訪港的英國國會議員會面，及希望英方督促中共履行《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在金鐘，部份佔領者自發組成導賞團讓公眾了解佔領區特色。 在佔旺區絕食 39 天的莫紹文，因雙腳水腫無法站立，結束 12 小時默站，但繼續絕食。
11月10日		前特首董建華牽頭組成「團結香港基金會」，成員包括李澤楷、霍啟剛、梁錦松、李慧詩、陳智思等各界名人，但董聲言要愛護學生，被指是中共的態度開始軟化或傾向較為溫柔的手段應付佔領行動。 高等法院延長旺角及金鐘中信大廈的臨時禁制令。 年青人馬駿朗表示將再發起佔領英國領事館行動。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11日		莫紹文結束 40 天絕食，他指絕食期間多次被反佔領人士辱罵為「垃圾」，但他以平常心待之，亦認為絕食的鬥志是抗爭的最強武器。早前一名理大學生收到學生紀錄委員會信件，要求其檢討在 Facebook 發表的支持佔領言論，理大被指干涉學生私人言論。就此，理大終發表聲明，認為校方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多名警員被發現貼上藍絲帶，被指有違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
11月12日		三名其後被發現來自大圍「強記雞粥」的男子往金鐘佔領區向黎智英投擲豬內臟，離開期間推撞多名佔領者，被佔中糾察隊長郭紹傑及民主黨柯耀林制服。其中一名男子持續推撞，郭紹傑用索帶綑綁其雙手，警方到場後拘捕三名男子，但亦將制服男子的郭、柯二人拘捕。 其後，強記雞粥老闆娘被發現在 Facebook 多次辱罵及聲言打死佔領人士，網民發起拒絕光顧強記雞粥行動。 立法會方面，黃毓民提出的全民制憲議案及李卓人的修正案皆被否決。
11月13日		約 300 人遊行至灣仔警察總部抗議警方執法不公，抗議警方拘捕制服兇徒的郭紹傑與柯耀林，認為警方借勢濫捕及打壓佔領人士的手法十分可恥。 早前報道暗角七警新聞的無線新聞部編輯主任周潔儀突被削去四分之一花紅，被指是無線新聞部秋後算賬。 陸路交通運輸業大聯盟在自由黨立法會議員易志明帶領下，遊行至金鐘佔領區要求與學聯對話，隨即被佔領者以生日歌回應。 港島摩星嶺消防及救護員宿舍多個單位收到刀片恐嚇信，要求支持警方執法。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14日		學聯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致題為《時代的選擇，人民的呼聲》公開信，希望對方考慮及呼籲人大撤回 8.31 方案。
11月15日	學聯三子上京被拒	學聯成員羅冠聰、鍾耀華、周永康計劃前往北京申述港人對真普選訴求，但辦理登機手續時被國泰職員指他們三人回鄉證已被註銷。其後有照片顯示原定留給學聯三子的航班機位被印有紅色交叉的物料封着，學聯三子在 300 多名送機者面前召開記者會後離開。 浸大學生於畢業禮上撐黃傘，被視為親中的校長陳新滋除要求畢業生即時收回並拒絕頒發畢業證書，同時拒絕與學生握手合照，陳的行為被外界批評為毫無學者風範及向殺人政權獻媚。相反，早前科大及理大畢業禮亦有學生舉黃傘，被校長稱讚為有創意。 在旺角佔領區，外號「十三」的社運人士與外號「葉桂淳」的女友在關帝廟前舉行婚禮，並邀請陳雲作證婚人，百多名佔領人士帶同西餅、益力多及乳豬到場祝賀。此事在網上亦引起罵戰，一些社運人士及花生台聽眾譴責他們將佔領運動娛樂化及「膠化」，但新婚夫妻反駁結婚非娛樂，乃人生大事，並在致辭時暗寸觀禮人士數量比參與民陣遊行人數更高。
11月16日		隨着佔領越久，親中或建制派團體做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反對佔領的人越來越多。例如中大民意調查中心的民調顯示，超過六成半受訪者認為應該結束佔領行動。因此再爆發新一輪撤退與留守的爭拗。 在中大專業進修學院畢業禮，有學生撐黃傘，遭其他觀禮學生家長指罵，有支持舉傘的家長上前理論遭毆。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16日（續前）		在台灣舉行的東亞足球錦標賽，中華台北迎戰香港的賽事，兩隊球迷大舉黃傘，並在播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高唱《海闊天空》，兩地球迷聯手支持香港爭取民主的運動。 經常出現在旺角及金鐘，外號「東方不敗」或「露膊姐」的女士聲稱大量名牌手袋及廿多萬現金遭竊，由於她常對佔領人士自言自語、瘋言瘋語、時讚時罵，又自稱曾在賭場做教頭，所以被稱為「澳門東方不敗翠翠賭神賭后」。貌似多日無洗澡的她，與美國隊長、畫家、舉牌男李先生、外號「滅絕師太」的錢姨姨、外號「火雞姐」的女社運人士，被稱為佔領區「六大標誌」，合稱「復仇者聯盟」。筆者與以上六人曾作交談，甚至與美國隊長及錢姨姨份屬朋友，認為他們都是具正義心的熱心市民。
11月17日		再有六名曾參與佔領的大專學生嘗試到大陸考察時被拒入境。浸大傳理學院及視藝學院畢業禮有學生撐黃傘甚至在台上下跪向校長獻遮，再遭陳新滋校長拒頒畢業證書。 皇仁書院舉行公投，超過八成半學生及校友支持佔領行動。 金鐘連儂牆掛起以北京天安門為背景的大海報，但毛澤東頭像改為梁振英頭像。
11月18日	中信道路解封，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	執達吏在警方配合、佔領者自行配合清場的情況下，重開中信大廈對出的龍匯道及部份添美道，大廈業主表示滿意禁令執行狀況。 晚上有百多名示威者響應網上呼籲，指 11 月 19 日立法會將審議網上廿三條條例，應到場阻止。響應者先在添美道一帶集合，後來被糾察隊指責行動計劃魯莽，有行動者指當時有糾察指斥「邊個衝邊個就係鬼」，引起他們不滿，部份參與者隨後走到金鐘大台與糾察隊理論，甚至因不滿而要求拆去大台，與在場佔領者口角。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18日（續前）		其後行動參與者走到立法會大樓停車場外，十多人更拿起鐵馬撞向靠近洗手間的立法會大樓玻璃大門，在衝擊期間，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嘗試阻止不果，指行動魯莽會壞大事，而且並沒有網絡廿三條的議程，質疑行動者被誤導。其後行動者約十分鐘內打爆玻璃，騰出可容一人通過的空間，當時有三名參與者一個跟一個進入立法會大樓，同時有人高呼「防暴警察正在趕來」，行動者一擁而散，走進立法會大樓的三人亦跟着離開。部份走避不及的參與者跟旁觀者與警察對峙，警方向他們施放胡椒噴霧並揮動警棍毆打。 事後 Facebook 反佔中暴徒網頁登出相片，指熱血公民成員兼熱血時報節目《麻甩建港聯盟》主持「法國佬」有份帶頭參與用鐵馬及石頭衝擊玻璃的行動，並有份走入立法會大樓內。網媒謎米香港新聞部轉載此消息，後來網媒花生台有文章指本土新聞負責人梁錦祥與熱血公民首領黃洋達亦在場「猶如監督」，後來「法國佬」與梁錦祥先後被捕，部份網民與佔領者遷怒兩個網媒，更怒指與謎米新聞關係密切的政團人民力量及與花生台有聯繫的政黨社民連「篤灰」。謎米新聞其後表示只是轉載及引述消息，並無指明「法國佬」乃參與者，不過有批評反指，縱使是轉載消息，基於保護示威者原則，應考慮放棄轉載或在面部「打格」。 多次創作政治歌曲及支持佔領的樂隊 My Little Airport 廣州演唱會突被取消。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19日		金鐘與網上輿論普遍譴責衝擊立法會行為魯莽，認為不利佔領運動形象、打破「一塊玻璃也沒有打爆」的神話。23 名泛民議員召開記者會譴責衝擊，公民黨梁家傑認為事件對雨傘運動產生負面影響，民主黨何俊仁則指事件令「親者痛、仇者快」。雙學表示不需要譴責有關行為，但學民思潮表示不認同，學聯則指衝擊後四散是不負責任。晚上，學民發表新聲明，表示有衝擊者「只攻不守，攻完就走」行為不負責任，予以譴責。社民連梁國雄則認為欠缺計劃的衝擊行為會為運動帶來反效果，更隨時牽連無辜旁觀者。部份金鐘前線義工表示當晚聽到有人衝擊，也帶上救援物資聲援，及向行動者遞上眼罩與頭盔，但表示行動者事前無與救援義工溝通，亦指「衝完就走」行為不負責任，以及質疑發放虛假消息的人的居心。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亦發表譴責聲明，而其法律支援小組一度拒絕為行動參與者提供法律支援。小組成員陳玉峰其後被指曾發表「有錢便支援」的言論，更指她收開兩萬元一小時；網民指其言論不當，更譴責小組選擇性支援抗爭人士。 有支持衝擊行為的示威者認為，在多天沒有成果及被政府用拖字訣拖延的情況下，縱使計劃及行動未如理想，但不失為好嘗試，更指責泛民等團體不應與行動者切割，應該守望相助，而且是次事件並沒有衝擊任何人士，無造成人命傷亡，只是公物受損，沒有違反和平原則，亦不算暴力。部份聲稱支持武裝起義的網民更稱讚衝擊行為，表示冥頑不靈的政府「唔見棺材唔流眼淚」。一些示威者則稱雖不同意衝擊行為，但亦不滿泛民與行動者割蓆，為了選票和形象，犧牲作不同嘗試的抗爭義士。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19日（續前）		此事引發溫和派與勇武派決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不會因此事乘機清場。一些衝擊人士事後表示，帶領運動的團體沒有任何升級行動，他們才被迫嘗試自行升級，不能「坐喺度等清場」。
11月20日		由於 TVB 早前對報道暗角七警的新聞工作者秋後算賬，網民發起杯葛 TVB 台慶行動，TVB 台慶只錄得平均 25 點收視，乃廿年來新低，較去年流失 26 萬觀眾。同日，百多名網民在 TVB 大樓外示威抗議。 一名曾參與佔領行動的國泰空姐執勤飛往上海時被當局拒絕入境。
11月21日		前港督彭定康呼籲佔領者轉型抗爭，不應太過被動。旺角佔領區惠豐中心對開，有示威者用木板興建八尺高的「光明樓」，暗諷警方自詡「光明磊落」。 約 60 名示威者舉黃傘甚至香港旗到英國領事館外示威，趁英國下議院成員到達，要求他們支援香港民主行動。 晚上在金鐘，再有拆大台行動，約 7 時，百多名示威者先在海富中心聚集，不滿泛民與雙學早前與行動者切割及有聲援行動者欲上台發言被拒。一些參與者認為大台可以不拆，但必須解散糾察隊，並要求多次指罵蒙面衝擊者的糾察隊長郭紹傑出來對話。擁護大台與拆大台人士口角，其後學聯等人承諾大台以後將會騰出更多時間讓集會人士自由上台發言，大約每人五分鐘。一些不滿大台的人士則在大台附近組成行動講台發表演說。日後行動講台與糾察隊成員多次衝突，有人指糾察隊容不下被視為異見的行動講台。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21日（續前）		拆大台行動最後變成長達四小時的討論會，黃之鋒亦一度為大台不善之處道歉，部份拆台者仍有不滿，表示他們並非搞分化，只是不滿大台壟斷佔領行動及郭紹傑曾醉酒鬧事，例如酒後在深夜到熱血公民帳幕挑釁熱血公民成員但卻得到大台包庇。
11月22日		佔中三子擬於 12 月 5 日集體自首，而五方會談達成協議，認為應多作深耕細作的文宣，落區洗樓接觸市民，宣揚民主論述，學民更表示會多擺街站宣揚民主訊息。
11月23日	深耕細作，大擺街站	五方平台在港九新界逾十個地方擺放街站，包括港鐵大圍站、旺角東站、炮台山站、坑口站。不同街站遭受不同程度的衝擊及滋擾，多個街站遭藍絲及維園阿伯圍堵辱罵，擺放街站的學生被毆打，傳單與物資被破壞。例如樂富中心街站有學民思潮成員被兩名反佔中女士毆打，其中一人後來被發現是汕頭市政協。民陣成員楊政賢在荃灣街站被號稱鄉事派人士投擲雜物及被包圍。學民思潮在將軍澳寶琳街站被紋身大漢包圍，有學生聲稱被推撞。 大波 man 等反佔領人士到佔旺區「執垃圾」，部份人士挑釁在場留守者。 雙學表明不會跟隨佔中三子在 12 月 5 日自首，早前被捕的「法國佬」被警察扣留達 80 小時，警方被指濫用職權及違反拘留最多 48 小時的規例。
11月24日		晚上 11 時，網台主持人蕭若元離開位於太古的辦公地點時，登車後突遭人持刀棍撞擊座駕，並被兩部汽車夾擊，造成車門嚴重凹陷，擋風玻璃破裂，幸司機加速突圍而出。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24日（續前）		黎智英呼籲佔領者撤退，警方則突然清拆英國領事館外帳篷，50 多人包圍數名留守者，其中一中年男子拒絕離開，被五名警員合力抬到行人路。
11月25日	旺角清場	警方出動約 6,000 名警員協助執達吏在旺角清場。佔領者被警察推到砵蘭街一帶，最少 23 人被捕。警方清場行動在早上 7 時部署，10 時正式展開。佔領者指警員多次無視障礙物，盲目推撞在場人士，岑敖暉、黃之鋒、長毛梁國雄及年僅 14 歲的學生覺醒召集人張浚豪被捕。下午 4 時，大部份帳篷已被拆走。 晚上放工時段後，旺角再次聚集人群，警方以「新武器」催淚水劑向示威者狂噴，期間出現警民衝突，但示威者未能重奪旺角。整個清場行動耗時逾 30 小時，最少 159 人被捕，人民力量成員快必譚得志聲稱被捕期間被毆，更出示面部受傷照片。被捕人士部份被禁止再踏足佔領區。 深夜 11 時至凌晨，山東街與彌敦道亦有對峙狀況，示威者被警方以警棍及胡椒噴霧驅趕。兩時多，位於山東街的周大福珠寶對出位置，警方再次發射催淚水劑，筆者與友人亦中招，水劑刺痛程度雖不及催淚彈及胡椒噴霧，但殘留時間較長，逾一小時才完全退去。凌晨衝突後，有佔領者認為物資站遮擋視線，要求搬走，與該站義工發生口角。 一名《蘋果日報》攝影記者被指襲警及搶槍，又被指以攝錄機不停撞向警員，後來事件被揭為「砌生豬肉」。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26日	市民自發鴆鳴	佔領者嘗試重奪旺角，早前梁振英呼籲應多到佔領區購物，在經濟上支援受影響的商舖，佔領者便以購物（或普通話諧音「鴆鳴」，以諷刺政府容許大量自由行到港購物）為名，約 2,000 人在西洋菜南街一帶流連，不少人更徘徊在亞彌十字路口及百老匯電器舖對出的馬路，警方常對「緩慢」過路者揮警棍毆打及推撞，連長者及婦女亦中招，筆者亦曾硬食兩棍，即使在行人路上，警員亦對購物者呼喝，要求不在行人路停留。 在西洋菜南街，優之良品三名中年女職員操不純正廣東話聲稱警方應拘捕所有暴徒及用相機拍下街道情況，筆者感慨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不少大陸人或非法偷渡，或合法申請移居香港，希望過更好日子、在更公平的社會生活，怎料部份人生活安定後為防任何社會變化令他們失去利益，竟鄙視及嘲笑試圖改善社會的人。當晚有示威人士因在行人路上行得較慢，被警方警告時反駁「行路無罪」，被警方推出馬路毆打並控告襲警。亦有片段拍得購物人士順應警方要求向前行，仍被警方揮警棍毆打，又有示威者因向警方叫「黑警」而被捕。
11月27日		黃之鋒控訴被捕期間多次被警員襲擊下體，離開法院時更被兩青年投擲雞蛋擊中面部。導演王晶其後在微博嘲笑黃之鋒下體細小如米奇老鼠，難以找到，更指如果他是警員，黃受的對待絕不會如此簡單。黃其後在 Facebook 反駁米奇老鼠比王晶更高，如他下體真如米奇般「細小」，豈非等於王晶整個人那麼大？網民更諷刺王晶體積猶如男性陽具，名副其實「X 樣」。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27日（續前）		再有超過 2,000 名市民在旺角聚集購物，不少市民亦指在過馬路時和在行人路上因行得較慢被警方從後以警棍毆打，一名土生土長印巴裔女子不滿武力，上前理論，遭警員譏諷：「有病就睇醫生，返印度啦！」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在旺角向一名警員禮貌點頭，反遭對方嘲諷：「唔好打招呼，返屋企湊女啦，你個女有病呀！」相信是嘲諷張超雄次女患有嚴重智障。警員的羞辱行為廣被批評。 一名 15 歲身穿校服的《明報》校園記者在拍攝旺角情況期間突被反黑警員壓在地上拳打腳踢；一名《熱血時報》記者更遭警員扯脫胸前證件；早前被警員指控用鋁梯襲警的 NOW 新聞工作人員李小龍，被拘查 27 小時後獲無條件釋放，李指警方在沒有證據下留難他，是濫權行為。這兩天廣華醫院有最少 40 名傷者因參與旺角購物而受傷。 旺角居民陳先生表示在家樓下吸煙，亦被警員無理驅趕。
11月28日		再有過千名市民到旺角「鴆嗚」，由於是星期五，人數多達 5,000 人，警方再以胡椒噴霧及警棍鎮壓，最少拘捕 13 人。深夜，西洋菜南街、花園街、惠豐中心有人嘗試佔據馬路及向警員拋膠樽但被警員驅趕。 曾被拍片攝得無故毆打護花示威者的警員被起底，為準備退休的沙田警區指揮官朱經緯。 獨立樂隊「話梅鹿」成員千邦聲稱遭警方押上警車毆打，手指及後耳嚴重受創。鴆嗚團在凌晨時份仍有數百人，由旺角行至尖沙嘴，早上大約 7 時才解散。是夜警方拘捕 27 男 1 女。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29日		新民主同盟成員劉穎匡帶街坊團到順德兩日遊，在皇崗過關被拒。 是夜續有約 1,000 人參與鳩鳴行動，警方早有準備，購物人士在先達廣場一帶「購物」，並多次投訴潮聯小巴非法霸佔三條行車線，甚至與小巴司機口角。
11月30日	學聯發起金鐘升級行動	旺角清場期間，位於城邦帳幕群與黑營帳幕群有多個佔領者或以塑膠、或以軟墊、或以發泡膠等物料自製的盾牌被沒收，但一些運到金鐘。 是夜 6 時，金鐘佔領區開始主題為「對準政權、誓爭民主」的集會。9 時學聯突發起升級行動，目的是包圍政總。近晚上 11 時，在政府總部對開組成一層層人鍊，前排人士更手持自製防護盾牌，數千人逼爆添馬公園及龍和道兩旁，部份參與者戴上口罩及面具甚至頭盔。 第一輪衝突早在 9 時半已爆發，前排的學民思潮成員與社運人士齊聲高呼「一、二、三，衝」，集體步向政總位置，警方強搶示威者的盾牌及雨傘，甚至揮動警棍及施放胡椒噴霧，多名衝擊者受傷。約 10 時 40 分進行第二輪衝擊，筆者趕及追上第七排位置，多名衝擊者受傷。 晚上龍和道發現大量不明來歷磚頭，佔領者為防警方誣陷佔領人士暴力，已將磚頭清理，詎料凌晨時份，警方搬出磚頭指控示威者暴力，更引發第三輪衝突。三次衝突造成大量人士受傷，不少人暈倒地上仍被毆打，有女示威者被從後襲擊，救護站義工亦遭警員無理毆打。警方甚至出動水炮驅散人群。翌日，許鎮德更指水炮只是令示威者「濕下身啫」，言論引起眾人不滿。而凌晨 5 時，警方成功擊潰升級行動，驅趕位於龍和道的示威者後，被攝得振臂狂呼。近早上 7 時，警方再次出動水炮驅散政總外的數百名示威者。約 7 時半，警方的驅散行動徹底成功。

日期	焦點	事件
11月30日 （續前）		一些示威者撤退到海富天橋，6 時多，數十名軍裝出動警棍及胡椒噴霧驅散海富天橋的示威者。有示威者在海富中心外搬來垃圾桶及鐵馬嘗試阻擋警員，但警方竟利用記者作人盾，指示記者用電梯離開，清理電梯的障礙物，警方其後更衝擊海富中心外的緊急救護站，把示威者驅趕至金鐘港鐵站口。政府在早上 7 時宣佈，由於通往添馬政府總部的通道受阻，政總早上暫停開放。 警員重奪海富中心天橋後集體拍掌歡呼，更有警員向橋下示威者舉中指示威，並作出「來吧」的挑釁手勢，更有警員辱罵信奉天主教的示威者為「耶X」，並稱呼示威者為垃圾。 驅趕期間，多名記者亦慘中胡椒噴霧。 早上 9 時，三名懷疑下班的便衣警員在海富天橋走到地面時不斷以粗口辱罵示威者，一名年輕女示威者出口反駁，遭三警揚言「再嘈捉你返差館強姦」，此話引起眾人不滿，廿多人包圍警察理論，期間三警伸出警棍作勢打人反被示威者制服，兩名警員佯裝暈倒地上，現場佔領區救護義工上前照料，豈料兩批分別數十及過百名警察衝下海富中心，稱示威者毆打他們伙記，並使用警棍推撞示威者，包括照料警察的醫護人員。 是晚有一個有趣的場面，就是工黨李卓人走到人群當中呼籲大家冷靜，旁人為他戴上頭盔時遭其拒絕。 有前線義工指責雙學計劃不周導致多人受傷，要求雙學交代失敗原因，義工更向他們大叫「落台」。不少衝擊者乃之前的佔旺成員或曾佔領龍和道的人，不少支持激進勇武抗爭手段，但經過今次事件，對雙學怨氣更大。

日期	焦點	事件
12月1日	學民思潮成員宣佈無限期絕食	早上學聯周永康聲稱行動升級取得一點成效，就是令政總公務員在早上不能上班，其言論受不少批評，中午時份，雙學承認升級失敗，向戰友鞠躬道歉，但為知名雙學成員沒有站在最前排解釋，認為各人崗位不同，有人策劃、有人嗌咪、有人衝擊。 晚上，黃之鋒與兩名女學民思潮成員黃子悅及盧彥慧宣佈無限期絕食直至政府願就政改重返談判桌及重啟政改五部曲為止，黃之鋒更訴之以情，表示原本答應母親一起吃生日飯，但如今不知何時才能補償，此次行動被視為嘗試激進無果後改行自我犧牲的感召手段，被視為「盡地一鋪」的最後一擊，希望贏回市民支持。 是夜約百多二百名市民在旺角「鳩鳴」，聲勢比以前明顯減弱，但亦有購物者因行得太慢被警方推撞及拘捕，甚至被推倒地上毆打，原因是有男子向警方表示「做咩推我」，即被毆打。而一位指責警員濫用暴力的市民與警察理論不果欲離開，突有警員上前大叫：「你走咩！唔係話隻揪咩？」凌晨一時，購物人士再次聚集在潮聯小巴集中地投訴小巴強佔三條行車線。
12月2日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接受李慧玲《一錘定音》訪問，表示事前不知道學民會在台上宣佈無限期絕食，他認為絕食對政府沒有效用，同時否認雙方分道揚鑣的說法。
12月3日		佔中三子等 65 人集體到灣仔警署自首，承認干犯公安條例中參與未經批准集會，其餘參與者包括陳日君、尊子、王惠芬、民主黨張文光、蔡耀昌等人。

日期	焦點	事件
12月3日（續前）		一些抗爭者批評運動還未完結便自首，乃消極做法，且無法吸引更多市民支持和參與，乃愚蠢做法，但支持自首的聲音則指參與者敢作敢為，會得到市民諒解，雙學則無成員參與自首行動。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率 30 多人在警署外譴責佔中三子毒害港人，辱罵他們是垃圾。 學民思潮成員吳文謙、鄭奕琳加入絕食行列，但政府回應現階段對話乃不切實際。 旺角方面，持續有 200 多人鳩鳴，行經西洋菜街 Levi's 牛仔褲店時，有店員與鳩鳴者口角甚至推撞，該店嘗試提早落閘關門不果。最後，多名鳩鳴團友在店內「購物」，事後，網上消息指，有份推撞的一名店員之妻乃黃絲帶，有網民表示不應騷擾營業的店舖，但亦有網民指其妻雖為黃絲，但店員曾主動踢向鳩鳴者，才引起眾怒，並非故意騷擾該店。
12月4日		學聯與泛民商討退場，認為運動再延續下去只會增加市民怨恨，但學民黃之鋒認為焦點應在爭取與政府對話及關注學生絕食狀況，中大校長沈祖堯認為學生應及早撤離、回校上課。 旺角仍有鳩鳴行動，期間有準新郎在旺角買完鑽戒即被警察指令不要停留，他反叫警察「唔好推」卻當場被捕。有網民發出「黑旗宣言」，並在晚上有五人到金鐘穿黑衣及揮動黑旗，宣稱佔領運動無需大台和領袖，主張和平理性智慧反抗，不主張主動用武。
12月5日		大專界教師百多人穿上黑衣，從金鐘法院遊行至政府總部譴責暴力清場及要求政府出來對話。 黃之鋒母親發表公開信，指責政府不願溝通令學生無奈走上絕食之路。

日期	焦點	事件
12月5日（續前）		旺角繼續有鳩鳴團，人數約為 200 人。晚上 10 時後先於先達廣場聚集，再在旺角步行及購物。凌晨時份有鳩鳴者嘗試阻攔潮聯小巴引起零星衝突。
12月6日		學民黃之鋒及黃子悅宣佈停止絕食，二人分別絕食 108 及 118 小時，期間只喝過清水。 警方以言入罪，有網民在 Facebook 提出平安夜起一連三日大搞「領袖party」，一名 31 歲男子被指煽動市民集結及進行非法活動被捕。 是晚數百人在旺角鳩鳴。
12月7日		新團體傘下爸媽組織約 2,000 名佔領者家長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警察總部，並以黑布蒙眼譴責警方暴力行為。 是晚約 300 名市民繼續在旺角鳩鳴。舉牌男李先生、美國隊長、錢姨姨、馮姐成為鳩鳴團主力。警方在先達廣場附近嘗試驅趕鳩鳴團，一度與鳩鳴人士對罵，凡有政治人物參與鳩鳴都會被警方包圍及監視，包括熱血公民首領黃洋達及前青年公民黨主席曾健峰。 在金鐘，來自「金鐘四房」的大嘢表示有資金願意贊助佔領者日後參選區議會，消息盛傳每名參選者會獲得約五萬元贊助，而這名大嘢與一些「金鐘四房」人士如葉錦龍，其後組成傘後組織「拾念」。
12月8日		學民思潮絕食者吳文謙在絕食 120 小時後退出，亦有市民發起接力禁食聲援學生，每棒 28 小時，由 6 名市民參與。 由於清場在即，金鐘佔領區陸續有藝術品撤離。 是日大雨，但仍有百名市民在旺角鳩鳴。

日期	焦點	事件
12月9日		銅鑼灣佔領區雖然每晚只有數十至一百人長期留守，但清場在即，佔銅者舉行「遍地開花撐落區」大會，鞠躬向市民及電車公司致歉，並細數佔銅日子及重申「我要真普選」目標，最後晚會在數十名佔銅者齊舉黃傘下完結，筆者觀察到是晚佔銅區高峰期約有 300 人，不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將藝術品逐件搬走，如紙板習近平、紙板靜宜（漫畫《叮噹》人物）。 在金鐘，最後一位絕食學生鄭奕琳在絕食 142 小時後宣佈停止。 旺角除有數十人鳩鳴，李偲嫣亦發動數十人組織「反鳩鳴」遊行，可惜引起混亂，部份商戶提早落閘關門，鳩鳴團與店舖相安無事之際，反鳩鳴竟可迫得商戶落閘，實在非常諷刺。
12月10日		由於盛傳翌日便是清場日，有過萬名市民到金鐘佔領區「留念」，集會主題為「We will be back」，但亦有網民批評此態度消極，認為不需要「back」，只要努力爭取普選，而非為佔領而佔領，為 back 而 back。是晚筆者見到眾多社運及政界人物在金鐘出現，包括社運人士林輝、陳景輝、民主黨李永達、胡志偉等。其中，由於 852 郵報有報道指數名泛民議員可能轉軚投政改贊成票，筆者見到主角之一的單仲偕被市民要求「企硬」，單氏沒有解釋，反動怒說：「你哋鍾意點講就點講！」多名市民在連儂牆留言，不少市民在普選聖誕樹、普選園藝區拍照留念。 在中信大廈對出的鐵馬陣及黃色巨傘下，有十多名學生發表抗爭宣言及自拍留念。當中有年輕情侶及穿校服的女學生。

日期	焦點	事件
12月10日（續前）		金鐘有別於旺角，後者帳篷按不同派別分佈，有來自四大討論區的綠營、黑營在亞彌十字路口兩邊，黑營之後是熱血公民，再之後順序為調理農務蘭花系、人民力量、火雞姐與畫家為首的社運區、關帝廟與城邦派、左翼大本營與蘇波榮等左翼藝術團體。而金鐘則按「村落」而分，有學生為主的「學民村」、「添美村」、海富橋底的「香港營」、「夏慤村」、「橙村」，村名一些是以位處道路命名，一些以留守者特色為名，橙村最為特別，是因為其中一位留守者長期戴橙色頭巾被稱為「橙頭」，常接受傳媒訪問，身處村落亦因而改名為「橙村」。 清場在即，網上人稱「四眼哥哥」的鄭姓年青人與數名友人組成學生前線，主張以武抗暴，就是如果警方在清場時使用武力，佔領者應該有所反抗，但不能主動使用暴力。由於學生前線成員曾參與拆台行動，當鄭欲上台發言時，被佔領區的中年男子罵為「熱狗」、「鬼」，黃之鋒則指如有武力對抗，佔領者要考慮人身安全及民意。 在旺角，30 多名鳩鳴者先在西洋菜南街豐澤外聚集後鳩鳴。
12月11日	金鐘清場	是日為金鐘清場日，早上 6 時多，人們陸續進入金鐘，數名佔領人士把一些物料移到英國領事館外聲援佔英領行動，而佔英領行動有十多人連日輪班當值留守。雖然曾傳出不和，但筆者所見氣氛和好，當有人前來探望，會主動沖茶及遞上生果。 原定的清場行動由早上 11 時延至下午 2 時半才開始，警方數度呼籲市民離開，否則行動一旦開始便不可離開。

日期	焦點	事件
12月11日（續前）		約百名泛民成員在遠東中心對面的橋底靜坐等候被捕，其中包括李柱銘、劉慧卿、李永達、李卓人等，不過亦有在場人士不滿，認為他們佔領多日沒有落場或甚少參與留守，卻在清場日晨早「霸定位等拉博曝光」，質疑他們只是為了選票或民意支持，多於聲援佔領行動，亦指他們過往欠缺身體力行。筆者亦曾走上前勸喻他們除了自首，亦要在立法會內積極抗爭，例如參與拉布和履行彈劾梁振英的承諾，不能一邊自首，卻在立法會內表現消極，甚至缺席議會內的種種行動。 清場時，警方先包圍金鐘佔領區四邊，由洋籍警官在演藝學院位置開始帶領警察清場。公民黨陳家洛、陳淑莊等在前線觀察，洋警司初時落手清拆帳篷等物資，但嘗試搬動不果，便指示下屬前來處理，高呼「向前行」遮醜，十分惹笑。清場時才離開的佔領者，需經警方登記身份證才放行，共 909 人，209 人則參與自首被捕行動，當中包括 42 名泛民成員，如公民黨余若薇、歌手何韻詩、人民力量陳志全、學聯周永康、黎智英。 清場前，佔領者收集了一些物資，表示將轉贈無家人士。警方共用 7 小時清拆金鐘佔領區，200 名市民到警署聲援被捕者，警方一度警告集會未經申請。
12月12日		不少在金鐘清場被捕的人士如何韻詩，在被扣留 12 小時後獲無條件釋放。何韻詩表示香港政壇需要新氣象，甚至她自己亦考慮參選，迅即成為民主派的新 icon。 旺角照常有約百人鳩嗚，鳩嗚團開始成為恆常模式。

日期	焦點	事件
12月13日		獅子山出現「CY 下台」巨型標語。 在銅鑼灣，由於清場在即，佔銅區比平日多兩三倍人。晚上 8 時起，基督路小教會在崇光百貨門外唱聖詩宣揚「我要真普選」，甚至在銅鑼灣遊行。 黃之鋒與普京、教宗方濟各一同成為 2014 年十大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 旺角有 20 名鳩鳴市民被捕，包括一名現職勞工處主任的女輔警。一名未滿 16 歲的學生在花園街街市聲稱被警方查身份證時被三名反黑探員恐嚇，警告他不要再在旺角出現，甚至恐嚇要毆打他。
12月14日		佔銅區最後一天，約 500 名市民在該處聚集。
12月15日		被遺忘的銅鑼灣佔領區亦難逃清場命運，不同金鐘，只有少數政治人物前往探望，筆者只見陳家洛。警方在早上 10 時多開始清場，有 17 名佔領者留守至被捕，包括金鐘清場時已被捕的黃伯、陳家洛、大陸民運人士王登耀、四度被捕的攝影師朝雲。 下午 3 時，立法會大樓外數十個帳篷亦被清走，不少佔領者自行執拾物品離開，其中不少帳篷移到添美道組成「添美新村」。 79 日佔領運動結束。

第五章・光復、本土、港獨、建國

光復香港

光復行動是指一些行動者和香港市民透過親身示威遊行等手法來表達對水貨客、過多自由行旅客引發的種種問題的不滿。

參與光復行動的大致上有三類人，第一類是因對政府民生政策不滿而支持光復行動。不少市民感覺到近年香港物價、租金攀升，是因為 SARS 以後大量自由行增加了對各種消費品的需求，供應量又追不上，物價於是飆升，而且增幅遠超平均薪酬的增幅。另一點是，自由行帶動了香港的消費，可是最大得益者並非普遍市民或前線零售人員，而是因為香港依賴「土地拍賣」及相關收入。消費者的金錢最終大部份流入業主手中，零售店舖生意再好，盈利最終都是用來支付租金。香港缺乏租金管制等措施，大業主可以任意增加租金，當自由行帶旺零售市道時，更是業主加租的良辰，最終只有大財團才能承受這種租金加幅，財力、面對供應商議價能力較弱的獨立小店，便敵不過貴租而結業。而且，不少大財團、連鎖店的擁有人，同時也是大地產商與大業主。

自由行當初是中共政府在 SARS 後為了振興香港經濟而推

出，可是無限量增加旅客弊多於利，種種副作用就出現了。大陸客來港購買的除了奢侈品，還有日常用品，原因是香港在良好司法制度的基礎下，賣的大多是正貨，貨真價實，不似大陸充斥山寨貨、黑心食物和假貨，所以大陸人要買金器等奢侈品，還是電器等日常用品，甚至藥物、奶粉、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南下香港購物是最方便直接的。因此，金舖、藥房、電器舖便在商場街道大行其市，亦因為營業額大升而頂受得住租金的加幅。相反，其他種類的店舖相對輸蝕，逐漸被淘汰，而選擇薄利多銷的店舖，例如賣平價食品和日用品的商店，經營模式也難以頂住租金為先的市場，所以無止境的自由行，配合香港的地產霸權，不但趕走了大量獨立小舖，使舖頭種類單一，亦趕走了大量提供廉價貨品和服務的商店，使消費者沒有平貨選擇。物價大升、缺乏便宜消費品、商店多元化的特色消失，地產霸權進一步壟斷市場，導致香港居民生活質素不斷下降，自然把怨氣遷向處理不力的政府，甚至自由行旅客與水貨客。

現實是，無論手段如何，有多激烈或多溫柔，只要大陸一日充斥黑心食品、山寨貨、假貨，大陸人也會千方百計地在其他地

方購買正貨。由於香港是最鄰近大陸的「正貨供應市場」，不少大陸人為了自己能安心進食、嬰兒安心飲奶，不管香港人歡迎與否，他們一樣會大舉來港購物。

第二類是摒棄傳統和理非、溫和抗爭的示威者。由於香港的抗爭行動過往三十年來成功的例子乏善足陳，不少行動者與年輕人對過往的行動手段失去信心，而光復行動又是新的抗爭手法，例如較為激烈甚至有更多衝突，手法不似以往溫和及和理非，抗爭手段看似「進步」了，令不少示威者認為應放手一搏。而且，過往在體制內的抗爭無效而終後，體制外的公民抗命和抗爭活動成為了抗爭運動的主軸，因此光復行動得到不少抗爭運動人士的支持，尤其是雨傘革命後，不少行動者急於尋找新的抗爭手法，所以參與光復行動的人，比雨傘革命前多了，手法也轉趨激烈。例如，以前最多到上水港鐵站外示威、在街頭收集簽名、辦「導賞團」帶領市民視察水貨客如何阻塞及弄污地方，最激烈的是協助港鐵職員邀請攜帶大型行李的「乘客」合作過磅；發展到雨傘革命後的光復行動，出現踢唧、圍堵藥房、指罵遊客、與藍絲衝突等行為，不是說以前沒有，但遠為罕見，指罵遊客也只是偶爾

在廣東道的示威可見，但雨傘革命後，這些激烈行為成為了光復行動的常態。

激烈的行為，例如踢唔、指罵遊客，令肢體碰撞多了，在香港這個對抗爭普遍保守謹慎的社會，這些肢體碰撞的行為，普遍較不為人接受，因此一些抗爭者認為，這些鏡頭可免則免，因為它們不利民意，減卻市民對抗爭行動的支持。

左翼抗爭者認為，造成種種民生問題的罪魁禍首，是地產霸權的得益者，是萬惡的大資本家，以及獨裁政府。水貨客與自由行旅客其實是中共霸權與地產霸權的受害者，被迫離開家園到別處購物以求保障生活，他們本身也是受害者，所以香港人對他們應予包容；而大陸人與香港人的文化衝突，亦是因兩地教育模式截然不同而產生的，一些香港人視為不文明的行為，在大陸卻理所當然，所以應該教導他們和協助將文明的教育模式搬上大陸，而非一味責罵和肢體碰撞，這也是左翼一貫的大愛精神和原則。亦有抗爭者認為，他們從合法途徑來港合法購物，如有犯法，例如水貨走私行為，應由執法部門處理，而非由示威者動用「私刑」，他們合法購物，應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所以不認同部份

光復人士指罵遊客的行為。

一些光復行動參與者則認為，政府對他們的訴求置諸不理，只能退而求其次直接向自由行旅客表達不滿，表明不歡迎他們來港。因為自由行旅客越多，香港居民的生活質素便越低，光復者「迫於無奈」才指罵，希望「嚇走」他們，令他們卻步不再來港，便能減少自由行政策的負面影響。另一些光復行動參與者某程度上是把厭惡中共與厭惡部份大陸人的不文明行為（例如在公眾地方喧嘩、隨處便溺、在公共場所不守秩序等）的情緒投射到所有大陸遊客身上。

最大的爭拗例子是某次行動，有示威者在上水責罵一名帶着女兒、拖着大喼的疑似水貨客，以及另一次在屯門，有示威者責罵一名拖着大型音響器材的疑似水貨客阿叔，最後兩件事都被指為「點錯相」或殃及池魚。首先，那對母女並沒有走水貨，如果光復是為了反走水貨行為，沒有走水貨便不應被罵，如果因為她是大陸人便責罵之，便脱離了反水貨光復行動的目標；至於那位阿叔，原來既不是水貨客，也不是大陸人，原則上根本不應被指罵，更遑論被踢。這兩件事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甚至部份當時參

與行動的人士，亦認為「禍及無辜」便應有所檢討。社會輿論則認為，這些行為過於「暴力」，動用「私刑」就是不對，點錯相後沒有人承擔責任更是不能接受，這些手段都會對整個抗爭行動有害無利。

至於民意是否支持這些行為，有光復行動參與者認為，家園不保、自身難保，還談甚麼面子和民意、抗爭原則呢？只要行動有效，這些枝節上的犧牲在所難免。如果過份顧及民意，只會被縛手縛腳，減低抗爭效用。至於沒有人承擔責任，一些曾發起光復行動的團體，例如本土民主前線，認為每個參與者都是獨立個體，團體只是呼籲人們出來以行動表態，反對自由行過多或水貨客泛濫，而非主張參與者與他人發生激烈肢體碰撞，所以團體不應為個別參與者的行為負責。

至於應否有個別參與者出來承擔責任，不少右翼認為素人出來抗爭已經要付很大的成本，所以要戴口罩來保護自己的身份，因為身份一旦曝光，輕則面對公司與家庭的壓力，重則受到政府與警方打壓，而素人出來承認行動出現過失，不就等同身份曝光嗎？他們認為保護抗爭者身份比向同路人「致歉」更為重要。就

以上兩個例子，一些當時在場的參與者亦把部份責任推向母女及阿叔，認為他們與參與者口角，沒有及時離開，才會導致肢體衝突或女童受驚哭泣。而且看重效果多於民意的示威者認為，女童哭泣只是枝節，不重要也不應放大。

對於手法上的分歧，激進右翼本土認為香港要有出路便要放膽一試，溫和左翼卻認為寧願謹慎行事也不要行錯一步，寧願沒有變化，總好過過份冒險。

第三類人是主張香港應與大陸切割甚至決裂才能自保的人。中共是一個專制政權，所以不斷阻撓香港實現民主，為了穩固政權，必須打壓反對聲音。基於歷史因素，香港人受西方價值薰陶，嚮往民主自由，在中共眼中，這都是不利獨裁政權長久運作的元素。所以除了拖延香港的民主進度，透過高壓政策打擊民運代表人物，也希望徹底改變香港人的思維，於是推行國民教育及軟性政治宣傳，例如在電視新聞報道前強加「心繫家國」片段、動員親共團體進行愛國宣傳（當然中共的愛國即是愛黨愛中共，而不是愛中華愛中國）。只要香港一日被中共統治，中共都會或軟或硬影響香港實況及民心思維，以利一黨專政之永續。

因此，不少香港的抗爭者認為，只有與中國切割，完全脱離其魔爪，香港才會有更公平美好的社會。由於中共把中國與中共劃上等號，引發一種激進思維，就是必須與中國切割，所以我們看見一些激進本土派支持者支持那種與中國及中華切割的信念，以及聲討擁有大中華思維的「同路」抗爭者。

應否參與支聯會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是本土切割中華主義與大中華主義者爭辯的主要問題。參與維園六四晚會，即擁有大中華情意結，主張切割的右翼本土，認為一日擁有此種情意結，一日就對香港自救運動不利。兩邊最大的爭拗點就是香港人是否應該參與「建設民主中國」的運動。

在身份認同與抗爭策略上，兩邊有着根本的分歧，支持參與六四燭光晚會的，認為香港人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份，大陸人同樣是中華民族的一部份，基於民族主義，雙方應互相協助爭取民主，才能「有福同享」；而在策略上，香港受着中共的統治，一日中國大陸是中共這類獨裁政權，都不利香港爭取民主，反之，如果統治着中國大陸的是民主政權，香港人要爭取民主甚或乎自己的憲法和政治體系，也相對容易得多，所以「建設民主中國」

也會令香港的民主運動得益。

激進右翼本土卻認為香港已經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再協助「外人」爭取民主只會分薄抗爭的人力物力，不利香港的抗爭運動，而且認為要脱離大中華情意結的本土派支持者否認香港人是中華民族的一部份，香港人就是香港人，是獨立民族，不附屬於任何民族，所以香港人並沒有責任協助中國人爭取民主，協助是人情，不協助是道理。像陶傑與周永康等人便嘗試在中間取平衡點，就是六四等原本擁有中華概念的抗爭或表態行為，在時勢的改變下，應該訂為立足香港、改善中國（意即中國的政體越民主，對香港保持民主自由更有利）。

策略上的分歧是雙方觀察角度不同，但身份認同的分歧則有強烈的歷史因素。認為香港人是中華民族一部份、香港人是中國人，乃基於不少香港人在中國大陸出生，在上世紀多次難民潮中來到香港生活，甚至由「過客」成為定居者，但由於他們來自中國大陸，鄉下也在大陸，上兩代香港人大部份都視自己為中國人或「又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總之不會脱離中華民族的身份，再加上從小受的教育深受中華文化影響，被教育為中華民

族的一部份，用的是中文，學的是中華文化，縱使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下，中華文化不斷被摒棄和摧殘，香港作為保存中華文化傳統的地方，更應肩負承傳中華文化的責任，將之在大陸弘揚，而非任由其在大陸熄滅。所以當大陸出現天災人禍或上面的親朋戚友集體出現困難，很多香港人會基於同胞心態而對大陸救濟援助，例如大躍進與文革期間，香港人運送大量日用品往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基於民族心態以及降低生意成本，大量港人北上投資；華東水災、汶川地震，香港人也踴躍捐輸，甚至北京主辦奧運，香港人也倍感光榮。

主張與大中華情意結切割的，多是九十後起的新一代香港人，他們土生土長，鄉下就是香港，根也在香港，沒有回鄉探親的觀念，即使跟隨父母輩返「鄉下」，也視之為旅行，對「國內親戚」感到非常陌生，總之便是對「內地」沒有歸屬感，再加上主權移交後，驚覺香港人與大陸人是兩個不同種族的人，語言文化、生活習慣也大相逕庭，與教科書上說的有很大距離，例如香港人說廣東話，但大陸偏偏希望以普通話取締其他語言，大行「推普機」，就連中文也要用普通話教學，取締香港的母語。這

種以普通話取締廣東話的行為，不但沒有增加新一代對大陸的歸屬感，反而十分厭惡，甚至認為是中共要殲滅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手段，理應反抗。

此外，從前香港人最多笑大陸人「大陸燦」，認為他們衞生水平與文明程度不足，可是主權移交後，隨着經濟發展及大陸人因開放改革而「富貴起來」，再加上大陸人深信政府那套自由行來港是拯救香港經濟的說法，出現「恩客心態」，便「反客為主」，不但不會讓香港人像以前般取笑他們「大陸燦」，甚至希望香港人對他們來港消費「感恩」，亦應包容他們的行為。這種心態上的轉移，除了銳挫部份香港人的優越感，年輕人感到被反客為主，也對大陸人產生厭惡情緒，亦因日常接觸發覺雙方在生活文化習慣上有很大的差異，大陸人隨心而發、率性而為、大情大性，香港人內斂檢點，較為斯文。不要說年輕人對中國大陸已經缺乏歸屬感，再沒有情感包袱，甚至出現厭惡情緒，當與大中華情意結切割的意識形態出現，自然在新一代年輕人之間活躍起來。因此，應否建設民主中國以及切割大中華情意結，也被視為世代之爭。

再談談強勢弱勢論。左翼認為大陸人是中共獨裁統治與洗腦教育下的受害者，凡受害者必弱勢，便應包容。即使他們有不禮貌不文明的行為，甚至財大氣粗也應體諒包容。右翼一來認為他們被中共利用為殖民工具，是為獨裁政府侵略香港的一部份，所以有獨裁政權作後盾，理應視為強勢，再加上哪有「弱勢」的人會要求對方對自己感恩？那些「沒有中央照顧，香港就完蛋了！」、「沒有我們大陸人來消費，香港一早經濟衰退了！」、「沒有大陸學童來讀書，香港的學校早已倒閉了！」……這些要求香港人感恩的言論，令一些港人不滿，因為，港人從來沒有主動要求那些大陸人來港消費或讀書，甚至不希罕賺他們的錢，只是中共強權政策下，心不甘情不願地無奈「接受」，現在要感恩，激發了港人的憤怒，甚至把情緒投射到普遍大陸人身上。這些態度進一步使本土派認為大陸人是強勢，反而香港人是弱勢，不能對強勢包容，更應反抗其強迫與侵略行為。

甚至有小部份極端本土右翼認為，中國一旦有了民主政體，便會出現「民主暴政」，對中國內的其他少數民族，例如香港族，會有所不利，成為大一統主義下的犧牲品，不利香港爭取自

己的民主憲制，甚至獨立。可是歷史上的例子卻證明這種說法缺乏根據。民主是服從多數，尊重少數，所以民主體制會出現關鍵少數。美國的少數民族，例如墨西哥裔及印第安人甚至黑人，是當美國越民主，他們的權利越受保障；英國也是，越民主，其他少數民族的權利也越受保障，甚至出現地方議會，並透過公投獨立；加拿大的魁北克人也是，政制越民主，他們的權利、受的保障便越多。相反，政體越不民主，少數民族受的欺壓便越大，現在的西藏和新疆便是好例子；伊拉克侯賽因年代，庫爾德族人和什葉派信徒受欺壓亦然，而侯賽因下台後，未能建立民主政制，少數民族受欺壓的情況便繼續；蘇聯倒台亦一樣，俄羅斯沒有實行真正的民主，少數民族仍然受到欺壓。而且一旦中共下台，大陸出現民主政體，香港是否歸屬新的中國政體之下，也是未知之數。

可見香港的本土右翼與溫和左翼，不論在手法主張以及意識形態都截然不同，慢慢由互相爭辯，發展到勢成水火，給予人們一種「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先分裂」的印象。

港獨思潮的形成

與其說是脫離大中華情意結，不如說是脫離大中共情意結。從中國語文、中國歷史等學科，香港人至少受過中華文化教育，但是當香港由所謂中華政體管治，自由行使兩地居民頻密交流，香港人發現書本上的中華民族與實際接觸的「中華民族」出入很大。香港人具備的中華民族元素，比大陸人還要多，因此會開始認為大家是不同的族群，香港人是「舊中華人」，大陸人是「新中華人」或「新中共人」；大陸人要學習真正的中華文化，反而要向香港及台灣等地學習。大陸人在中共的統治下，經歷文革、「共產西化」，原有的中華元素逐漸消失，再加上香港新一代甚少接觸舊式的大陸人，會比上兩代更易認為香港人與大陸人，不論在語言、文化、習慣上，都是兩個不同的族群。而且，港英時代留下了一套西方的價值觀（自由、平等、博愛），比大陸人多了西方元素，而西方元素乃現代文明的指標，因此，香港不時向周邊地區輸出西方文明。

主權移交前，香港是鄰近地區學習的對象，可是九七後，香港政府自我矮化，反而是學習周邊的文化，但不論中華元素還是

西方文明，周邊地區猶不及香港。政府自我矮化，使港人不滿，周邊的次等文化輸入，被視為侵略與赤化行為，激起部份港人反抗。新一代香港人在這種中西糅合的背景下，構建了香港獨特的身份認同價值觀、核心價值。在抗赤化的自我保護主義下，這種構建自我身份的思維，更為澎湃，最終因應逃避中共侵略，政治抵抗與自我身份構建形成了本土主義。

主權移交後，中共與港共政府欲以中國模式的國民教育取代過往的西式糅合中華文化的教育，而且在社會環境之中，或軟或硬地逐漸鏟除中華及西方元素，嘗試同化香港人，令香港人成為新中共民族的其中一群，香港成為大陸其中一個城市。有些香港人察覺到不對勁，於是透過主張香港人獨有的核心價值與身份認同，去對抗中共民族主義同化，甚至在政體上主張高度自治、完全自治，甚至獨立，以資區別，或最少在思想上讓香港人認知兩地的分別。這就是同化與異化之爭，中共希望同化香港，香港的抗爭者則希望從大陸異化出來。

越打壓，離心便越大。政府越是打壓人民訴求，人們在手法與思維上的反彈便越大。這就像情侶其中一方，向對方提出要

求，對方越是愛理不理，提出訴求的一方採取的手段便越趨激烈，例如初初只是撒嬌，沒有效果才發出一兩句怨言，繼而冷戰，最後威脅分手，「抗爭」手段逐級提升，如果當初對方某程度上答應要求，某程度上滿足了申訴一方，便可避免手段越趨激烈。政治也一樣，政府越是不瞅不睬，甚至打壓訴求，人民便會認為使用的手法不足以令政府聆聽或妥協，於是手法越加激烈，因此香港的抗爭者由以往的和理非手段，到後來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到後來主張肢體衝突的武力手段，逐級上升，都是希望加大壓力，使政府讓步。

由於抗爭手法每升一級，成本便會加大，在普遍得到兩餐溫飽的社會，願意付上高昂成本爭取公義的人不多，所以抗爭手段越升級，參與的人便越少，除非兩餐溫飽也達不到，人數才會多。另外，一些抗爭者原則上認為，含較大武力成份的衝擊手段，造成傷亡的機會較大，所以非到必要時刻都不應運用，如果傷及無辜，從道德原則上更應反對。這些成本與道德的爭論，促成抗爭者因為手段的爭辯而分裂。

從前，香港的抗爭方法多只是遊行示威，在表達意見後大多

和平散去，認為只要人數足夠，政府便會聆聽和應對。可是，港共政權越趨強硬，市民開始唾棄和平示威手段，由大型集會逐漸演化成激烈行動如佔領馬路、肢體衝擊，這都是政府漠視及打壓市民訴求的結果。手段越趨激烈的另一原因，是政府漠視越久，市民怨氣越大，抗爭除了表達意見和希望改善，同時也會把這些怨氣感性地宣洩出來。因此，衝突場面越來越多。

不但手段如此，抗爭者的思維亦會因政府的打壓而越趨激烈。政府的如意算盤是，打壓越大，市民便會放棄抗爭，因為成本會越來越高，抗爭者的訴求也會越來越低來吸引政府答應。但是近年特區政府過於強硬，少許都不肯讓步，例如 8.31 政改方案，更表明政府在政制上沒有丁點兒的讓步空間，市民在盛怒下，縱使成本更高，也有更多人願意採取更激烈的手段；訴求降級也得不到政府的妥協，那麼索性把訴求升級以喚醒港人，以及向港人輸出「一日不與中共決裂，訴求一日不會實現」的想法，所以抗爭者的論述主張也越趨激烈，由以往爭取更民主的制度，去到高度的自治權力，再去到城邦自治，之後升級為城邦建國和香港獨立，這些都是政府態度過於強硬，而使抗爭者的思維越趨

激進。

同一時間，有些抗爭者的手段和思維越加激進，有些則比較現實，認為政府未讓步，不宜轉為激進，以免雙方無妥協餘地，因此從手段及思維上，香港抗爭者之間也出現了更多爭辯和對立。溫和與激烈手段的對立、溫和與激烈主張的對立、六四是否參與維園燭光晚會、抗爭手段應否以遊行示威及政治表演騷為主體，便是對立的最佳例子。

六四燭光晚會的爭辯，除了是思維上的分歧，也是手段上的分歧。激進勇武派認為，這種和平散去的大型集會效果甚低，最初提出六四集會沒有提升市民抗爭情緒的，便是那些在保育思潮冒起的左翼份子。於是在 2009 年的六四晚會起，開始有左翼份子在晚會結束後，帶隊遊行到中聯辦衝擊，到後來勇武本土派認為，根本無法令到六四晚會的主辦單位把行動升級，只好脫離他們，以及呼籲市民杯葛晚會，投入主張手段要更激烈的勇武派。

雙方爭拗的是，六四只是一個悼念晚會，原則上只是一個對中共表達憤怒同時悼念死難者的行為，而非主張直接行動的平台，認為勇武派扭曲了晚會的原意，而且溫和民主派認為，香港

人還是普遍對中華文化擁有歸屬感，在身份認同上未能完全脱離中華成份，而且當年港人對八九屠殺產生強烈的反應，根本是基於民族主義，基於不忿同胞被極權政府殺害。悼念六四是延續香港中華民族主義的行為，如果否定了當中的中華因素，便失去了悼念六四的原意。激進本土派則認為，要建立新香港族群主義，便要脱離舊式的中華民族主義，所以六四應只從人道立場悼念，脱離中華民族思維。六四悼念爭論顯示了傳統中華香港主義與新香港族群主義，兩個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

傳統中華香港主義，便是那些在身份認同上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或認為自己是香港中國人（在香港居住的中國人）、中國香港人（中國其中一個稱為「香港人」的族群，地方主義色彩較濃），又或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這四種身份認同。雖然地方主義色彩濃淡不同，但還是保持了中華元素。新香港族群主義則完全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沒有中華主義成份（但實際上是沒有中共主義成份，雖則有一些激進本土主義派如 HKAM 香港自治運動，主張香港從文化與血緣上連丁點的中華及華夏元素也沒有，但此群組在香港本土派內並非主

流）。

溫和民主派認為，只要政府履行《基本法》的承諾，實現真正港人自港、高度自治，香港便能保持原有的核心價值觀，即使陳雲當初的城邦論，也有類似觀點。但當《基本法》被中共肆意踐踏，多次釋法扭曲《基本法》原意，甚至用《基本法》為藉口打壓香港人的民主訴求、收緊香港的自由，令部份抗爭者認為，《基本法》在產生過程，主導一方充滿不民主的元素，因為其製成過程與決策沒有人民的授權，且由專制的中共政府所領導。所以即使《基本法》的條文看似符合現代文明價值，實際上卻是獨裁中共任意演繹的工具而已。因此，不少抗爭者認為，由香港人授權修改《基本法》甚至重新制定憲法，才能夠保障香港原有的核心價值。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劉慧卿與黎則奮等人，到後來社民連的黃永志以及黃毓民等人，都主張全民制憲或全民修憲。

在憲法上達成高度自治還不夠，因為主權始終在獨裁的中共手上，中共不倒台，香港也難安枕，在制度上脫離中共更為安全。因此，更激進的抗爭者認為，要像當年新加坡、紐芬蘭、印

度、新西蘭等地實行類似完全自治的政體，才能保障香港。而為何不主張獨立呢？因為名義上主權仍在中共手上，但實際卻在香港身上。由於名義上顧及中共的面子，所以在實際操作上，完全自治比獨立較為容易。

最激進的思維就是獨立，只有獨立才能安枕無憂，而獨立亦分兩派，第一派是城邦獨立，先建立城邦再建立獨立政體，甚至可以與文化相近的族群政體，例如台、澳、粵，成立華夏 / 大中華邦聯，來促進彼此的經濟文化交流，例如陳雲的城邦論與華夏邦聯論，就有類似觀點。第二派是獨立建國，直接基於香港獨有價值觀與身份認同，建立香港國與香港族。

第六章・退聯保聯之爭

雨傘革命其中一個後遺症，便是抗爭派的分裂，其中在後來的退聯保聯之爭最能顯示。學聯被視為五大雨傘革命領導組織之一，不少參與者，尤其右翼與本土派，認為雨傘革命沒有達標、未能成功迫令政府撤回 8.31 框架，因領導運動者決策不周、路線太溫和、過於「和理非」，故此事後要追究參與者領導失策的責任，於是有學生在雨傘革命後發起退聯運動，主張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應該脱離學聯。

主張退聯的論述如下：

一、不滿學聯在雨傘革命的領導表現，認為學運與民運再由學聯帶領，只會重蹈兩傘革命失敗的結果；

二、不滿大學學生自動成為學聯會員，每年「被迫」向學聯交會費；

三、不滿學聯普遍被擁抱大中華主義者「壟斷」，認為要抗爭者脱離大中華情意結，打擊擁抱大中華主義者的行動是必要的；

四、認為學聯財政管理混亂，例如學聯旅行社有過千萬儲備不能動用、所持有的物業業權不清；

五、個別院校學生會退聯後，不用受到學聯的路線與論述綑綁，可以更為靈活；

六、不論代表會或秘書處，皆只是學聯成員間選產生，應由全體會員全民直選。

保聯即反對退聯，組成此派的人士主要為：滿意學聯在雨傘革命表現的人；認為即使學聯領導有不足但退聯破壞更大者，因為學聯招牌更易號召人們參與抗爭運動；認為學聯有需要改革但未至於需要退聯。

保聯者認為如果不滿學聯在雨傘革命的領導，及其左翼及大中華路線，右翼與本土派支持者大可自組內閣，透過選舉把左翼或大中華候選內閣轟走，港大與浸大的「本土派」內閣勝出是好例子，而且認為學聯需要改革的內閣一旦當選，可透過內部基制改革，例如改善財政管理，以及不強制學生與學聯會籍綑綁。最大的爭論是，認為退聯者沒有提供退聯以後的路線和方案，認為此舉「有破壞、無建設」。就像雨傘革命，市民的訴求除了是梁振英下台，還要求政府落實真普選，現在退聯就像只是要求梁振英下台，卻沒有要求真普選。退聯人士反駁，不滿學聯表現和路

線便可退聯，但保聯者認為，問「下一步如何」是正常的反應，若未能提供答案，則有損說服力。而且退聯者未能指出退聯後可使學生更關心社會時事，更踴躍參與抗爭運動，縱使現時情況有不足之處，亦不代表退聯後會變好。

當然，亦有陰謀論認為，不論退聯或保聯者，皆滲透了中共的間諜，但這些缺乏證據的指控不值多提。退聯與保聯之爭，正正是社運左右翼、本土與大中華派／世界公民派、溫和民主與激進勇武派之爭的縮影。最後，港大、嶺大、浸大、理大、城大都舉行了退聯投票，結果如下——

港大退聯公投結果：

贊成：2522

反對：2278

棄權：1293

城大退聯公投結果：

贊成：2464

反對：527

棄權：174

廢票：65

受墨水影響之廢票：7

廢紙：1

嶺大退聯公投結果：

贊成：363

反對：607

棄權：87

廢票：10

浸大退聯公投結果：

贊成：934

反對：613

棄權：108

廢票：23

理大退聯公投結果：

贊成：1190

反對：403

棄權：126

廢票：14

五間大學的公投結果顯示，除了嶺大，其餘退聯成功，學聯也因此失去所有九龍區成員，被指為「新界學聯」。雖然投票率不高（大多是 10-20% 之間），但投票的學生之中，贊成退聯者是大多數，這或多或少顯示，關心時政和曾參與雨傘革命的大學生，的確不少對當時學聯的表現以及學聯現有制度有所不滿。本土派甚至認為，這反映在現今年青人之間，關心時政者，傾向本土右翼論述者佔大多數，亦反映年青一代認為持之以恆的和理非抗爭路線需要反思。

不過保聯者亦不需要灰心，誠如雨傘革命期間，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所說，學聯日後可透過改善表現，重奪年青一代的信心，支持學聯的候選內閣當選後，可發起「入聯公投」，公投後的學聯經過選票授權後，會更有公信力。在退聯時，城大學生會外務幹事王寶儀認為，退聯正好讓學生會更了解學生所想，促進學生會自我改革，所以退聯並非世界末日，而是一種鞭策。而且退聯最大的影響乃學聯少了一大筆會費收入，但學生會彼此間還可維持過往緊密合作的關係，也可就個別議題組成聯盟，號召市民參與抗爭。部份保聯者擔心，在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退出學聯

後，學聯的號召力遜於以往，但退聯者則認為學運與民運的主角乃每位學生，只要是民心所向，自然會有市民參與抗爭運動。

肖友懷事件爭論

雨傘革命後另一個本土派與大中華派的最大爭論事件，乃是肖友懷個案。2015 年 5 月，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聯同一位自稱十二歲的男童肖友懷及男童外婆周紹璇召開記者會，周女士指在九年前盜用他人身份安排肖友懷來港並逾期逗留多年，九年來生怕被警察發現而需要遣返大陸，於是肖友懷足不出戶，並沒有接受教育。周女士稱，早前一位外籍無證女子自殺，令她擔心肖友懷將來亦會因沒有居留權與身份證而走上不歸路，希望今次主動說出肖友懷狀況，能得到入境處酌情處理，給予居留權，容許他留港。

與退聯保聯之爭不同的是，普遍左翼及大中華主義者沒有就肖友懷事件表態，部份甚至認為一旦證實肖友懷在大陸有戶籍，理應遣返，至於之後是否再從合法途徑申請單程證則另論。工黨副主席鄭司律、民主黨區議員柴文瀚皆有此觀點。而右翼抗爭

者、本土派甚至藍絲認為，肖友懷不是非法入境就是非法逾期居留，不應酌情給予居留權，否則便是衝擊法治，在法治原則上不能妥協，甚至有聲音認為應即時遣返。

後來入境處給予肖友懷「行街紙」，理由是要調查肖及外婆所言是否屬實、來自何處、在大陸是否有戶籍，雖然部份本土派反對入境處發出行街紙，但這種安排卻涉及程序公義，因為入境處的確需要時間查證周氏婆孫說話的真偽，以及肖友懷的身份問題，在完成調查前，都不能確定肖友懷的身份，要遣返也無處可遣，正等於突然有人召開記者會聲稱自己是殺人犯，警方所做的不是即時將其收監，而是調查此人說話的真偽，如有證據顯示他曾經殺人，便交由法庭審訊。

一些本土派則認為，一旦肖氏獲得居留權，會使很多人效法，引致大量非法入境者申請居港權，這便會分薄了港人的資源。有人則認為這可能是中共殖民的手段，正如當年莊豐源案引致多了約二十萬名雙非人士獲得居港權。有聲音則反駁，類似案件其實不多，在 2014 年只有三十八宗案例是非法入境或逾期居留者獲得酌情留港，入境處一向對此類案件有嚴格的審核；而且透

過非法入境加逾期居留而獲得居留權的成本遠較以雙非身份居港為高，莊豐源案的數據不能直接引用。單程證與專才計劃已足夠中共進行所謂殖民，而且如果非法入境或逾期居留是中共殖民手法的主流，那麼很多大陸人不用繳交昂貴的賄款來取得單程證。所以，一些觀點認為此是中共殖民新手段，是有點過慮。

有左翼認為，一旦證實周紹璇婆孫所言屬實，入境處或法庭以人道立場考慮是否給予肖友懷居留權，也合乎程序，而酌情權的出發點是當事人的實際需要。

另一個重大的爭拗點，是在入境處調查期間，肖友懷應否有學習的權利。右翼與本土派認為，一旦肖友懷有權讀書，便是縱容犯法行為，也間接鼓勵其他人效法而非法入境或逾期居留，不過，有評論員如蕭若元、馬健賢認為入境處調查需時，基於國際人權原則，未成年的肖友懷應像其他兒童一樣有學習的權利，政府可酌情給予讀書的機會，就像 2011 年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指出一旦逾期居留兒童能在港就學，會間接鼓勵類似的犯法行為，理論上不應通融，但一旦調查日久，應可酌情處理。馬健賢則認為，當年陳日君樞機不顧建制派與政府的反對，給予雙非兒童在天主教學校讀書的機會，民主派支持者一片讚好，建制派則

大力反對，認為這是衝擊法治的行為；可是十多年後角色卻調轉了，建制派認為肖友懷應有學習的權利，本土派則反對，這豈不是因人而異、雙重標準？如果是基於原則考慮，當年反對雙非兒童有學習權利的理應繼續反對，支持的應繼續支持，而不是像今天般角色對調。蕭若元等評論員認為肖氏需要遣返與否，應尊重政府或法庭最後的判決。

當得悉肖友懷曾到黃大仙大成小學面試後，雖然該小學未決定是否招收肖友懷，本土派團體熱血公民及香港本土力量在週末到大成小學抗議，認為給予肖友懷面試機會是縱容犯法行為。由於學校沒有派代表接收請願信，示威者在門外貼上「大字報」及高呼「落地獄」等口號，事後區家麟等時事評論員認為本土派有權反對肖友懷在持有行街紙期間有學習權利，但不應到學校示威，因為學校沒有權批准肖氏讀書，而是政府才有權；示威者理應直接向政府施壓。熱血公民則認為，往學校示威是給予其壓力，並無不妥。本土派代表、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則認為到學校示威的表達方式可以商榷，而且坊間評論應就事論事，而非批評肖童的外貌特質，亦不鼓勵示威者到其家門抗議。

正當各方就此事爭辯不休，事件出現出人意表的發展。肖友

懷婆孫突然到入境處聲稱自願返回大陸，往後更戲劇性地發展。首先，周紹璇被揭大話連篇，多年來與肖友懷母親保持聯絡，而且肖父並沒有斷肢，而只是手指折斷，失去部份工作能力，更在汕頭家鄉建有三層高樓房，並非當初所言連基本生活也有困難。更甚者，原來肖友懷並非周氏當年安排盜取他人身份申請雙程證來港，而是用肖友懷自己在大陸的戶籍申請，然後逾期居留，而在逾期逗留期間亦非足不出戶，而是被拍到在屋邨內欺負其他小童。連一級編劇韋家輝及蕭若元也未必編得出的情節，竟然出現，就是周婆婆聲稱入境處或陳婉嫻的助理通知，肖友懷父母願意在深圳接回撫養，更被警告若不在下午三時前過關，警方可能會拘捕兩婆孫；怎知在過境後，根據周婆婆所言，肖氏父母不但無出現，工聯會安排的接送車輛更企圖把兩婆孫送到「有咁遠得咁遠」，周婆婆事後直斥陳婉嫻「罪大惡極」。

撇除事件的戲劇性發展，肖友懷事件反映了部份本土派對政府的不信任以及擔心中共殖民的魔爪越伸越廣；而部份左翼認為，本土派在抗拒中共之餘，忽略了大愛與人道等西方觀念。因此，肖友懷事件的爭論不是個別案例，卻反映了本土右翼與大愛左翼在思維上的根本分歧。

第七章・政改之爭，中港決戰

左右齊反 8.31 方案

全國人大委員會在 2014 年 8 月 31 日訂下的政改框架，激發了後來的雨傘革命，不論溫和派或激進派、本土派或大中華派、左翼或右翼皆認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不是真普選。8.31 方案撇除公民提名，根據其訂下的方案皆是假普選方案。所以中共不收回框架，任何小修小補皆不能接受。而且 8.31 框架是中共再次拖延香港民主步伐的手段，就如當日人大任意演繹《基本法》條文，否決 07/08 及 2012 雙普選。

經過多次中共違反港人自決民主進度的承諾，港人不甘屢次被騙，在佔中三子勾劃出的佔中運動在 9.26 黃之鋒等人衝擊公民廣場事件與 9.22 大專罷課之下，引發了「激進版」佔中的大型佔領運動。雖然雨傘革命沒有達標，但政改的爭論沒有停止，支持政改的藍絲和建制派被視為維護地產霸權與中共專權的既得利益階層，而反對政改的則是要求權力再分配，打破地產霸權及中共專權的一群。在黃絲心中，前者維護中共及其利益盟友，後者則爭取港人利益，所以政改之爭是「中港決裂」之戰。

特區政府以擁有全民投票權已是一大進步來引誘市民「袋住

先」，而民主派則認為一旦袋住先，便隨時是袋一世，而且沒有公民提名下的候選人，是經中共篩選的傀儡，一旦有選票授權，後果不堪設想，例如新特首會自恃有「選票授權」，推行廿三條、國民教育、網絡廿三條等被視為侵害基本人權的具爭議法案。

建制派與政府多次以 8.31 框架和沒有公民提名乃符合《基本法》條文，甚至公民提名是超出《基本法》範圍，多年來以《基本法》為擋箭牌拖延港人的民主。此舉引起一些民主派與抗爭者的反思，認為《基本法》雖然有保障港人人權自由等內容，但是實際操作與演繹權在中共手中，條文內容可以任意扭曲，因此反思修改甚至推翻《基本法》另立新憲的需要。

在 2015 年的六四維園燭光晚會，中大、樹仁、科大、城大四間大學學生會的代表在台上焚燒《基本法》，此舉引起部份民主派如公民黨郭榮鏗議員及法政匯思的任建峰及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反對，後者更即時拂袖離場抗議，他們認為焚燒《基本法》等於不承認《基本法》，但《基本法》是保障港人自由人權的工具，不應反對。新一代抗爭者如社民連黃永志等人認為，《基本法》在撰寫過程已由中共控制，根本極不民主、缺

乏民意授權，應該由全民或代表修憲或制憲來制訂一套真正屬於香港人的憲法，所以焚燒《基本法》並無不妥。

文妓屈穎妍

近年反對佔領行動、撐政改方案出現了不少親建制團體和人士，包括李偲嫣、周融、高達斌等人。周融兩次搞全民簽名運動，聲明十八歲以上的永久居民便可簽名支持政改、反對暴力、反對拉布，可是多次被揭發用蠔油、福袋等贈品利誘市民簽名，甚至多次被拍到小朋友與遊客在街站簽名，又有義工一人簽了多個姓名，被指水份及造假成份極高，缺乏認受性。不過，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認為周融兩次簽名運動皆有過百萬人簽名，震撼而極具代表性。

論藍絲風頭蘆，卻不是周融，而是在《明報》、《頭條日報》、《晴報》有專欄的屈穎妍。近年，屈穎妍多番撐政府的文章已受人非議，認為內容邏輯混亂、強辭奪理，為了幫政府塗脂抹粉，不惜歪理連篇。2014 年 2 月上旬，屈穎妍在《明報》撰寫《筍工》一文，抹黑林慧思老師；2013 年 12 月在《明報》

撰寫《如果，孩子要一隻路姆西》；2014 年 11 月中旬《陌生的大學，陌生的新聞界》；2015 年 3 月《校園裏的阿爾蓋達》等文章，都被網民嘲為經典劣文，更批評屈穎妍為了向政權阿諛奉承，不惜埋沒良心、歪曲事實。

出現暗角七警事件後，屈氏認為網民批評該七警濫用私刑是不合理的網絡公審行為，到後來，2015 年 5 月出現了三十歲智障人士在具備不在場證據及表達能力有問題而無法提供口供的情況下，竟被警察涉嫌「作假證供」控告誤殺。坊間聲討警察在此事的表現，屈穎妍卻反其道而行，認為坊間的批評會令警察日後不敢查案，而且該智障人士只是含冤七十二小時，相比外國十多年的冤獄，沒有甚麼大不了。

市民批評屈氏言論，不但包庇警察的錯誤行為，而且是在被欺凌的智障人士傷口上灑鹽，十分冷血；有關懷智障人士的團體更遊行聲討屈穎妍的冷血言論。由於《明報》報道此事，屈氏認為《明報》處理手法有欠公允，憤而停寫《明報》專欄，其後屈氏丈夫林超榮亦效法之。多名時事評論員如鄭經翰、陶傑、蕭若元、黃毓民、姚冠東、健吾、林日曦、李怡等亦聲討屈穎妍多年

來所作所為。調理農務蘭花系成員馬健賢在面書寫道「林超榮、屈穎妍應當滅門」，被屈穎妍及藍絲人士認為是人身恐嚇；人民力量成員快必譚得志呼籲市民到屈穎妍家門祝福其女兒，亦被指為教唆別人侵害屈氏人身安全。不久，馬健賢與譚得志先後被警察拘捕，建制派報章《文匯》《大公》對之口誅筆伐，二人被捕被認為是與發表以上言論有關。網民批評政府趁機打壓網上言論、製造白色恐怖，因為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曾私訊立法會議員陳偉業，指他拉布應「天誅地滅」，為何不見羅氏被拘捕？而且馬健賢只是說應當滅門，並非指示自己或別人去攻擊屈穎妍，不涉恐嚇成份。

民主派支持者認為，智障人士被老屈誤殺，有關警察竟不用處分，暗角七警人工照收、陳茂波囤地及經營劏房不用調查、梁振英夫人涉家暴襲擊親女但警察不予理會，被指是親建制者有特權，而異見人士卻處處被針對。當日梁齊恩在 Facebook 發表被母親毆打的言論，時任警隊一哥曾偉雄以不調查網上言論回應之，可是馬健賢與快必卻涉嫌因網上言論而被拘捕，網民批評警方雙重標準。快必更因 2015 年 5 月立法會一場公聽會上對着民建聯譚

耀宗說「你阿媽」三個字而被指講粗口遭趕離場。快必指警方拘捕他與此事有關，這引起網民熱議。

屈穎妍因多次發表親政府言論而被網民戲稱為文妓。周融等人曾發起「我們都是屈穎妍」遊行支持，認為意見不同不應受「網絡欺凌」。網民則反駁屈穎妍的言論是幫極權政府欺凌市民，批評其言論，就是反抗政府欺壓，理所當然。

當年建制派支持者在網上刊登黃之鋒的地址，聲言要毆打及殺死他；警察及建制派支持者在網上聲言要強姦高舉雪山獅子旗的陳巧文；林慧思老師被建制派支持者在家門前掛死人花牌、恐嚇要殺死她。對這些事件，屈穎妍不是默不作聲，就是加入欺凌行列，但當她自己「身受其害」，卻又採取雙重標準。而周融等聲言支持屈氏的建制派人士，以法國《查理周刊》被伊斯蘭武裝份子血腥屠殺的例子比喻屈氏，更令人啼笑皆非。如果說是肢體武力，《明報》總編劉進圖被斬；TVB 記者採訪撐警集會被藍絲圍毆；港台、DBC、《東方日報》記者在雨傘革命期間遭暴力對待，為何周融等人不出來發聲？甚至認同此等行為？這種雙重標準亦令港人認為屈、周二人極之無恥。

嶺大粗口歌風波

另一件 2015 年反映親中共、親建制、藍絲人士與親民主、黃絲人士的爭拗，莫過於 2015 年 4 月，嶺大學生會在校園舉行的音樂會，席間樂隊「血汗攻闖」唱出有「fuck the police」歌詞的歌曲，被指為粗口歌及侮辱警察。建制派代表人物李偲嫣與何君堯等人認為，嶺大應該處分涉事的學生與學生會，撐警大聯盟更去信警務處及教育局要求當局正視，嶺大校長鄭國漢則對事件感到詫異和失望，認為校園絕不容忍粗言穢語侮辱他人，這些舉動都引起網民嘩然。

網民認為含粗口的表達並無不可，而且演唱者並非嶺大學生，又是成年人，歌詞含有粗口更不犯法，認為處分學生過於保守，甚至是趁機打壓異見人士。嶺大學生會回應指，大學是言論自由的地方，不應阻止與音樂會主題有關的歌曲，更促請要求處分或拘捕有關學生的建制派人士「收皮」。有網民指，澳洲籍民建聯馬恩國大律師，曾在立法會大叫「fucking Chinese」，為何不見相關團體批評之？根本就是對異見人士持雙重標準。

民主派團體與支持者普遍撐嶺大學生會，建制派及其支持者普遍反嶺大學生會，反映兩個陣營決裂的程度。

荃灣工廈劏房事件

2015 年 4 月 29 日，警方到荃灣榮豐工業大廈執行清拆令，清拆大廈內的非法劏房，期間不容許住戶回家收拾物件，引起爭議。其後住戶聯同左翼人士，到旺角屋宇署總部外瞓街示威，指該署曾答應劏房戶在找到安置居所前，不執行清拆令，現在出爾反爾。其後有本土派支持者如本土民主前線的黃台仰指，那些劏房戶多是新移民，是否應該協助他們爭取公屋單位，應審慎考慮，因為這是插隊行為，對其他輪候公屋的香港市民不公平。所以有本土派支持者認為，理應譴責政府執行清拆令時罔顧住戶的生命財產，但不應讓他們「打尖」上樓；亦不應縱容新移民不合程序地「分薄」港人資源。

此事引發了一輪左右辯論，但工廈劏房戶則指，他們從來沒有要求打尖上公屋，只是希望政府能妥善安排善後，及對他們提供安置協助。左翼則認為，劏房戶不應該在備受扭曲的住屋市場被任意剝削，而且政府往往轉移視線、推卸責任，製造社會二元分化。例如，政府塑造劏房戶希望打尖上公屋的形象，使市民討厭他們，卻避談政府土地與房屋政策的失誤；又例如，反對新

界東北計劃的市民及當地居民，被描繪成反對用新界土地建公屋居屋的反派，挑動輪候公屋的市民的不滿，可是不談政府新界東北計劃大興土木建設豪宅、商場的事實，避談政府計劃不周的問題。

因此，很多所謂左右二元對立的情況或藍絲與黃絲爭論的情況，乃政府製造二元分化的伎倆引致。

義勇軍進行曲被噓

2015 年 6 月 11 及 16 日，香港對不丹及馬爾代夫的世界盃外圍賽，在比賽前循例奏起「國歌」，球迷紛紛對此曲大喝倒采，被大陸網民及建制派支持者批評甚至辱罵為「港狗」、「奴隸」。

筆者謹將拙作評論此事的文章《中國足球　抬不起頭　生為國人　何其不幸》收錄如下：

甚麼叫既自卑又自大？自卑的人，自尊心虛構於別人的認同，一但人家不認同他，當堂信心盡失……當一個出身貧乏（可以是家境貧乏，也可是自小心靈貧乏）的人，但突然富貴起來

或名利雙收，如是，得到別人眼光與注意，逐漸滿足於虛榮而自大，成為心靈空虛的暴發戶；可是暴發戶從沒修煉內在美德，所以只贏得別人注意卻贏不到別人尊重，從而自卑心重現，甚至蓋過自大心，更會因別人不尊重自己而暴跳如雷，繼而丟盡自己的架。強國網民看見香港球迷噓爆《義勇軍進行曲》，而暴跳如雷地大罵港迷是「狗」、「奴隸」，正正反映了強國勃起的暴發戶自卑又自大的心態。

主權移交後，香港足球隊在 A 級國際賽播的「國歌」由《天佑我皇》變成《義勇軍進行曲》，由初初缺乏球迷站起來一起唱；到 09 年東亞運，受 08 北京奧運與汶川地震刺激中華民族情緒，4 萬球迷大多站起來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再到今次 2015 年突然出現噓爆情況，全因一幅中國足協設計的海報所賜，一幅貶低不同膚色族群、貶低香港多元化價值觀、貶低香港華洋融合傳統的海報，觸怒了香港人的心，即連政治冷感的「港豬」都憤怒起來，發泄在《義勇軍進行曲》上（那張海報以「不要輕視任何對手」為主題，內裏說到香港隊有黃皮膚、黑皮膚、白皮膚，十分有層次，被認為是嘲笑及歧視港隊充滿不同膚色的球員）。

說到底，又是強國暴發戶的狗眼看人低心態累事。套用中共高官常對香港反動派說的一句話，「你心知肚明的！」。正所謂「先撩者賤，打死無怨」，今次中國足協可謂自作自受。堂堂 14 億人口、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強國，難道小小幾百萬人的小香港噓一噓，就不能「包容」？被小香港噓一噓，自尊與自信盡失得要像失去理智般狂鬧？

當然，近年中共在香港政治民生的伸延而引起的種種港中衝突，都是引發港人離心的原因，但 2014 年 10 月，香港對阿根廷的友誼賽，因是雨傘佔領期間，故有球迷撐黃傘、唱《海闊天空》，但聲勢遠不及今次，可見海報事件確是影響深遠。最可笑的是，中國足協根本沒有資格取笑任何人。體育講求體育精神，技術其次；中國足協今次取笑不丹隊業餘、馬爾代夫實力欠佳，都反映中國足協根本連體育的基本意義都不明白，那與沒有內在美德的暴發戶何異？正因體育講求體育精神，所以種族歧視行為最為人所憎恨，今次中國足協取笑香港隊由多元化族裔組成，正是反體育精神而行。而且中國足球，不是也十分依賴外國將士嗎？近二十多年的國足領隊，不是洋人居多嗎？德國的施拉普

納、英國的霍頓、荷蘭的海恩、塞爾維亞的米路天奴域與杜伊、西班牙的甘馬曹、法國的佩連，全是洋鬼子，單看名單與來自的國籍繁多，是多麼有層次呀！除了米路外，其他領隊未必比得上高洪波、朱廣滬、戚務生等大陸領隊，但中國足協就是崇洋媚外，往往高薪聘請洋人領隊，可是成績卻成反比。如果有大量非華裔球員願意留中多年而入籍，以中國足協的崇洋心態，相信是求之不得，今次嘲笑港隊，只是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罷了。怪就怪外籍球員來到大陸，你們怎樣對他？即連安歷卡、杜奧巴等國際球星也可以不歡而散，自己沒本事留住人，又何必葡萄別人？不要忘記，香港的入籍球員全是把香港當作家庭，信奉香港價值，而非只貪圖代表香港出賽。其中基藍馬當年正是不受國援金錢引誘打假波，反挺身而出，舉報惡行，而受大家尊敬。

再看中國足球，外界的評價是甚麼？黑哨、造假、暴力、貪腐、外行人管內行人等等惡名。甲 B 五鼠案、09 年青島海利豐「吊射門」等醜事國際聞名；龔健平、陸俊、黃俊杰等球證國際知名，不是因執法水平高，而是執法水平「黑」聞名；足協高層南勇、謝亞龍、楊一民全部大貪特貪；球證打教練、球迷暴動、

球員互毆時有發生，說起中國足球，盡是這些丟人事情，為世人所恥。那麼中國足協還有資格笑人嗎？

再看看足協大多是外行人領導，中國足球夢從何談起？中國縱出過不少出色球員，例如孫繼海、鄭智、李鐵、楊晨、范志毅等，但從來打不出好成績來，連一次亞洲杯冠軍或一塊亞運金牌都沒有贏過；80 年代多番在世界杯外圍賽脫腳，不敵自以為實力較差的新西蘭、香港、卡塔爾而飲恨；近三屆世界杯外圍賽更是首輪分組賽已出局，被科威特、伊拉克、卡塔爾淘汰，連最後八強或十強都入不到。即使打入 02 世界杯，也是基於日本與南韓不用踢外圍賽之故，而最後也是慘敗收場，與事前的「一勝一和」目標相距甚遠。這全因中國足球從制度與運行都弊病叢生，浪費有質素的球員。不要說外流球員不論質與量都不及日本、南韓、伊朗等亞洲強隊，就連對卡塔爾與伊拉克等亞洲二線都沒有勝仗把握，談何衝出亞洲？一隊沒有贏過大賽的二三線亞洲球隊，連頭都沒有在冠軍台上抬起過，有資格取笑人嗎？

而且香港隊現在實力雖然不佳，但總算有過「遠東足球王國」的風光日子，球王李惠堂也在港成名。而且港隊目前多族裔

球員都上下一心；反觀中國國足雖然球員全是黃皮膚，但內裏卻分幫分派，四分五裂。六大幫派彼此不和的消息時有傳出，廣東幫（史上著名球員有區楚良、吳群立等）、遼寧幫（史上著名球員有張恩華、徐弘等）、山東幫（史上著名球員有李明、郝海東等）、上海幫（史上著名球員有申思、祁宏等）、天津幫（史上著名球員有于根偉、曲波等）、北京幫（史上著名球員有徐雲龍、邵佳一等），內鬥情況比比皆是。連同一膚色都不團結，憑甚麼笑別人的膚色「多層次」？

中國足協不知廉恥的行為，腐敗的制度與管理，使中國足球打不出應有的水平與成績；更因醜事而聞名天下，叫大陸球迷情何以堪？對中國隊球迷，只能說句「生為國人，何其不幸」嘆息之。

第八章・政改否決，港獨抬頭

遮打革命雖然結束，但留下不少後遺症，一是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分裂，二是本土派與大中華派的決裂，三是中間派被邊緣化，四是更多激進手法和思維興起，五是港中矛盾進一步惡化，六是警民關係破裂。

添美新村、持續不斷的旺角鳩鳴、光復行動、反成立辱警罪、否決政改，皆是遮打革命後的香港抗爭者與中共最大的對戰。

旺角鳩鳴

三大佔領區雖被清場，但每晚旺角仍有鳩鳴團發表支持民主的聲音，直到政改否決前，每天並無間斷。平常鳩鳴團友不多，約三五十人，但一路以來多次被攻擊甚至毆打，例如舉牌男李先生最少兩次被藍絲帶人士打爆眼角及眼鏡，錢姨姨李小姐曾被警員撻翻在地上，盤骨受傷送院。周末鳩鳴人數為一二百人，該團除了各派素人，亦有其他派別的支持者，如社民連、人民力量、熱血公民等，大致上和平相處，但五月曾因發現旗幟背後印有細小的人民力量標誌，及快必曾在團中批評戴口罩者「鼓勵人哋

衝，自己唔衝」是鬼，引起非人民力量支持者指責快必騎劫，但只屬小風波。外號「金鐘村長」的畢小姐亦曾被指與一些本土意識較強的鳩鳴團友口角。這些小風波無損鳩鳴團堅毅決心，其志令人敬佩。

光復行動

佔領結束後的半年，上水、沙田、旺角、尖沙嘴、屯門、元朗都出現過光復行動，激烈程度不比佔領期間小。例如在屯門廣場內，警方曾施放胡椒噴霧、推撞光復行動者，每次光復都有行動者投訴遭警員暴力對待。光復元朗行動，更有該地鄉紳土豪挑釁及毆打行動者，帶頭的熱血公民及本土民主前線宣布遊行解散。其後，黃洋達在節目《大香港早晨》批評鄭松泰與「法國佬」處理欠完善，之後，該團體的行動亦多了由班長及 Joe 爸帶領。

光復行動每次有三百至七百人不等，亦出現過辱罵自由行旅客和點錯相的情況，以及與商舖藥房職員爭拗，但最明顯的焦點仍是水貨客及參與市民的對決及警方與行動者的衝突。光復行動時而有組織牽頭，時而由網民自發，但最終表達方式都較過往多

年的民主行動激烈，顯示新一代抗爭者在遮打革命後傾向嘗試較激烈的手段。

反辱警罪

遮打革命突顯警民不和，政府欲成立辱警罪增加警隊士氣，當然挑動了曾參與遮打革命的人士的情緒。李偲嫣領導的正義聯盟鼎力支持成立辱警罪，多次在尖沙嘴、銅鑼灣、觀塘、大埔等地設立街站，但每次都遭不同團體如熱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線、調理農務蘭花系、甚至市民自發狙擊，每次皆引起衝突。大埔衝突最為明顯，一名十多歲年輕女示威者曾被警員按在地上，弄傷至面孔流血，反被控襲警，荒謬至極。可是每次只是反辱警罪的一群被捕，支持辱警罪的一群卻安然無事，警方被批評執法不公。不得不提的是，最初並非市民首先主動狙擊李偲嫣等人，而是一次熱血公民在觀塘派報紙及擺街站，被李偲嫣朋黨圍堵辱罵與推撞，本土民主前線也遇過類似情況。此後，雙方互有攻守。李偲嫣甚至曾帶同朋黨到調理農務蘭花系馬健賢的餐廳外挑釁，手法猶如紅衛兵。

添美新村

添美新村被視為溫和民主派延續金鐘佔領區，黃伯與王登耀等人長駐。村內猶如一個小金鐘佔領區，擺放帳篷與藝術品，甚至有園藝區，以柔性手法表達爭取真普選的訴求。最終在政改表決後約一個星期被警方清場。

港獨抬頭

2015 年 1 月 14 日，特首梁振英批評港大《學苑》及《香港民族論》一書鼓吹港獨思潮，應予打擊。此言一出，除令香港民族論賣斷市，亦令港獨思潮在激進本土及本土派內成為龐大的意識形態。土炮、香港本土力量、本土思潮、本土民主前線、常識、勇武前線、熱血公民、科大行動、中大本土學社、香港獨立黨等團體都主張港獨，甚至評論員李怡、陶傑、陳雲、練乙錚的言論，亦同情或支持香港建國。雖然在整體抗爭派及香港社會上，港獨思潮僅在少數人之間發酵，但梁振英卻令港獨思潮以幾何級數興盛起來。

如果董建華是香港民主之父，那麼梁振英就是香港獨立之父。然而，港獨亦有路線之爭。之前論述過城邦建國與香港建國之分，而城邦論支持者與民族論支持者一度在論述上一較高下。例如陳雲曾批評民族論排他，城邦論則是中和的，基於一百七十多年的自治及自主生活形成的文明個體，基於儒家夷夏之別，非血統之論，乃社會文明之論、華夏正朔之論，批評民族論的獨立論述危險之處，是把香港自比為南蠻，與北方蠻夷沒有分別，一旦採取民族獨立論，香港會有沒頂之災。不過民族論亦反對以血統界定香港民族，指香港民族主要以共同命運、共同體制、共同價值等標準界定，與血緣和種族無關，本質是開放的，非血緣民族論。

不過，民族論的確較多篇幅提及嶺南少數民族對香港的影響，多於漢族對香港的影響。而民族論並不如城邦論般提倡保存華夏文化，也沒有像民族論般認為要成立華夏邦聯解放東亞，沒有像城邦論般認為中國、台灣、香港、澳門需要同時建國，成立中華四邦。民族論主要鼓勵香港民族運動及香港人自決命運。

城邦論是以華夏遺民文化及英國留下的現代價值成為香港的族群意識，民族論則着重香港的普及文化與歷史人口遷移及結構的影響，抗拒文化殖民，主張建立本土文化。體制上，城邦論提倡一國兩制、城邦自治，到後期的城邦建國；民族論則根據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來自決制度，可見兩者雖皆主張港人優先，甚至外族無權享用香港福利，但在政制、價值觀及文化論述皆有很多不同之處，一旦港獨風潮越來越盛行，兩派爭論會越來越多。

否決政改

雨傘革命後，泛民主派的定位是手法以溫和為主，較激進的如新民主同盟及人民力量則主張公民抗命及組織大型運動。在立場上，民主黨和公民黨多談了如何保護港人利益及抗拒赤化；新民主同盟、毛孟靜、人民力量也在政策上要求取回單程證審批權等保護香港人利益的政策，這些都可算是「政策本土」。工黨和社民連則保留一貫世界公民及大愛路線，例如支持新移民來港一年便可申請福利，及雙非兒童亦有權申請福利。

政制上，無論溫和或激進民主派，都堅決反對 8.31 方案。2015 年 6 月 18 日，27 名民主派及騎牆建制派梁家騮反對議案，政改不獲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而遭否決，假普選方案無法胡混過關。搞笑的是，建制派只有八票贊成票，包括自由黨五票、工聯會陳婉嫻、保險界陳健波及工業界林大輝，而其餘建制派成員包括民建聯、經民聯、鄉事派和新民黨，竟在表決前集體離場，聲稱要等劉皇發回立法會，如此荒謬的行為和藉口固然遭民主派支持者大嘲大笑，亦被建制派支持者大罵。正如黃之鋒所說，政改雖被否決，但抗爭者沒有輸亦沒有贏。未來民主派在制度上依然要力拒中共赤化，政策上本土派力拒中共同化，意識上兩派都要抵抗中共的侵略。所以，香港 vs 中共之戰除了球場，社會亦是主戰場。

全民修憲 / 制憲

黃毓民在 2015 年的全民制憲議案雖只有人民力量陳偉業、陳志全和社民連梁國雄、新民主同盟范國威支持，但全民制憲的訴

求早在 1996 年已由黎則奮等人提出。經過雨傘革命後，以學民思潮黃之鋒為首的一眾年輕抗爭者及激進本土派，亦支持全民修 / 制憲，主要是因為對中共及《基本法》不再信任。憲法之爭亦是未來港中之戰的主軸。

反三跑

當年六百多億通過起高鐵，現在超支超過一倍，且隨時爛尾，「一地兩檢」問題多年未解決。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政府堅決起第三條機場跑道，但無論一千五百億的初步造價，還是隨時步廣州三跑後塵——效率甚低，一日空域問題不解決，一日三跑都得物無所用，不但物非所值，隨時數千億公帑（預算超支）付諸流水。反三跑成為泛民、本土、激進派都行動的議題。

中共 / 大陸在香港優先

不論拒共、抗共、反共還是抗赤或「香港人優先」，其實都是不滿香港自從主權移交後，不論制度（拖延民主，分組點票，

去讓中共在港統治千秋萬世）、土地分配（批地大起以大陸買家為主的豪宅土地，但輪候公屋香港　民卻有增無減）、政策（大建受自由行歡迎的一式一樣商場）、店舖（以金店、藥房、電器舖為主），甚至牀位學位奶粉，都以中共或大陸喜好或需求優先，才激發中港矛盾，造成一波又一波的中港對決。

加上梁振英上台後，重用沒文化的愛字頭組織維穩，「黑警」執法不一，縱容藍絲打人，土共粉絲在政府鼓勵與警察「包容」下，變得有恃無恐，常暴力對待異見人士，（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黃之鋒、錢詩敏、被毆及菜街「反大媽舞」示威者被襲，便是「紅衞兵」、「黑警」、「藍絲」作惡的後果。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中港對決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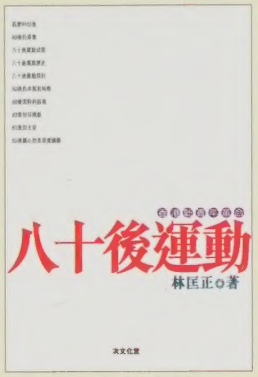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林匡正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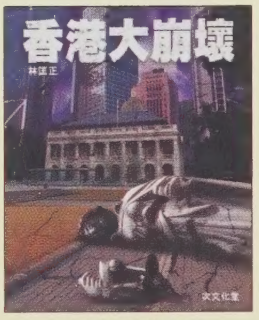
香港本土社運全紀錄



《八十後運動》

《學民讀白》（主編）

《夾縫》



《香港大崩壞》

《激進》

《香港抗爭運動史》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香港抗爭運動史 II

- 如果董建華是香港「民主之父」，那麼梁振英乃香港「獨立之父」！
- 專權橫行，官逼民反，爬蟲當道，鬼魅滿街……在極權魔爪下，不可能之事都變得可能。
- 抗爭力量四分五裂互相攻擊，過去三十多年民主拒共成效不彰。大難當前，各流各派縱貌合神離，亦勉強聯手對抗專權侵略，寫下一段又一段激昂又悲壯卻詭異的抗爭歷史。
- 不論溫和派還是激進派，不論大愛派還是本土派，自己人可大力批評自己，但別人批評或以行動鞭策之，便是「搞亂檔搞分裂」。
- 結果大家不思錯失，反去攻擊指出問題的「同路人」，那麼，抗爭成果怎會大呢？心思放在互相針對而非改善自己。
- 信仰、階級、種族，應是鞭策自己力求完美，而非強逼別人認同自己，然後肆意攻擊不肯追逐自己一套的人，使「信仰、階級、種族」成為攻擊別人的鬥爭。因此，香港的抗爭史，充滿外爭內鬥的色彩。

分化矛盾撕裂大基進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ISBN 978-962992388-4
10800
9 789629 923884

www.subculture.com.hk
www • 次文化 • 香港

SCB 646 $108
ISBN : 978-962-992-388-4
Printed in Hong Kong

封面設計：原秋白